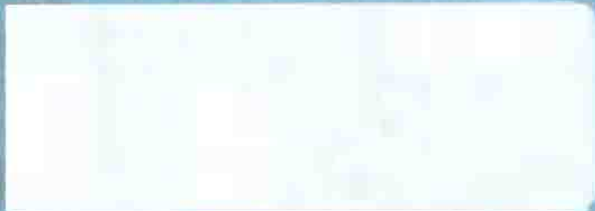


吴明益

文／摄／绘

以恋爱的姿态 结识每一只蝴蝶

我知道 这里所写的每一只蝴蝶 都必然已经死去许久  
而我仍然希望 某些物事 能就此一直存活下去



迷蝶誌

二〇〇〇年台北文学奖  
“中央日报”十大好书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flgnet.cn

透  
明  
正

## 一个小说家的蝴蝶笔记

他用两只眼睛看蝴蝶

一只观察者的 一只诗人的

结识一只蝶 最昂贵的不是镜头或画具 而是某个安安静静的深夜 那些与她相遇的场景重被唤回的安静的激动

上架建议：文学·散文

ISBN 978-7-5059-8724-1



9 787505 987241 >

定价：39.00元

迷  
蝶  
誌



吴明益

文／摄／绘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迷蝶志 / 吴明益著.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4.10  
ISBN 978-7-5059-8724-1

I. ①迷… II. ①吴…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097023号

著作权登记图字: 01-2014-3027

本书中文简体版由夏日出版经光磊国际版权经纪有限公司授权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在全球 (不包括台湾、香港、澳门) 独家出版、发行。

Copyright © 2000, 2011 by Wu Ming-Yi

All rights reserved.

## 迷蝶志

---

著 者: 吴明益

出版人: 朱 庆

复审人: 刘 旭

特邀编辑: 侯晓琼 王 依

封面设计: 韩 笑

终 审 人: 朱彦玲

责任编辑: 王 萌

责任校对: 傅泉泽

责任印制: 周 欣

---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0号, 100125

电 话: 010-65380137

传 真: 010-65933115

网 址: <http://www.clapnet.cn>

E-mail: [clap@clapnet.cn](mailto:clap@clapnet.cn) [liux@clapnet.cn](mailto:liux@clapnet.cn)

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 话: 010-68423599

E-mail: [editor@readinglife.com](mailto:editor@readinglife.com)

印 刷: 鸿博昊天科技有限公司

装 订: 鸿博昊天科技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发行公司联系调换

---

开 本: 787×1180 1/32

字 数: 110千字

印张: 7.25

版 次: 2014年10月第1版

印次: 2014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59-8724-1

定 价: 39.00元

---

初版序

## 台湾特有种：一个自然写作的新面相

刘克襄

一位陌生的年轻作家寄来他即将出版的散文集，随着集子还有他精心手绘的插图和 Micro 镜头拍摄的照片作为内文的搭配。此外，邮袋里还附了一本他的处女作《本日公休》。在这本短篇小说集里，作家宋泽莱以“美丽的初航”称允作者为未来的重要作家。

面对散文集，我却相当迟疑，自己是否能写好序。毕竟，对方是一个陌生的实体。我素来内向的个性夹杂着奇特的疏离和不安。生怕自己的感情无法融入，就对不起作者辛苦的创作了。

可是，开启内容后，随即为一种特有的熟悉情境所着迷和感动。整部集子所处理的题材，正是我这二十多年来信守的写作主题和环境。他已经在我曾经走过的大地，试着以自己的脚步摸索

一阵，而我竟习焉不察。从一篇篇的叙述，我一边感慨自己的疏失，一边则揣想着他的思维和体验，不自觉地对照着自己年纪相仿时的遭遇。

借由这块土地的牵成，再透过这样的野外生活共鸣，我慢慢地认识了他；并且隐隐掌握了一种来自自然观察的原力——我们彼此深知这种力量的特异，进而不揣浅陋，试着撰文阐述，也决定向读者介绍吴明益。一个非小说领域的吴明益。我要试着就他这回作品的内容，素描他的散文背景和起源，进而简短地追溯我们这一群野外族群的发展过程。

蝴蝶是吴明益这本创作的主题。整个叙述的主轴亦紧紧环绕着蝴蝶的生态习性，以及由蝴蝶牵引出来的自然志和生态环境问题。有趣的是，这个主题和先前的小说并无任何瓜葛。若不挂上作者的名字，还真难以想象，两种文类竟都是同一个人的创作。

纯文学的前卫小说在前，自然观察的散文在后，这是什么样的写作意境和创作断裂呢？恐怕也只有作者能体会个中滋味。早年自己写诗时，虽然也有过这样的企图和努力，文词里难免还夹杂着一些纠葛的情绪，始终无法摆脱文艺青年的喃喃自语。吴明益竟无这层困境，让我颇感称奇。

赏蝶和其他自然观察一样，必须透过不断地旅行，在跋涉山

水中，长期锤炼心志和书写的内容。吴明益没有忘记这个本分。他以我极为熟悉而亲切的旅行方法，在台湾各地走动，记录自己观察蝴蝶的心得，而且充分发挥创作的想象和才华。尽管他走得还不够远，亦不绵长，但是已经呈现的作品却充分展现了更深更广的可能。

在兰屿，他寻找珠光凤蝶。从《十块凤蝶》的故事里，旁征博引地提到了鸟居龙藏、夏曼·蓝波安和兰屿的自然沿革，再以此穿针引线，生动地介绍捕蝶历史、珠光凤蝶的栖地。在国姓乡，他追踪小紫斑蝶的历史，从四百年前荷兰人的经营，到郑成功的拓垦，再涉及德国人绍达的辛苦采集。一只小小的普通蝴蝶，在他熟练的写作技巧下，经常就有横向的生态习性和环境变迁之叙述，兼有纵深的历史和自然志的延伸。纵使在校园、都市之小天地，我们都看到他和蝴蝶热情而精彩的互动。毫不起眼的蛇目蝶，在他眼里竟饱满了神话和哲学之味。笨拙的大白斑蝶在环境不同的对照下，也有了无与伦比的绚丽飞行。

吴明益创作所汲取的养分不仅广泛且拿捏得宜，我不时读出一阵欢喜和赞叹。这几年来，台湾自然生态观察和历史人文所累积的丰富知识，都在他的旅行过程里，成为随手可汲取的养分。他不像八〇年代的自然写作者，犯了捉襟见肘的困窘，常要向西

方取经，也不时露出那个时代教条式的道德威权；甚至仍无法摆脱口号式的报导。

由于在那个年代初，我即已投入自然题材的创作，对于当时正兴起的自然写作，以及后来的发展始终保持高度的关心。同时，对每一个阶段自然写作者展现的风貌，更充满好奇。我亦不时积极寻找这类同好，相互切磋、请益。这几年，在这个领域里，我也遇见了不少“台湾特有种”。诸如镇日迷恋老鹰的沈振中、倡议绿色旅行的陈世一，或者遇见孤高的古道学前辈杨南郡。寻找他们，一直是我从事自然观察不可或缺的工作。我把它当成和观察动植物一样快乐的事情。

不过，吴明益明显地和他们的出身不一样。他和我一样都是“科班”出身的。我的意思说，我们都是从文学出发，在创作的路上和自然生态的视窗照会了，从此就不再离开它。这样的人并不少，在八〇年代时，王家祥、洪素丽、凌拂和徐仁修等都是这类同好。

九〇年代初也有零星的创作者，朝这个方向在努力创作和实践生活。但直到最近我才又有明显的感受，为数更多的另一批积极创作者，坚持着更成熟的生态观，在自然写作的范畴里，寻找自己的风格和观点。如果你常看报纸，应当不难看到杜虹、李晓

菁、范钦慧、廖东坤等人的名字，以及他们的作品。

从他们的创作意图和内容，我试着了解，那些经过整个年代生态环境运动洗礼，并且撷取更多西方自然写作精华的创作者，对土地伦理有无我们的好奇和热中，抑或是充满新的生活价值。

早期的自然写作者常被讥讽，只能以浅显是非的道德和美学说服人。晚近的自然写作者很少陷入这种启蒙期的思维框架。吴明益更是，他所成长的环境让他轻易地跳开这个八〇年代环保的迷障，直接以更成熟的自然知识，在文学的场域奔放。他的行文，不仅看不到早年自然写作者（包括我）的那种滥情了；同时，也无作家杨照在九〇年代时认定的急切和焦虑。

他的创作内容展示了较为活泼的可能，以及更多文字锻炼后的缤纷。三种主要的面相交错着，形成他书写蝴蝶的内涵。一为自然志的随手拈来，丰富了他文章的深度，并显示了他的智慧和机敏。二是丰富的野外经验，允当地糅合科学的生态知识，让他的叙述更加有说服力。三是文学的技巧卓越，平淡的素材经过他的消化、转换时，充满了诗意的效果。

从自然写作在台湾的发展来看，这一系列蝴蝶散文所蕴藏的成绩和发展，恕我再袭用野外经常使用的语言：我又发现了另一个新品种。一个在这块土地上经过许久才可能孕育的种类。

晚近以自然为题材的创作，逐渐倾向工具图书化的书写，轻忽了文学长远的功能和意义。很高兴，作者对这样的倾斜保持一个高度警觉的距离，继续在自然写作的园地上和我们一起深耕。

从吴明益的创作，我不免想到晚近，台湾大量译介进美国自然写作者的创作经典，我们从梭罗、约翰·缪尔的早期生态文学作品，读到晚近如黛安·艾克曼、亨利·贝斯顿等人的创作，每一个阶段的自然写作者都有他们的生活哲学和土地伦理观。

台湾也有机会如此呈现成绩。在短短二十年间，随着生态意识的高涨，我们的自然写作人才并不乏后进。生态主张逐渐多样下，观察也展现更多的细腻和成熟。薄薄的这本散文集虽不足以展现个人的强烈风格，但一种过去较少看到的新方向已然成形。

自然写作也需要更多历史的积累，透过一代接一代生活和哲思经验的开创，紧密地和生态环境互动。这种特殊的文学类型方能丰收，成为台湾文学里重要而独特的一支。环顾过去，我们还没走几步。欢迎吴明益进入这条路线，而且能够持续走下去！

对我而言，吴明益的初航不只是美丽，方向也很准确。

二〇〇〇年

再版序一

## 《迷蝶志》再序

刘克襄

去年九月起，在东华大学当驻校作家。接近下学期末的一天清晨，中文系学生约我前往华湖。

华湖位于学校隐秘的杂木林里，一般人不易寻获。千禧年左右，我在此游荡。脚踏车停靠路边，沿着一条明亮的碧绿小径蜿蜒进去，中途遇见一条蛇盘蜷着。退了十来步，折了个小弯，很快抵达湖边。对岸有罕见的沼鹭，木讷地伫立着。脚色肉红的绯秧鸡，悄然从草丛探出身影。我蹲坐在草地上，跟它们一样安静。整个下午仿佛坐禅般，不觉时间之流逝。

跟我相约前往的男同学叫詹宏博。去年在彰化溪湖高中听过我的讲演，意外地又在此结缘。

在集合点碰头时，宏博手边持了一把大镰刀。我有些困惑地

探问：“走进华湖需要这么辛苦吗？”

“上回吴明益老师带我们进去，带了一把山刀在前面开路。”

未几，三位中文系女生按时到来。她们昨晚得知要去华湖，也兴奋地跟来。宏博在前带路，我们旋即走进了游泳池后隐秘的林子。一进去，他就不断地拨枝劈草。我才吃惊，十年前轻松游荡进来的情景已不复存在。

昨晚大雨滂沱，林木沾满湿重的雨露，天色迄今仍阴翳如苍鹭暗灰的背羽。在路迹不甚明显的芒草小径里，我们有些吃力地往前钻探。不过一小段，领头的宏博衣领湿濡，黏附了不少草叶碎屑。我和三位女生也不断被锐利的芒草割划手臂，但大家甘之如饴。边走边聊才知道，她们都跟吴明益来过华湖。

既然进来过了，为何还要重访？等再往前，我才恍然明白。

小径上茵陈蒿丛生，不少植株开花了。我停下脚步介绍其生长特性，顺便描述其药用和可能的食用功能。一位女学生笑着说：“吴老师也介绍过，有位同学回去后，用茵陈蒿充当意大利面酱料，很好吃呢！”

“既然吴老师讲过了，我就不多说了。”

她们却撒娇：“你们讲的不一样，我们还是有很多吸收啊！”

我点点头，继续介绍。什么山盐青、紫珠、咸丰草，再尝试

着以自己的认知描述。后来聆听到周遭的鸟声甚多，我们安静地站在草原里。我尝试着想象这些啼叫的可能意义，描述自己的感觉。

他们认真地点头，很想找出发声的位置。那种对自然钦慕的单纯眼神，随即教人联想，吴明益的教学势必对他们影响不小。

走到一处空地，宏博介绍说：“这是吴老师露营的地方，他鼓励我们，可以尝试到这儿过夜，而且最好一个人单独前来。”

一路上，他们继续提到吴明益的种种。对他们而言，吴明益不只在读书上，带给他们各类知识的启发，还在纵谷里打开一片自然观察的视窗。

接下来，路径消失了，草丛比我想象的更加高大隐秘。宏博一时找不到路，踌躇不前。女同学们虽来过，却也记不得通往湖边的小径在哪。

宏博有些歉然地跟我说：“以前跟吴老师从这儿再走进去，草丛并不高，很快就找到路，但这次很奇怪，草丛都快变森林了。”

早上我还答应学校一堂讲演，如果这时不快点找到华湖，万一陷在此地，跟人家说在校园迷路，恐怕会成为笑柄。我有些心急地加入寻找，还好，很快就发现了路迹鲜明的小径。

我带头在前一边想着，啊，怎么现在走往华湖变得如此辛苦，

这不过是一个大学的湖泊呀！还有，待会儿看到的湖泊，会是过去邂逅的那等开阔亮丽吗？

五六年前，吴明益应聘到东华时，我欣喜地邮寄一篇自己撰述此湖的小品，建议他日后不妨常来此走逛。杂木林是东华大学校园的自然特色，更是花东纵谷平地森林和旷野的标志。华湖则是此区杂木林的心脏，提供了周遭更多样生物的丰富内容。

日后他即常来此湖观察和上课，著作里也有提及。当年我来华湖，小径开敞好走，或许到他走访时即草木深掩，不易探路了。而走在后头的学生们，跌跌撞撞地跟了上来，又仿佛某种幽微的隐喻。宏博热爱乡野，也想尝试自然书写，这是他前来花莲就读的主因。在这儿遇到吴明益，想必更能达成其心愿吧！

我们的出现激起一只夜鹭和小白鹭蹿飞，湖泊随即进入宁静的状态，只有盘谷蟾蜍低沉地单鸣着。跟当年一样，湖泊对岸依旧是幽暗的葳蕤森林，远远地才有学院的塔楼露出。湖泊虽无过去开阔，但依旧原始，生机隐隐。

我们沿着湖边巡行，宏博又主动带路，尝试着从另一条小径出去。小径再往前，形成泥泞之地。每个人的脚都浸泡在污水里，狼狈地跋涉着，最后再走进湿濡无人的森林。

面对藤蔓纠葛的林子，宏博再次找不到路。我再度上前，试

着协寻。一边探路时，突然间想起了吴明益的《迷蝶志》。这是他自然书写的第一本散文创作，甫出版即接连得到不少赞誉，旋即被视为文学界重要的新秀。

昨天他写信给我，想要再版此书，因而客气地请托，是否能在之前的旧序中添补些什么。不知是重返此地，还是在找路，我竟想起此事。

也因这一突然联想，萌生了很大的感慨。这座我们前后都探看过的华湖，多么像我们都热爱的自然书写一样。但大家进来时，华湖展现了不同的风貌。我走进来较早，小径路途明亮。吴明益稍晚抵临的时日，想必辛苦许多，而且后来再带学生进来探看，都得配备山刀除草了。我可以想象，他在东华大学执教，势必也期待好些学生日后能成为热爱山川的创作者，跟我们一样幸运地受到自然的眷顾。

以前写过一序，赘述此书的优美质地。如今重新回顾，或者该定位在一个台湾自然写作的光谱上。此书当年的结集，大抵是台湾自然写作最为鼎盛时，本土创作和翻译作品辈出。但《迷蝶志》的出版，俨然预知了自然写作另一成熟面相的可能。

那时我以为，因为科普知识丰富了，自然观察成为显学了，这样的写作者恐怕会愈来愈多。岂知一个年代过去，自然书写的

高度却停滞于此，几不见新人。吴明益后来的著作，诸如《蝶道》或《家离水边那么近》早已摆脱《迷蝶志》的青涩，却也因其作品的成熟亮丽，更加凸显这一领域的后继乏人。

那年的前序带着很大欣喜，今之后序则颇有感伤。网路时代年轻写作者多不愿意走到户外来吃苦，主流社会提供的生活价值亦少有这类空间，像宏博这样持着镰刀，在林子里摸索去路的孩子委实不多。他依旧在前探路，身影愈有吴明益的坚持，我想他应该很快会找到方向。

二〇一〇年

再版序二

## 死去的那些

吴明益

《迷蝶志》出版十年了。意思就是说，当时二十岁读到这本书的人，现在已经三十岁，当时四十岁读到这本书的人，现在已经五十岁，当时才出生的孩子，现在已经可以到野外去结识蝴蝶。而那本书里所提到的每一只蝴蝶，其实都已经死去，幸运的则可能已繁衍了三十代。

这一年多来，有好几位在出版界任职的朋友问我《迷蝶志》重新出版的可能性，我总是婉拒，理由是，对一个写作仍不成熟的人来说，不断尝试写出过去未曾写出的物事，才是最重要的事。毕竟，多数的公共图书馆，可能也都找得到这本书，对我而言，写书的目的绝非是为了卖书而已，而《迷蝶志》里那个着魔、感情像藤蔓植物般容易失控的我，毕竟在本质上已大不相同，我得

认真地想想，这本书重新出版有何意义。

早在六七年前，就有读者告诉我，《迷蝶志》在市面上已经买不到了。我总是选择忽略，建议他们找看看有没有二手书。几个月前，在一个演讲场合里，有一位读者拿了《迷蝶志》来找我签名，她说这本书费了很大的工夫才找到。另一位读者则拿了我所有的书过来，说：“就只缺《迷蝶志》了。”

在这样的时间之流里，还有人想起这本书，作为一个作者，应该知足了。常给我适时忠告，陪我走过书里每一处地点的 M 不经意地说，《迷蝶志》重出也不错，可以把里头的错误也一并改过。于是，我坐在书桌前，把当时初版的旧书拿了出来，回忆起《迷蝶志》对我写作的意义。

当年只出版了一本没有什么人关注的短篇小说集《本日公休》（一九九七）的我，因为任职麦田的静惠和我讨论出书的可能性，才决定以当时我没有发表，撰写蝴蝶的作品来出书。当时她问我可以找谁写序，我说我谁都不认识，但有三个人对我意义重大，分别是蝶类专家陈维寿老师，深深投入环境运动的陈玉峰教授，以及在我的印象里，总是默默一个人到各处旅行、观察自然的刘克襄先生。静惠把稿子寄给这三位我连一面都没见过的老师们，

出乎意料，他们都答应为《迷蝶志》写篇文章。某天黄昏，我正独自走到校园附近一处荒地拍照时，呼叫器传来回拨电话的讯息。我到公共电话亭回拨了电话，那头即是刘克襄老师，那是我第一次，听到他的声音。

书出版以后，我预计应该会像小说集一样无声无息，沉浸在书海里。那也无妨，本来我就是纯粹喜欢用文字表达而已。不料不久就接到台北文学奖得奖的讯息。当时这个奖项是由出版社、学者、编辑推荐参加的，且是以一本书为单位，而非一般的单篇文章的文学奖。得奖自然开心，我上网查了一下，发现小说奖的得奖人是施叔青、朱天心和舞鹤，散文奖的得奖人是林文月（《饮膳札记》）、简媜（《红婴仔》）和我，而评审里则有我当然仍未曾谋面的陈芳明老师。我当时的心情就仿佛看到一只大紫蛺蝶，从林梢缓缓飘落。当晚我第一次，主动拨电话回家，告知父母得奖的讯息，因为当时他们从未鼓励我往写作的路上去。我在电话里跟父亲说：“我写蝴蝶那本书得奖了。”父亲当然不会知道我得的是什么奖，从电话里也感觉不出他是否替我感到开心，不过彼此挂上电话后，肯定都有些许激动。不一定是为了那本书，而是那短短的几句话，因为，自念大学后，几乎没有独自和父亲说过话。一周后，父亲就过世了。

这本书则活了下来。年底时它又获得“中央日报”的年度十大好书奖，几年后，里头的篇章在不少文学选本出现，有些还成了初、高中或大学里的教材，我自己则对这本书日益感到羞赧。一方面它在书店里总是被放在“昆虫”那排，而我书里头的昆虫知识肤浅得很；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在野地愈久，愈觉得那本书里的我，像极了第一次到溪边的孩子，还不敢涉水、躺在溪底，或爬到大石头上一跃而下，只是静静地坐在仅容屈膝的溪石上，静静地将腿伸入溪中，感受到溪床的质感，就眼眶潮湿地，贸然地对岸边的人说：这真美好。

日后有一位译者跟我说，《蝶道》里的文章几不可译（于是至今《蝶道》只有一篇译为日文），但《迷蝶志》亲近多了。有些读者也说，比较喜欢《迷蝶志》的“轻”。前者显然跟语言，以及语言后头的“影子”有关，后者或许可解释为读者的个人偏好。不过我想，说不定是书出版以后。人生稍稍偏移了一些方向。因此虽同是写蝶，《蝶道》与《迷蝶志》却是在本质上绝不不同的两本书。

我是一个对读者很不体贴的人，即使在几年前，我仍拒绝帮读者签书。直到现在，除非是演讲单位报账需要，我也不和人合照，也拒绝站着被拍照。既不在报纸与文学杂志上发表创作，出版新书时也不开发表会，甚至建议出版社取消所有的行销活动节

约经费。因为我认为自己只不过是一个喜欢写作的人，理应就是默默写作就好。只不过，后来我的职业，和投入的一些环境活动，都无法让我“默默写作就好”。

正如美国生态批评家史洛维克所说的，这条道路，终究会出现多元的行动主义者（Polymorphously activist）。虽然自己还离那里很远，也不知道是不是“在路上”，但确实我的人生移转后的风景，和“默默写作”截然不同。

从决定要出版的那天开始，我一面说服自己出版新版的理由，一面也说服自己不要参与太多意见：如果执著于这本十年前的作品应该以什么样的形式再版，或许会让它失去原本的面貌也说不一定。毕竟，稚拙、粗略、零散都已成为它的一部分了。我保留了原书所有的文字（修改错处），与当时的手绘图（即使那些图画得实在不好），照片则保留部分，更新部分。

那我拿什么，给绝版后等待多年的读者，表达微薄的谢意呢？于是我开始动笔画《迷蝶志》每篇文章的蝴蝶，这么一来，就会跟后来《蝶道》所画的那些黑白标本图，有某种意义上的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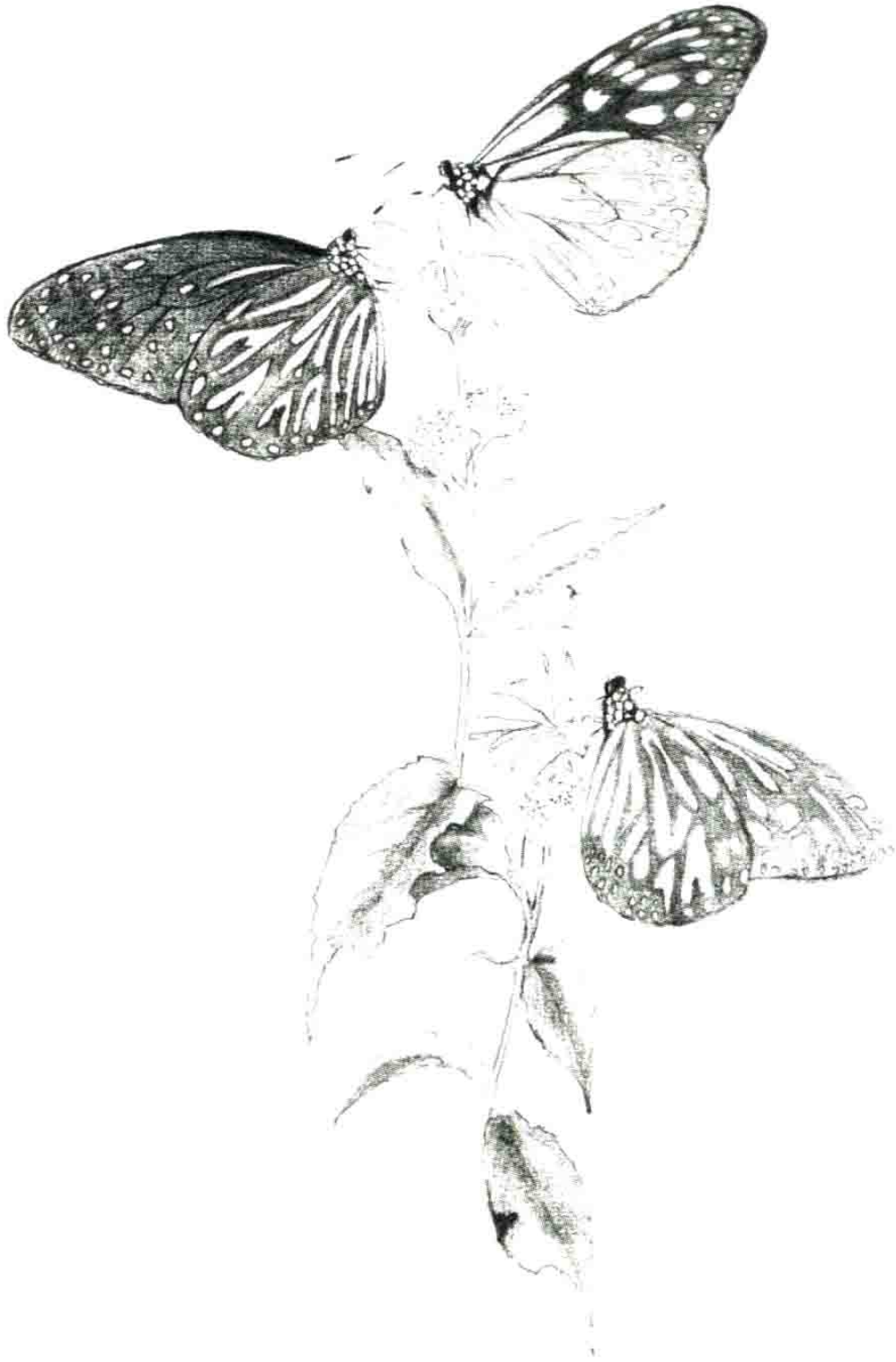
极少蝶会像标本所呈现的形态一样，完全展翅示人。我将这批手绘，试着做成仿佛一个个的标本图框，以为这里头有某些暗示。不用捕蝶、杀蝶就能拥有标本，这事只有画画做得到，摄影

也不可能把蝶拍得跟标本的姿态一样，这是当时还勉强算是年轻的我，唯一学到的事。也是在《迷蝶志》中，我所解决的一个重要的自我困结。或许，也和我日后带学生到野地时，所希望带给他们的一些微妙物事，有某种程度的相关。

毫无疑问，《迷蝶志》里所写的每一只蝴蝶，都必然已经死去许久。而我仍然希望，某些物事，能就此一直存活下去。

二〇一〇年

淡水河右岸



原载于《台北伊甸园：士林官邸导览手册》。

图中蝶由上而下分别为：琉球青斑蝶、紫端斑蝶雌蝶、姬小纹青斑蝶。



附录	初版后记
谁说你不能写？	飞翔的眼神
210	202

#### IV

时代	飞	迷蝶	迷蝶
191	183	—	153
		168	

#### III

放下捕虫网	国姓爷	活埋	地图	魔法
142	131	126	120	113

# 目录

初版序 台湾特有种：一个自然写作的新面相 1

再版序一 《迷蝶志》再序 7

再版序二 死去的那些 13

寄蝶 25

寂寞而死 35

十块凤蝶 45

界线 57

## I

死蛹 71

阴霾的华丽 81

忘川 87

学习睁开眼睛 100

野桐开放 107

## II



星点三线蝶  
摄于莲花池步道



# I



当多数人醉心于解开基因密码的同时，  
许多生命在还未被解码前，  
已因生活场域的毁损而随风逝去。

倘若人们真能逐步掌握创造生命的秘密，  
将生命价值转换为货币单位，  
但却遗忘与其他生命交往的能力，  
终有一天，会寂寞地死去。



## 寄蝶

我第一次看见大白斑蝶，并不是在野外，而是在温室之中。

温室以白色细网围成，两边是不锈钢角架，分高低两层，用来摆放马缨丹、大红仙丹、繁星花等蜜源植物。网室顶以一支黄白色的太阳灯，一支蓝紫色的植物培养灯规律地穿插着，以提供各层色温。里头放了十余种中大型蝶：大风蝶、无尾凤蝶、青带凤蝶、大琉璃纹凤蝶、琉璃纹凤蝶、红纹凤蝶、端红粉蝶、紫斑蝶、小紫斑蝶、青斑蝶、桦斑蝶、大白斑蝶等等。

网室中还摆放了马兜铃、爬森藤等食草，偶尔有机会看见蝶在上头产卵。

我对这个温室赞叹着，数百只蝴蝶在十几坪的温室中，就像刚冒出来的茶树嫩叶随采随得，他们不必费心找寻蜜源解渴，也不必在森林中麻烦地辨认食草。老板用略带闽南腔的国语说，借这次展览，我们可以传播保育的观念，同时传递生物知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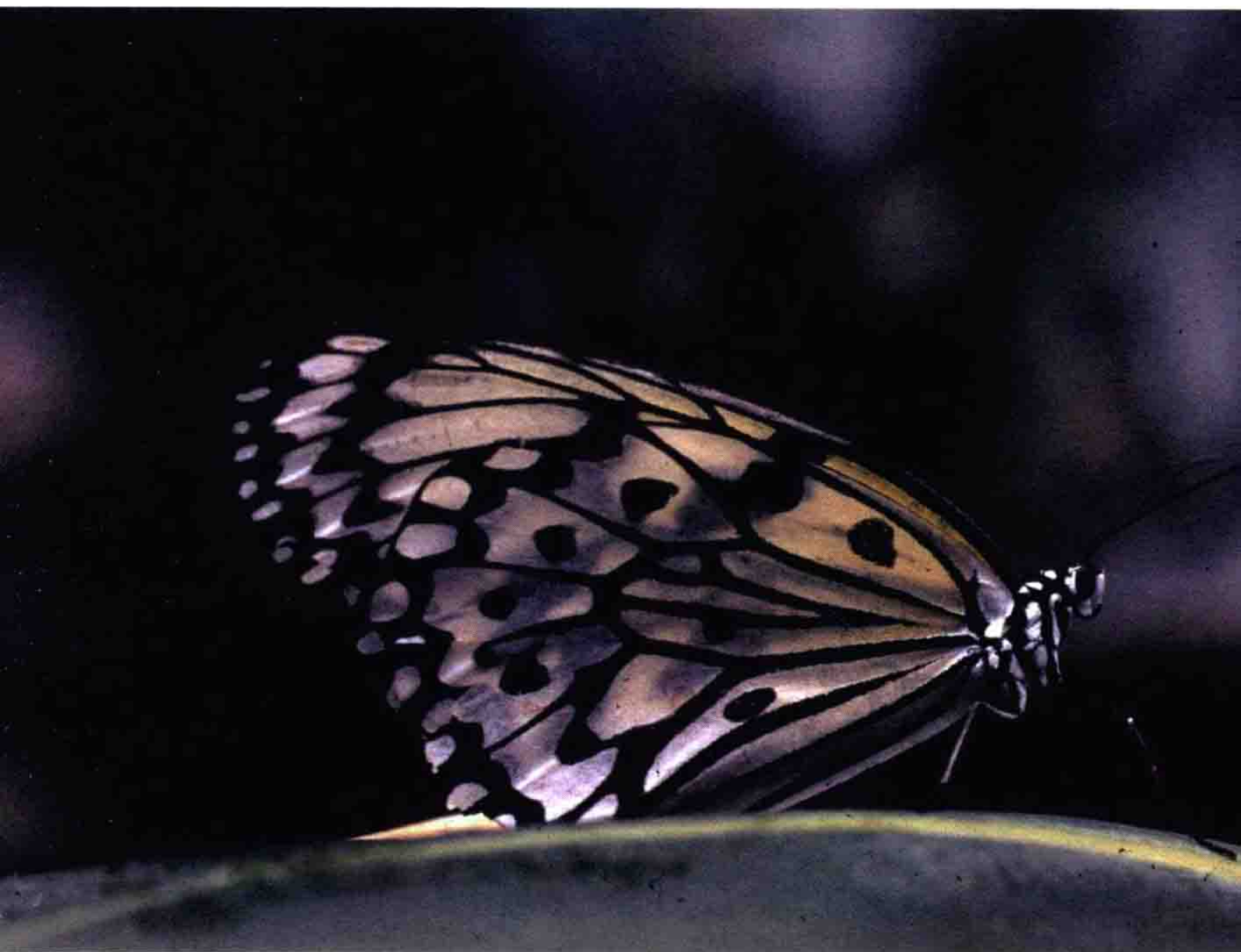
我兴奋着自己仿佛魔术师，随手就能擒拿薄翅天牛、独角仙、

台湾大蝗、两点赤锹形虫，乃至身着棘刺、肥硕的长尾水青蛾幼虫，或从土里掘出仿如哥斯拉怪兽的锹形虫幼虫。一群又一群的都市孩子以眼神赞叹着、崇拜着，而我掌握了给谁摸、不给谁摸这些昆虫的权力。

这里是展览馆，昆虫们就住在网室或水族箱里，你只要花三百块，就不用在阳光下挥汗如雨，去追踪一只琉璃纹凤蝶的飞行轨迹。

大白斑蝶，可能是网室中族群数量最多的。理由十分简单，大白斑蝶飞行缓慢，且不知为何，他对人似乎毫无戒心。多数时间，他们倒吊在网室上缘，合着翅膀冥思着。由于他们的翅鳞较少，不像凤蝶这般容易破损，于是解说员常以食、中指夹住他翅翼的基部，以铅笔将他蜷曲的口器轻轻挑起，拉成一条长线，展示给参观者，说：“这就是口器喔，很像吸管吧。”或者找一只紫斑蝶，用力一甩，雄蝶便会露出粉扑状的鲜黄毛笔器（散发费洛蒙的求偶器官），以求吓走敌人。小朋友围着看，惊呼着、嬉笑着、兴奋地不断抽搐着鼻头。

然后，虚弱的蝶被往上一抛，赶紧用脚再黏抓住网眼。



大白斑蝶 摄于兰屿

一个星期后，马缨丹因为思念阳光，而不愿再开过量的花。任凭我们加重花宝的分量，也显得极为忧郁。我们不得不轮流将花盆用电梯运送到屋顶，让他们和阳光会面。温室里的蝶濒死或死亡时，翅翼破碎不堪，我们戏称为“乞丐蝶”；这里没有蜥蜴、蜘蛛、螳螂、鸟类的攻击，只有孩子们和他们的父母，为了拍一张蝴蝶停在身上的照片，用手指搜捕无处可躲的蝶。当然，还有我及其他的解说员，将蝶视为课本一样随意翻阅，读后即丢。

蜜源不足，只好喂食。在封馆时，工读生们开始“采收”蝴蝶，放进大型捕虫网中，然后再一只一只拉出口器，将其浸在稀释的养乐多中。没有体力，蝴蝶无法应付明天的展览，也无法在观众面前，展示精神奕奕的舞姿。然而蝶仍然不愿做温室中，被豢养的宠物。每天早晨一到，我们的第一件工作便是捡拾满地的蝶尸，以免引起参观者的恶感。遇有少数翅翼完整的，便留下来做标本制作示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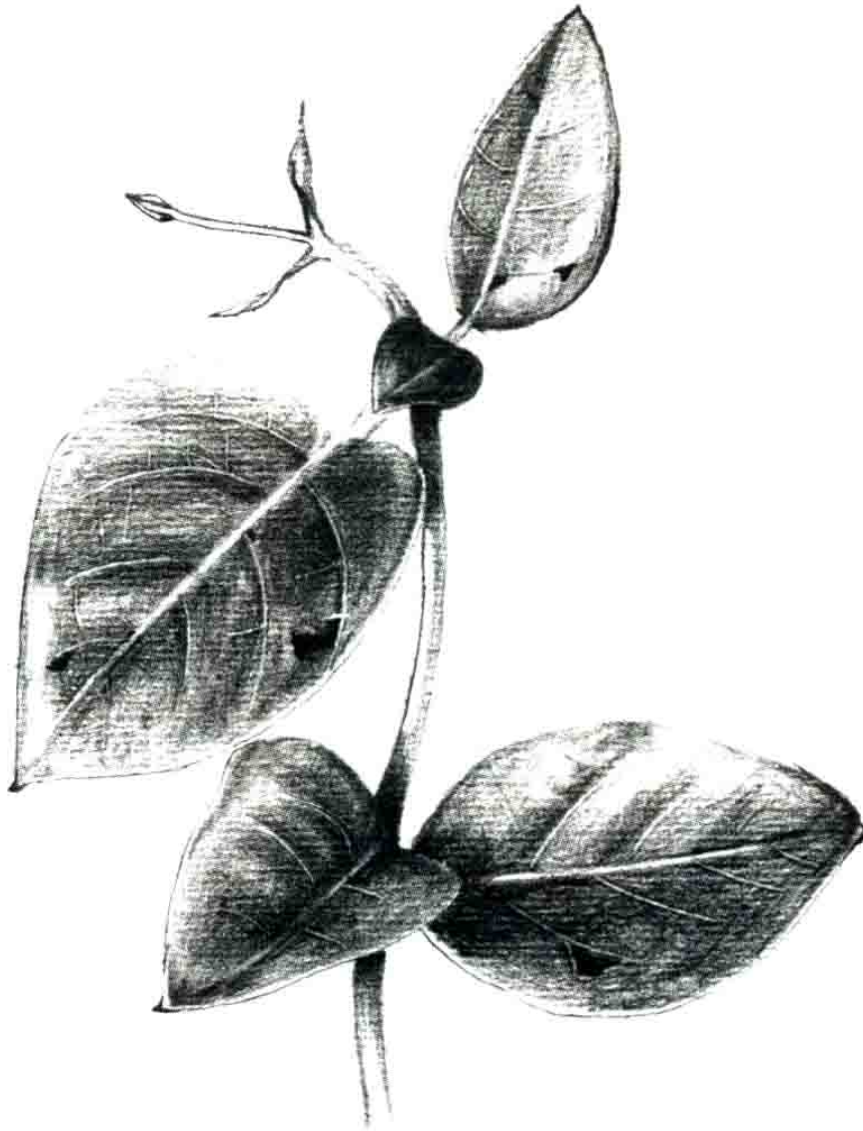
老板终于下令宣导参观者不得用手抓蝴蝶，理由是保护动物。有一位母亲兴致勃勃地二度带她儿子来“抓蝴蝶”，在劝阻下，气愤地退票而去。她拉着孩子的手，说：“不能抓，还有什么好玩的！走！”

我为自己及那位母亲感到脸颊发烫，因为我知道老板跟我们

说的真正理由是，再这样抓下去，这些蝴蝶根本撑不完一个月的展期。老板数着蝴蝶的数量，像在忧虑着逐渐少去的钞票。

几天后，老板到邮局领了个包裹回来。打开，是一沓一沓的三角纸。纸里夹着一只只的大白斑蝶及各种青斑蝶。老板说：“专程找人到垦丁抓来的，还好来得及。”蝶在被喂食后，逐渐恢复了惊吓的意识，于是急急鼓翅飞去。但他们不晓得，自己的一辈子，即将被囚于这十几坪的华丽牢笼。有的则毫无声息，安静地平躺着，长脚勉力微微地颤动。他们已经不需要喂食了，经过几个小时的运送过程，他们更需要的是一口氧气。但这里不提供蝶的急救设备，病恹恹的蝴蝶也提不起参观者的兴趣，他们被安排制成单盒的新鲜标本，让孩子们买回去当作暑假作业。老板找人做标本时，我像一个怯懦的士兵，找了一个便溺的借口开溜。

为了不让参观者失望，老板决定，白斑蝶是唯一可以让观众尽情合照的蝶。有一位出奇有耐心的母亲，在女儿头上、身上、口袋前停满了十余只的大白斑蝶，记者拍下了，成为优良的公关照片。孩子们都喜欢白斑蝶，因为他们不会像凤蝶那样机灵、远远地躲开。据说，赏蝶人因此称他“大笨蝶”。



在东清海边的林投与岩石上，爬森藤成群对海瞭望，因此非常容易遇到待产的大白斑蝶宣告她做母亲的喜悦。

原来亲近人类、不畏惧人类，其实是一种愚蠢的表现啊！

接下来的日子，我便远离蝴蝶区和昆虫区，只愿待在标本区解说。

台湾黑蟋蟀的水族箱里，四处都是断肢残骸，仿如战场；台湾大象鼻虫有时张开翅鞘一飞，便撞上那只控温控光、有时还会造雾以平衡湿气的生态箱的玻璃，发出响亮急切的敲击声。我忍住了，不替他开门。星天牛总是立在枯木上，想念雨季。适才羽化的杜松蜻蜓，遗忘了自己会飞行特技，对着灯光思索着翅膀的意义。大白斑蝶则没有机会用他的超大翅膀，顺着风流滑翔，只能被迫停在孩子的衣服上，让闪光灯灼痛复眼。

展览近尾声，老板便开始将翅翼残破、却仍未结束生命的蝶，从展览馆的窗口丢出去。高楼的强劲风切，将他们瞬间卷到数十米之外。我从窗口看出去，多数蝶已失去驾驭风的本能，像一只折坏的纸飞机，朝下缓坠。另一个解说员说，一定有人奇怪，台北市区怎么会出现大白斑蝶。

我的眼角，有一种酸楚涌了上来。

当兵时，第一次在恒春古城楼附近看见高高飞过的大白斑蝶。

他几乎没有鼓动翅膀，就由风充当向导，带他到任何地方。后来到了兰屿，由于羊群不甚嚼食，在东清海边的林投树与岩石上，爬森藤成群地对着海瞭望着，因此非常容易可以遇到待产的大白斑蝶，就在你的眼前，宣告她当母亲的喜悦。另一头，白鸟般的大白斑蝶，毫不费力地骑在风头上，从百米以上的苍绿山上轻飘飘地以特别宽大的羽翼，诗一样地滑翔而过。

蓝得如巴赫平均律般沁凉底天空，为白斑蝶的白色舞蹈协奏。

我想，这才是真正的大白斑蝶，而不是被羞辱的大笨蝶吧。

最近因为萤火虫热，许多地方开始展览萤火虫的一生。人们沾沾自喜夏天的夜重新眨眼，却忘了当初是谁捏熄他们的尾光。赏虫者带着手电筒，却粗心地未带上滤纸；参观者拿着一袋零食，在展览馆中闲晃，他们又有谁真心愿意与黄缘萤交往？不过是如同与白斑蝶的合照，视为一种骄傲的炫耀品而已。

我们一面选择主观判断下美丽的生命进行召魂，一面继续使用免洗餐具，用十瓶宝特瓶的水量，冲刷我们的排泄物。然后在周末，去观赏一场人类“保护”生命、“恢复”环境的成果展览？如果萤火虫不是带着让我们怀念的美丽记忆之光渐渐熄灭，而只是属于“猥琐”蜚蠊目的一种，我们还愿意还给他们

清静的水域吗？

这些问题，多年前被夹放在三角纸，闷在纸盒中邮寄了七小时的大白斑蝶，已经质问我。

我双手颤抖，无能回应。

也许有一天，我们将模特儿用大型包裹寄往展览场，他们才会有切肤的体悟吧。

## 大白斑蝶

*Idea leuconoe clara* Butler

蛱蝶科斑蝶亚科，是分布在滨海地区的蝶种。这是因为北部滨海公路和南部鹅銮鼻半岛、兰屿等地海滨生长有其食草爬藤之故。绿岛的大白斑蝶亚种形态不同，后翅翼较偏淡黄，体型较小，称为绿岛大白斑蝶。是台湾斑蝶亚科最大种类，展翅约十至十二厘米，白底黑斑，飞行缓慢而易于接近。

## 寂寞而死

当我与 M 背着富源溪离开时，正是阳光在一天中强烈宣誓这是热带的时分。

从这条通往森林保护区的道路到能搭数个小时一班的公车站牌，徒步大约需要一个多小时。从一群樟树的蔽护下走出，自行面对阳光，我深深地憎恶着这条五米宽，冗长而又患有少年秃的产业道路。

这时大约是在农民历上被称为“谷雨”的时分，所谓“斗指癸为谷雨，言雨生百谷也。时必雨下降，百谷滋长之意”。汉族的农民尝试将气候的轨迹详尽地记录下来，然后依循这个记录，向老天讨一口饭吃。这是被生态学家称许的东方智慧，万物生长，必有其时，方能“用之或不盈”。曾几何时，水库、化学肥料、除草剂、生长激素与基因工程颠覆了生长的定律，作物生长的时间愈来愈短，体型愈来愈肥硕。土地像一位终年生产却无暇休养的母亲，正将她的生命活力，竭力地奉献给土地上高壮油绿的人

工作物。

子女总是粗心地忽略了，母亲正在快速衰老的事实。

这趟二天一夜在始终雾雨濛濛的富源溪，只记录了十八种蝴蝶。雨水使得春天刚刚暖起来的土地又打了个哆嗦，但南台湾的蝶还是比北台湾早几周醒来。溪畔石子滩旁，我们遇到了在微雨中轻飘飘地飞行的雄红三线蝶雄蝶；在樟树林的顶端，青斑凤蝶在枝叶间与一群绿绣眼快速穿梭；林地的边缘，是有如一枚枚掉落在地上鲜艳胸针的红边黄小灰蝶；而执拗地挡在林间小径不许侵入者前进的，是不可理喻的琉璃蛱蝶。

富源溪的樟木林已被政府规划为水土涵养林区，并设置森林游乐区。虽然我对每个森林游乐区一进去总要设置个人工花园与累赘的体能运动区感到烦厌，也对将漫步于森林视为一个可买卖的经济物品感到不安与不快，但我仍然不得不勉强接受，在生态价值仍未被全民视为最珍贵的资产前，森林游乐区或许能使森林因他所能产生的观光经济价值，而获得些许刀下留树的残喘时机。减缓原生森林死亡的速度，我们才有机会在唤醒更多人尊重森林前，让生命找到重新开展生存的机会。

然而森林死亡的速度，总是快过人类贪婪的死亡。

一九九九年巴西失去的热带雨林，相当于一个夏威夷的面积。

这样的速率将使一百七十二年以后，热带雨林成为一个历史名词。或许之后人类科技可能再造一个像是蜡像或是虚拟实境的热带雨林游乐区，供人玩赏，然而宛如一切不可复制的人类文化荣光，没有人会珍视塞尚的复制画，甚过塞尚一笔一刀，将灵魂锁封于自然风光线条中的原作。

雄红三线蝶也是一幅不可复制的风光。

未料到离开富源溪的那天，阳光毫不客气地逼我们脱去过于温暖的春衣。我和 M 都很想任性地留下来，但在城市生活太久，身上已被城市下了蛊。我们被迫，要一步步走在这条通往公车的丑陋柏油路上，要一步步走回只会制造金钱与疲惫的城市。

M 的发现，却使我们在这一条宛如荒漠的道路旁发现甘泉。

由于道路两旁已被积极开发为槟榔园、蕉园与菜田，所以天



初生林地的苕麻、芒草上，往往可以看到细蝶的蛹，像是垂悬丰美的穗籽。



雄红三线蝶（雄） 摄于惠荪林场

空便显得广大起来。固定距离排列的人工植株没有能力遮挡阳光，道路上的柏油被蒸煮出一种腥味。

而在道路旁一畦未经整理，丛生禾本科与荨麻、苧麻植株的地方，M 看见了细蝶。不是一只细蝶，是一群细蝶，不是一群细蝶，是一部宛如细蝶生命史的影片正放映中。有着半透明绢质般翅翼、身材纤弱的细蝶，在片头出现。他们从远处 zoom in，仿如直撞你的眼瞳似的飞来，那是一个震撼的主观镜头；紧接着你沿着芒草的曲线往上追踪，入镜的是斑斓的蛹，镜头逐渐靠近，直到能让你看清蛹体所显现出的头、腹及已经显色的翅翼，你会发现，细蝶以一种瑜伽的姿态在塑造飞行器。一个个相距一段距离倒悬的蛹，像是草株垂下的丰美穗籽。

镜头在摇动，在搜寻，在感受，在期待，在惊叹。

那是宛如锦蟒的蠕动。

数百只细蝶全身布满肉棘、色泽鲜艳的幼虫，彼此拥抱、并卧、交缠、叠沓，让人感到一种神秘的恐怖。

生存的过程，往往不是完全的美丽。细蝶的幼虫以苧麻、荨麻等无毒食物为食，他们无力抵抗猎食者的刀叉临身，只得选择虚张声势。也许他们发现多数具毒性的蛾类幼虫，总是披着一身铁棘甲衣，便也替自己弄了一套。但这却不足以保证自己的安全，

仿冒者总要提心吊胆，自己的把戏被揭穿的一天，尤其是面对那些从未尝过苦头的“菜鸟”。于是细蝶幼虫想出了另一个把式，在摄食或休憩时，都群聚在一起，远望肖似大型爬虫的斑斓，以恐怖吓退捕食者带给他们的恐怖。

这是群体的斗争，没有一只细蝶的幼虫能置身事外。

陈玉峰先生在一篇名为《勘查栖兰桧木林枯立倒木》的文章中，提及已故的柳樾教授的一段话。柳教授说，他终于明白何以桧木林采伐地上保留的红桧母株，总是很快地死去，他说：

他们是寂寞而死。

母岩、碎石为主的裸露地，因高湿促成苔藓与草本植物先期抢到阳光，留下空气带来的少量土壤。这给了扁柏落子的机会。扁柏幼株以接近的身高并肩成长，他们亲族间相互遮蔽、相互屏风，相互辅助深根钻岩，为彼此制造下一代与其他植物得以攀附的薄土层。扁柏的盘根，紧紧抓住每一分泥土，并瓦碎硬石，不知经过多久，终于成为巨木林。

人们来了，人们发现了神木，人类习惯将挑战神、挑战自然，视为自我肯定的淬炼；人们无视为神启、无视于其他生命的权利，

当利益近在眼前的时候。于是巨木林倒了，人们怜悯地留下母株供奉为神木，以为纪念，以为炫耀，以为夸功。

终于，没有亲族共同御风的神木，难以抵抗山脉随时可能发生的强风，含恨倾圮。

陈玉峰先生以细腻的推论，将巨木的死亡历程重现，这是一部有着悲伤节奏的虚拟纪录片。桧木（红桧、扁柏）并没有被自然判决失去生存的权利，反而是近二亿年以来，桧木在台湾，争得了生存权。当桧木在中央山脉成林的时候，作为人类的哺乳类前身，也许还没有出现。巨木群有他们生存在这片土地的智慧与能力。

但当人们决定拍卖巨木，供奉神木时，神木只好为那些死去的亲族而殉死。对桧木来说，亿万年的历程，是桧木群生存的集体斗争，没有一株桧木能置身事外，成为孤独的神木。

失去亲族的桧木寂寞地死去，想必失去亲族的细蝶，也是同样的心情吧。一只三至五厘米的细蝶幼虫，倘若无法和亲族合组成一条鲜活的锦蟒，身上那些中看不中用的道具，被捕食者拆穿的几率要大得多。二亿年前毛翅目已渐渐发展分支出鳞翅目，与

现今蝶类相似的种族，至少在一亿年前已然形成。细蝶的生存智慧，是无数祖先以身试炼的经验积累以成。他们懂得生存无法孤独的真理，比人类要早得多。他们懂得与食物间形成一种“彼长我长，彼消我消”的同向倾斜，也比人类“彼消我长”的斗争智慧要高明得多。在细蝶生存的万年时光里，苕麻并没有被逼着走向灭绝。所谓植物的“虫害”，在人类发明这个名词之前，从未存在。

那是一九九七年，在我和 M 离开富源溪时，细蝶以躯体所展示的秘密。

直到多年以后，我慢慢领略到细蝶除了秘密外，所昭示的另一个预言。

在我们兴建核四、滨南工业区、七轻、八轻、美浓水库时，其实未能把杀害土地、杀害其他生命的成本列入计算，未能把我们子孙将失去的，其他生命的友谊和他们直接间接的庇护纳入计算，我们会误以为，舒适的生存，是多么便宜的事；只为人类筹划的生活美景，是多么惬意的事。

也许我们会继续信仰科技，信仰基因工程，信仰被自我催眠、神化的人类，那么，有一天，

人类终会寂寞地死去。



细蝶 摄于池南

### 雄红三线蝶（璫蛱蝶）

*Abrota ganga formosana* Fruhstorfer

蛱蝶科，是罕见的低山带蝶种。中部、东部山区较多，南部较少。雌雄差异极大，雄蝶翅背面呈深橙色，具有三线蝶的黑斑；雌蝶是黑褐色，有一般三线蝶式的黄褐色斑。展翅约七至七点五厘米。

### 细蝶（苎麻珍蝶）

*Acraea issoria formosana* Fruhstorfer

蛱蝶科，又称苎麻蝶。分布台湾全岛低山带，但北部较多，南部较少见。幼虫成蝶均有群栖的现象，通常在其食草（苎麻、苧麻）附近，即可观察到其从卵、幼虫、蛹到成虫的各阶段生态。产卵数量惊人，展翅约五至六厘米，翅形较长，很好辨认。

## 十块凤蝶

我坐在野银部落唯一的面店里，吃着一碗四十块的阳春面。并不是嫌贵，只是这碗用开水和煮熟的面泡起来的、清淡无比的面，让我这张被台北养成重口味的嘴，深感食之无味。要不是老板问要不要盐的时候，我和 M 异口同声说要，这碗面恐怕更难下咽。

朗岛小学的校长正好带着一本台湾海域的鱼类图鉴准备向老板请教，由于我们叫了面，店里狭促，遂决定先离开一下，想必是有许多鱼的谜题待解。

“校长常常来找我，因为那个海里面的鱼，国语的名字和兰屿话的名字不一样，校长来问我兰屿话的名字。”老板说，他年轻时可以潜入海中十分钟以上。我有点不相信，但还是敷衍地赞叹一番，老板瞪着他的大眼睛，像是看穿了我的不老实。我以怀疑的语气问他真能认得图鉴中的每一种鱼？那本图鉴里的鱼种，恐怕比兰屿岛上的人数还多。

“每一种鱼都有名字，兰屿的名字。”老板自信地说，那种口气有一种莫名的力量将我的疑虑制服。

关于鱼的名字，我想起了夏曼·蓝波安在《八代湾的神话》中所提到的关于达悟人飞鱼的传说：

传说中由于达悟人吃了飞鱼而生病，于是飞鱼的领袖黑翅膀遂托梦给达悟人祖先石生人，自称为 **Alibangbang**，二至六月是他们飞临兰屿的季节。黑翅膀告诫达悟人必须尊重飞鱼，不能将飞鱼与其他渔获混煮。他并与石生人约定在海岸与其他鱼类相会，一一介绍鱼的名称，及对待他们的方式。

这是一场奇妙的，鱼对人的自我介绍。

这是达悟人将鱼分为“好鱼”（wuyod，是所有人都可以吃的鱼）、坏鱼（ra'et，只有男性能吃的鱼）、老人鱼（kakanen no rarake，只有祖父级男性才能吃的鱼）的典故吧。达悟人甚至将鱼分为特别适合孕妇、哺育幼儿中的妇女食用的鱼；将做父亲的男子，及家里有幼儿的父亲所食用的鱼；以至男童、女童、做了祖父的老人家食用的鱼。

达悟人简直是离不开海的鲸豚。

北赤道洋流带来了兰屿的生命依靠，达悟人对待海洋及海洋生命，或许，就是他们认识自己的方式吧。

我将珠光凤蝶的形容告诉老板，一种黑色翅膀，后半部有着神秘金黄色珠光的蝶。老板点了点头，说：“到处都有，到处都有。”他用极大的动作比着，补充地说：“你知道他们的孩子吃什么吗？在树上，一种在树上的藤……”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有人用“孩子”来指蝴蝶的幼虫。

一下二十人座的飞机，在等待民宿主人周牧师的时候，就远远地看到跑道旁的鬼针草上，背着一道虹彩飞行的琉璃带凤蝶。琉璃带凤蝶与乌鸦凤蝶是近亲，或许是兰屿这个山地雨林（mountain rain forest）的热情，他的绿色物理鳞片<sup>①</sup>显得更加浪费而无节制地成为翅上的装饰，与紫色斑辉映成一种野性的华丽。

一路上，特有的毛胫蝶灯蛾的数量，远远超过台湾纹白蝶，成为道路两旁随时可见的伴游。这种蛾不但进食，而且比蝶更迷醉花蜜，有时一头栽进，就像沉入深沉的梦境。他们也是少数夜

---

<sup>①</sup>物理鳞片指单一鳞片为无色，因排列组合的差异而在反射光线时体现出不同的色彩，是物理性色彩。化学鳞片本身是带色鳞粉。通常具金属光泽的蝶翼为物理鳞片，台湾蝶种中有许多具部分物理鳞片（如著名的大紫蛱蝶、大琉璃纹凤蝶），但没有完全物理鳞片翼的摩尔佛蝶科。

晚不受灯光蛊诱的蛾。玉带、红纹与大凤蝶偶尔勾引我们的眼光，然后抛弃我们躲入林中。这里，琉璃带是主旋律，其他的凤蝶是和声，海风则用林投树数着节拍。

短暂的一个多小时，我们并没有遇上珠光凤蝶，太阳便几乎把所有的蝶哄了回家。

隔天一早，我们从野银出发，往东清村的方向骑去。一分钟后，遇上了第一只珠光凤蝶。

不是粉蝶少女般的轻盈，不是斑蝶时而优雅、时而迅捷的善变，不是蛱蝶疾速而又嚣张的巡航，不是蛇目蝶奇诡底跳跃姿态。当珠光凤蝶从兰屿蓝得惊人的天空振翅而过时，我和 M 都以为那是一只鸟，但恐怕没有鸟的尾羽，有那么耀目的、阳光都几为之黯然的金黄。据说欧洲有一种鸟翅蝶属的凤蝶，翅翼将近三十厘米，因此曾经被当作鸟而遭到猎枪射击。

我只希望我能成为林投树顶端，一枚恰好在适当角度探头的叶，静静地看她，在海滩边一小块林地末梢攀附的港口马兜铃上，弯起尾柄，留下卵嗣。然后，看着海风一路相送他们回红头山。当我和 M 从高仰角调回水平的视线时，我们都从泛着光的眼神里接收到彼此的快乐，一种宛如自己曾经飞行的快乐。

十分钟后，我们看到另一只雄蝶。

在一个多小时的等待后，我和 M 决定暂时离开，因为岛上不只有珠光凤蝶的存在，对我们来说，与纹白蝶聊聊也是值得珍视的友谊，我无法想象失去纹白蝶的田畦，蔬菜们生长得是多么寂寞。那天在往朗岛的路上，我们还遇上了大凤蝶、姬红蛱蝶、黑脉桦斑蝶、小波纹蛇目蝶、兰屿黑弄蝶、琉球小灰蝶、琉球紫蛱蝶以及从异地移居而来，宛如惊叹号的绿斑凤蝶和黄裙粉蝶。

我以相机和在摄氏三十度下的琉球紫蛱蝶及姬红蛱蝶，搏斗了近一个小时。

这是兰屿、热情的兰屿啊。

林熊祥先生在《兰屿入我版图之沿革（附绿岛）》的研究中曾经提到，达悟人和汉人大约从清同治年间开始接触。在中国还未警觉到巨变即将来临的光绪初年，清政府曾派代表，携带布匹、铁器、玛瑙珠、火柴、糕饼等访问兰屿，获得岛上四处可见体型迷你的猪只、粗放的羊群、小规模垦植的芋田与野生的椰子作为回礼。这些在被达悟人视为财富象征的物产，在清政府眼中自是极为轻贱。也因此，汉人移民的迁居地图里，或许根本没画上兰屿。这其实是一种幸运，那段时间兰屿得以独自面对太平洋，抚养着这群约八百年前，从菲律宾北部巴丹群岛移居至此的海的子民。一八九七年，那是《马关条约》签订后的第三年，著名的人



珠光凤蝶（雄） 摄于兰屿青青草原



类学家鸟居龙藏接受东京帝大的派遣，乘着轮船“打狗丸”，穿过黑潮，来到兰屿。鸟居可能因为岛上居民自称“我们”(yamen)，于是便将这群温和的住民，称作雅美人。鸟居的研究本尚称顺利，但不久发生了帐篷火烧的意外，助手中岛藤太郎烧伤而死。长老前来吊祭，说：天上的繁星是 mata mo anito，人死后就增加一颗星，中岛先生的灵魂也变成了一颗星……

mata mo anito，意即死者的眼睛。

鸟居可能想不到，有一天这群被他称为“武陵桃源的人们”，将与供应台湾明亮夜晚的核废料同居。一九八八年二月二十日，兰屿岛上举行了第一次反对核能废料场的游行，那天夜晚的台北，想必也正灯火辉煌，光彩绚烂。

而兰屿渔舟上刻的“舟眼”，静静地望着大海，像一个沉思者难以入眠。

我与 M 回到住处时，周牧师热情地问我玩得愉不愉快，我兴奋地告诉他，珠光凤蝶从我头上飞过的姿态。和面店老板一样，周牧师也不识得“珠光凤蝶”，但他知道，后翅发出珍珠光彩的美丽蝴蝶。听完我的描述，他恍然大悟地说，啊，你说的是十块凤蝶。

十块凤蝶？

是啊，十块凤蝶。以前抓来卖给台湾人，一只十块嘛，所以我们叫十块凤蝶。周牧师解释。

日本人和汉人到来以后，带进了货币，也改变了达悟人的思维。财产原来不只是猪、羊或是水芋田，还有万能的钱。当一只与达悟人共同守望海域的珠光凤蝶被赋予“十块”的经济价值后，他的飞行便不再自由。标本商以十块驱使达悟人捕蝶，然后以百倍的价格，卖给都市人或外国人作为墙上的装饰，他们用肥油的手指着，多么美丽的蝴蝶啊！

五十年代，当兰屿设有离岛监狱时，曾为搜捕逃犯高金钟而纵火烧山；六十年代，一张张十元纸钞，换走一只只珠光凤蝶；七十年代，中药商为了供应马兜铃根，告诉达悟人，挖掘不一定要栽种。于是，珠光凤蝶选择黯淡。

文明是一条诱惑的蛇，它带给达悟人的礼物，是宛如圈索的环岛公路，紧紧勒住珠光凤蝶的咽喉。

周牧师说，现在不抓了，不会有人抓了。

我和 M 到兰屿的时候是 papatou（公历四月），patou 是钓线卷轴的意思，这意味着，飞鱼随着黑潮，飞临兰屿了。我和 M 则试图在短暂的三天里，去认识这个无论走到哪里，都有草蝉歌

颂阳光的岛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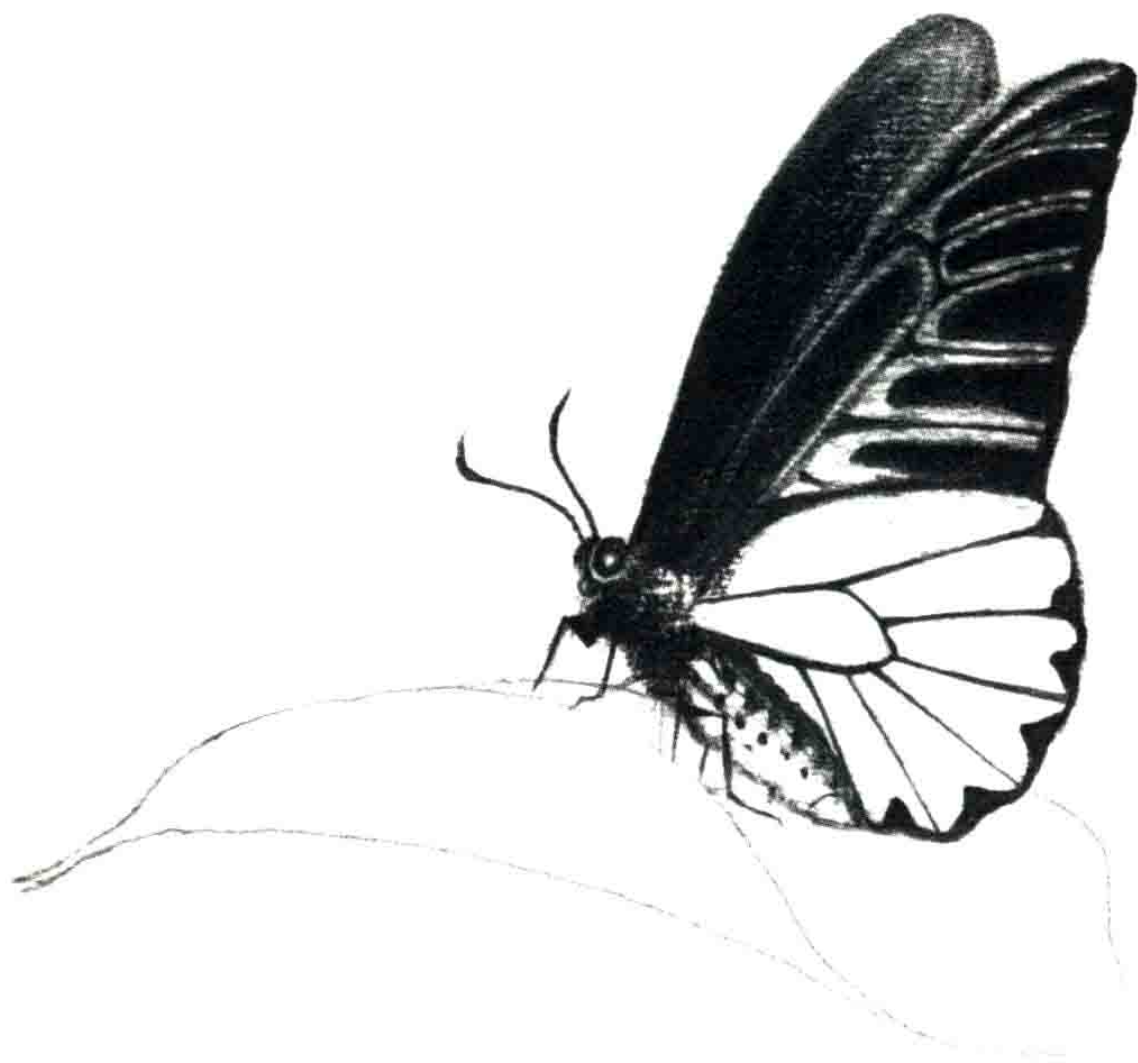
我们多次，经过专门为运送核废料建筑起来的红头码头，那里的海水，被水泥阻挡，而无法吻到兰屿的土地。核废料场外是整个环岛公路中，最平坦的路段。这里是都市光亮燃烧后灰烬的坟场，是恶灵（anito）聚集之地，没有一株树，愿意为它遮挡阳光。

在我拿着相机和琉球紫蛱蝶搏斗的草丛附近，有一座精神堡垒，被喷上“誓死反核”。也像睁着的舟眼，望向海洋。兰屿岛上的任何物事，都望向海洋。

离开的前一天，我们又到面店去吃面。老板刚从机场回来，他问我们哪时候订的机票，M说，过农历年后不久就订了。老板边下面边说，难怪，我都买不到机票，每天到机场去补位，都补不到。我要带我儿子的女儿去台北，她留在这里，每天吵死了。

老板被游客困在兰屿了。二十人座的飞机，负载的大多是到兰屿度假的观光客，他们到了之后，重要的目的也许是找寻穿丁字裤的达悟人拍照。当政府禁止用十块钱购买珠光凤蝶，文明人便尝试买点别的，比如说，可以炫耀的一个海岛假期。

我和M默默地，吃完“清汤煮面”，一碗四十块。



珠光凤蝶一度以每只十块的代价售给台湾人，  
周牧师说：所以叫十块凤蝶。

### 珠光凤蝶（珠光裳凤蝶）

*Troides magellanus sonani* Mastamura

典型的热带蝶种，和分布南台湾的黄裳凤蝶极相似，但珠光凤蝶仅分布在兰屿。兰屿全岛均可见，朗岛、东清附近较易观察，但数量不多，习惯高飞。展翅约十至十三厘米，前翅黑色，后翅在阳光下皆呈动人的珍珠色泽，雄蝶尤其鲜明，现已列入保育。幼虫食草是卵叶马兜铃、港口马兜铃等。

### 琉璃带凤蝶（翠凤蝶兰屿亚种）

*Papilio bianor kotoensis* Sonan

是乌鸦凤蝶的兰屿亚种，是台湾相近种类中，色泽最为华丽的。在兰屿岛上，远比其他凤蝶更常见，多缘路旁飞行。展翅约十至十二厘米，与乌鸦凤蝶的相异处，在其金绿色鳞斑呈现带状，如银河般散布在黑绒色的前后翅翼上。幼虫食草是山漆树。

### 琉球紫蛱蝶（幻蛱蝶）

*Hypolimnas bolina kezia* Butl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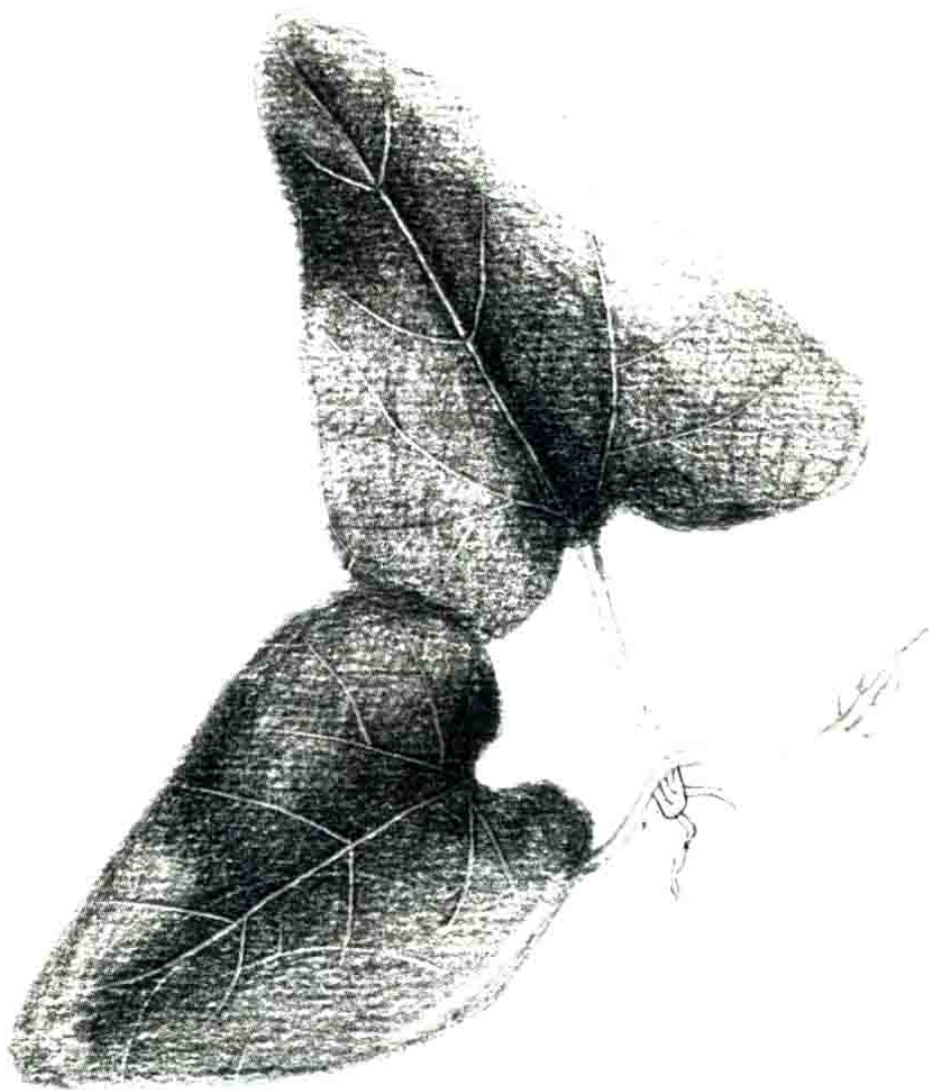
是低山带的中型蛱蝶种类，雄蝶与雌红紫蛱蝶雄蝶甚为相似，但其前翅腹面有明显白色斑纹。雄蝶有强烈的地域性，常盘据草丛附近的高枝。雄蝶前后翅各有两个紫色物理鳞斑，雌蝶后翅则无。幼虫食草是桑科的榕树、旋花科的甘薯、锦葵科的金午时花等，展翅约六至七厘米。

## 界线

鹿野忠雄在一九二六年曾进行一次纵走埤亚南鞍部的蝶之旅，留下这样的记录：“最初在太平山俱乐部与神代谷之间的森林里看到时，以为是在做梦。后来在埤亚南断崖、突棱的阔叶林中发现，并采集了两三只；埤亚南鞍部的草原上也飞舞着。当他从绿林中以‘桃色之梦’的身影飞出时，那真是台湾昆虫景观中绝对不能错过的一幕。”

鹿野的“桃色之梦”，便是曙凤蝶。

据说鹿野因为对台湾的高山族与高山因研究而产生深厚的感情，因为过分耽溺于森林，几乎无法从台北高等学校毕业。当遇上曙凤蝶时，鹿野必然误以为沉重的登山背包成为轻盈的翅膀，所以不禁以“梦”来描摹那种难以言喻的美感。但当他已采集到曙凤蝶，再次在鞍部草原看到这种有着桃红后翅，仿佛别着一蕊桃花飞行的美丽蝶种，他仍然以为这是一场“桃色之梦”。那是一九二六年的兰阳溪纵谷，梦一般的台湾土地。



被鹿野忠雄称为“桃色之梦”的曙凤蝶，  
以琉球马兜铃为食草。

如果要感受一场“桃色之梦”，你必须往海拔一千五百米以上，流动着清凉空气的中部山区走去。当冷空气望山下侵袭时，偶尔我们能在较低海拔的山区“闯进”梦中，那是曙凤蝶偶一为之的越界行动。曙凤蝶是台湾高山蝶特有种中，较易见到的种类，但这并不影响到他引发人们惊叹声的魅力。七八月间的梨山、太鲁阁，只要不过分专注于拍排排站的纪念照，路旁的有骨消上，就能让你重温鹿野的桃色之梦。在四季模糊的台湾，曙凤蝶像是藐姑射山中的仙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在高山上。

只是人们为了让梨山养育高山水果，渐渐放弃了与曙凤蝶共入梦境的权利。

曙凤蝶拒绝被人带到平地豢养，因为他们的幼虫并不适合多雨溽热的平地。幼虫选择在沁凉的季节成长，温暖的季节绽放。对他们来说，温度就是一种生命的节奏、生命的界线。

而琉璃纹凤蝶的生命界线，却仍是一个秘密。

大琉璃纹凤蝶与琉璃纹凤蝶的身份，直到一九六〇年，白水隆才初步揭开，他认为大琉璃纹是琉璃纹凤蝶的亚种。这两种在外形上几乎完全相同的蝶种，却毫无混栖的现象。也就是说，当

你遇到大琉璃纹，你就几乎不可能在同一个栖地遇到琉璃纹凤蝶。根据张保信先生的研究，他们大致以斜斜地纵走过台湾北部的淡水河流域为界，南方的空域是琉璃纹的，北方是大琉璃纹的。他们的食草也极相近，大琉璃纹是芸香科的山刈叶，琉璃纹则广泛摄食芸香科中柑橘类植物。

然而蝶的翅膀往往否认了这种以河为界的经验论判断，没有人敢肯定，身旁款款而行，随着阳光抚触的角度而呈现偏蓝或偏绿调的翅翼，是属于琉璃纹还是大琉璃纹的。

我在乌来和经常观察的桃园山区，只要天气不致太差，常可以遇到体型及前翅绿斑与乌鸦凤蝶相近的大琉璃纹，当他蛇绕高飞在树冠间时，抬头望去，往往将他的身形误为乌鸦凤蝶。正当仰视的脖子感到酸麻的时候，他却陡然降低高度，以独特的琉璃斑，撑开我还留有树冠残影的疲惫双眼。我几乎可以嗅到，他扑扑鼓翼所引动的风流，带着夏季的味道。

我曾有一次单车旅行北海岸的路上，拾捡到一只近乎完整的大琉璃纹凤蝶，只有后翅尾端和腹部破裂。当时他躺在马路上，任听车轮从他身旁粗鲁地辗过。我不懂这只应该是刚拥有羽翼的大琉璃，为何就如此这般无声无息地倒毙在马路上，来往的车辆也不知道。或许，他只是正在马路上，享用方才天雨未干的一洼

水罢了。在任何一条接近树林的马路，你总能看到各种被压成沥青状的动物尸体，最多的是黄昏开始出来欢唱的蛙族。他们在赶赴一场歌唱比赛时遭受不明所以的意外，歌声在轮下戛然而止。蛇类也是常见的亡魂，他们的尸身被数吨的汽车，辗成一种绝望的图腾，还保持着动态前进的姿势。这让我想起在纽约往新泽西的公路上，树立的那些“小心麋鹿”的路标。我的朋友告诉我，他的叔父曾撞死一头，只好塞到后车厢中，带回去与亲友分享一顿麋鹿大餐。

在汽车发明之前，人们不懂得什么叫车祸，蛙、蛇、麋鹿、大琉璃纹凤蝶也不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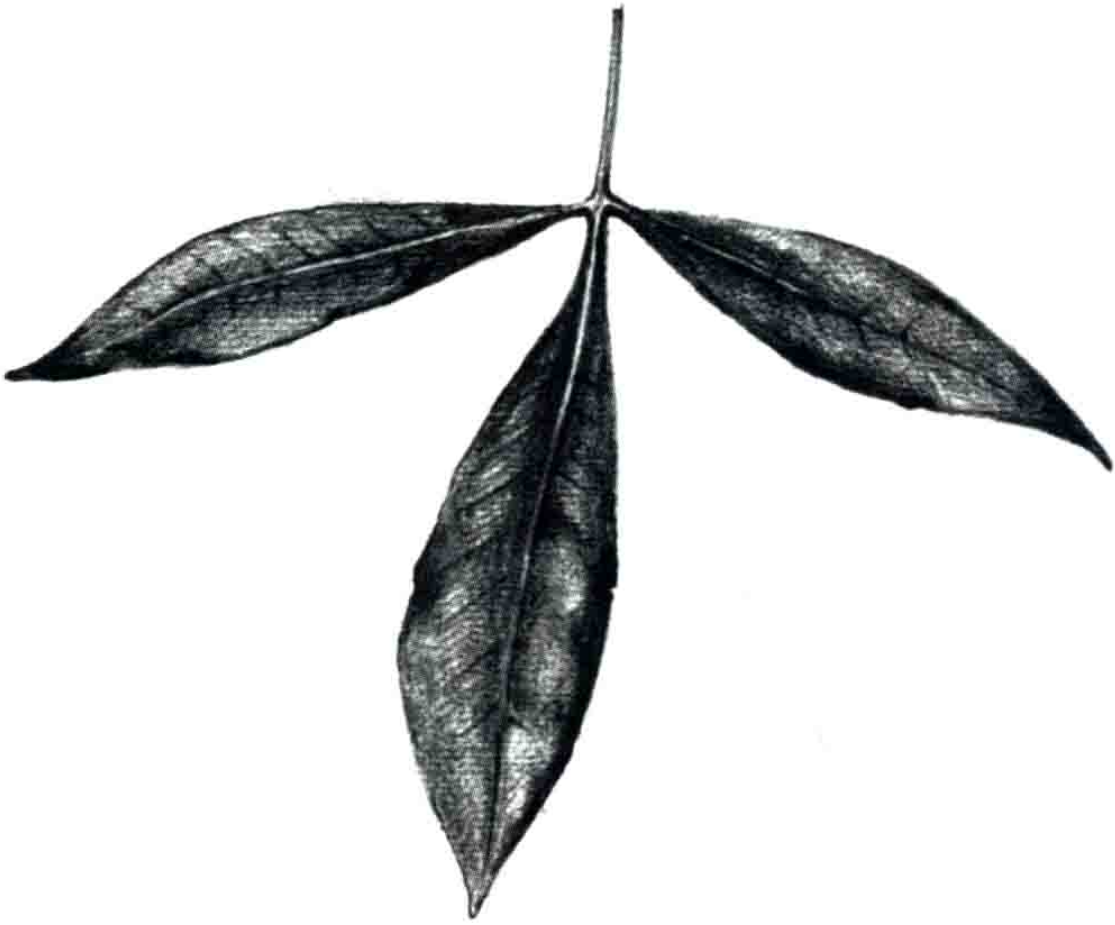
我从来不去计较遇到的是琉璃纹或是大琉璃纹，除非他们愿意，用餐时打开翅膀让我这个陌生人分享他的愉悦，让我张皇地记忆琉璃纹的辨认特点。所以我只能根据研究者给我的经验法则，判断在台北、桃园、新竹、宜兰遇到大琉璃纹的机会极高，除此之外，理应就是琉璃纹吧？但谁知道，不会有一只顽皮的琉璃纹，流浪到淡水。

毕竟，他们的生命界线，似乎不像曙凤蝶那般有迹可循，而是一种神秘的契约。就像乌头翁与白头翁之间，就像红纹凤蝶与





曙凤蝶 摄于梨山



大琉璃纹的主要食草是山刘叶，  
琉璃纹则广泛摄食芸香科中柑橘类植物。

珠光凤蝶之间。他们契约中所设下的生命界线，恐怕是让生物学者皓首耕耘而不悔的魅惑吧？

事实上，所有生命理应都存在着界线。一片足够面积的草原，只能提供一个狮子家族的猎捕；一株丰美的山刘叶，也只能给予相当数量的大琉璃庇护。偶尔生命会以改变基因，来挑战生命之界。我想，只有人类以能力以“智慧”拆除、崩解这种生命界线吧！我们以工具超越了大地所拟定的契约，当印度宣布第六十亿人口出现时，亦暗喻了这种能力的骄傲与可怖。大地有限，但拥有更高手段、更先进工具的人类族群，还能够用各种方式挤压出维持他们高品质生活的利基。于是，即使你是那个“幸运”的第六十亿人，出生于印度的子民，仍然极难与加拿大、欧洲的子民享有同等的资源。

问题是，为何其他人或生命，就必须选择退缩自己的生命界线？

当多数人认为电力不可或缺时，少数人就被迫收下一笔“回馈金”，承担核电厂的梦魇；当多数人认为一条快速道路可以十五分钟到淡水，少数人就必须失去午后在河道旁漫步的悠闲。何况，我们开一条道路、建一座电厂、筑一堵水坝，从来没有问过蛙、蛇、麋鹿、大琉璃纹凤蝶的意见。道路、水坝、电厂，并

不提供其他生命生活上的便利，但却带给他们，生命基因中从未教导过如何躲避的灾难。

生命的界线被抓紧利益的人群扭曲成，一柄杀人自裁的利剑。

捡拾到车祸而死的大琉璃纹凤蝶那天，我和朋友骑着单车，从汐止北溯基隆，沿着金山、野柳、万里、取道淡水回游台北。当经过核电厂前那座如同跨越海岸线的大桥时，我仿佛看见远方的海面，界线在渐渐消逝。

### 曙凤蝶

*Atrophaneura horishana* Matsumura

是温带蝶种，分布在台湾中部约一千五百米至二千米的高山上，梨山是不错的观察地点。展翅约十至十三厘米，前翅黑色，雌蝶色泽较淡，后翅靠腹部外缘呈现桃红色，是台湾特产的蝶种，现已列入保育。曙凤蝶有一种特殊的麝香味，是拒绝天敌的策略之一。幼虫食草是马兜铃、琉球马兜铃、港口马兜铃等。

### 大琉璃纹凤蝶（琉璃翠凤蝶）

*Papilio nakaharai* Shirôzu

是平地至中海拔山区的蝶种，分布在台湾北部台北、桃园、宜兰、新竹等地。展翅约八至九厘米，前翅黑色，后翅有蓝绿色物理鳞斑。如果大琉璃纹凤蝶确定是琉璃纹凤蝶的亚种，那即是台湾特有亚种。在分布地区的山间森林边缘，或沿着溪谷，均不难见到。幼虫的食草是芸香科的山刘叶。

### 琉璃纹凤蝶（台湾琉璃翠凤蝶）

*Papilio hermosanus* Rebel

是平地至中海拔山区的蝶种，分布在台湾中、南部，直达恒春半岛，是热带地区的常见蝶种。展翅约七至八厘米，前翅黑色，后翅有蓝绿色物理鳞斑。和大琉璃纹凤蝶的差异在：（1）后翅蓝绿色斑分割的翅脉纹路较明显；（2）接近腹面翅缘的蓝绿带较粗；（3）后翅蓝绿色斑不像大琉璃纹呈现圆弧状。在中、南部低山区，是不难相遇的蝶种。幼虫食草多是芸香科的柑橘树、飞龙掌血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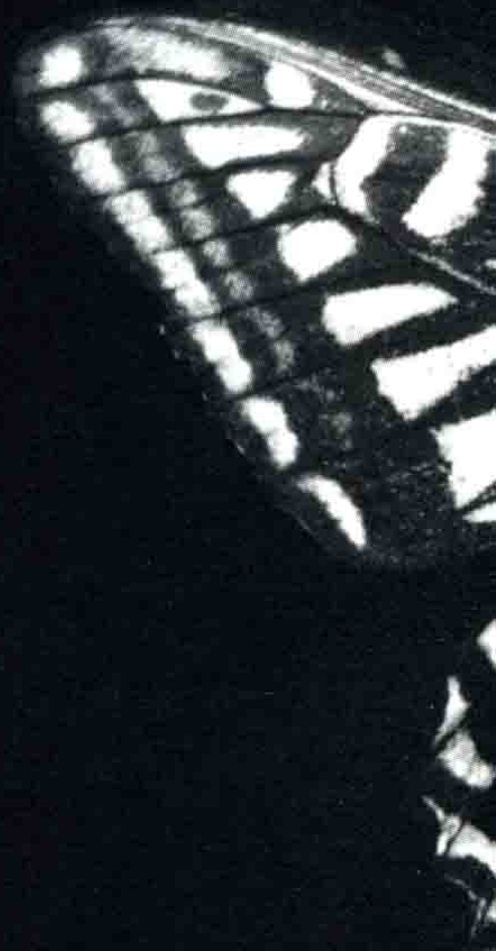
## I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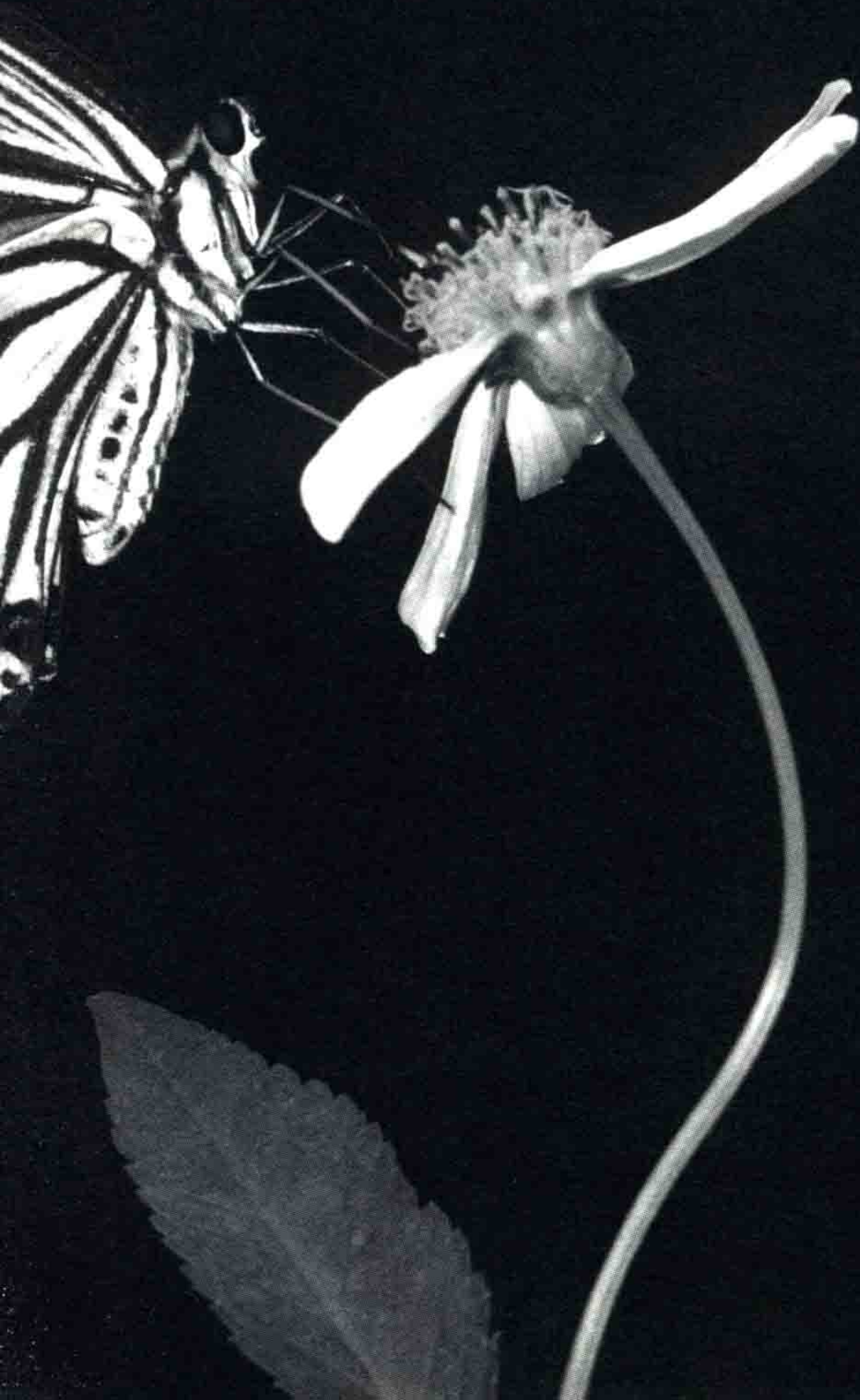


我常想，

上帝应该并非专为人们创造柑橘树，  
薄翅天牛与柑橘凤蝶难道就不是上帝的  
子民？

而被人类豢养，  
身怀剧毒孤独站立的柑橘树，  
恐怕也失去了，和天牛与凤蝶幼虫搏斗  
后而生存下来的骄傲吧？





柑橘凤蝶  
摄于台北指南山



## 死蛹

I.K. 突然对昆虫产生了兴趣。

就像一天早上起来，突然间发现自己患了鱼尾纹一样，怎么也摆脱不掉了。他买了图鉴，但却面临遇不到昆虫，而即使遇到了，也辨认不出来的挫折。

在台北，真没有办法，只有蟑螂和蚂蚁。他站在捷运站的里头，隔着出口处的及腰围栏对我说。票卡潜入票闸，刷一声地从另一边探出头来。这是剑潭站，据说是模拟一艘龙船的造型，由于出口就在船的下方，远望列车就像是被人潮拥簇着航行一般。

是没经验吧，像沿着圆山的登山步道走，随时进入旁边的林地，一个早上就可以幸运地看到十种左右的蝴蝶，我说。其实，更重要的原因是，我们习惯面对人，不习惯面对其他生命，于是，即使就在旁边，也感受不到他们的存在。

更根本的理由是，台湾一万多种的昆虫，就算拿着完整的图鉴，不了解栖地、气候、地形，不熟悉昆虫本身的分科分属，当

然辨认起来就像拿着毕业纪念册在台北市找一个小学同学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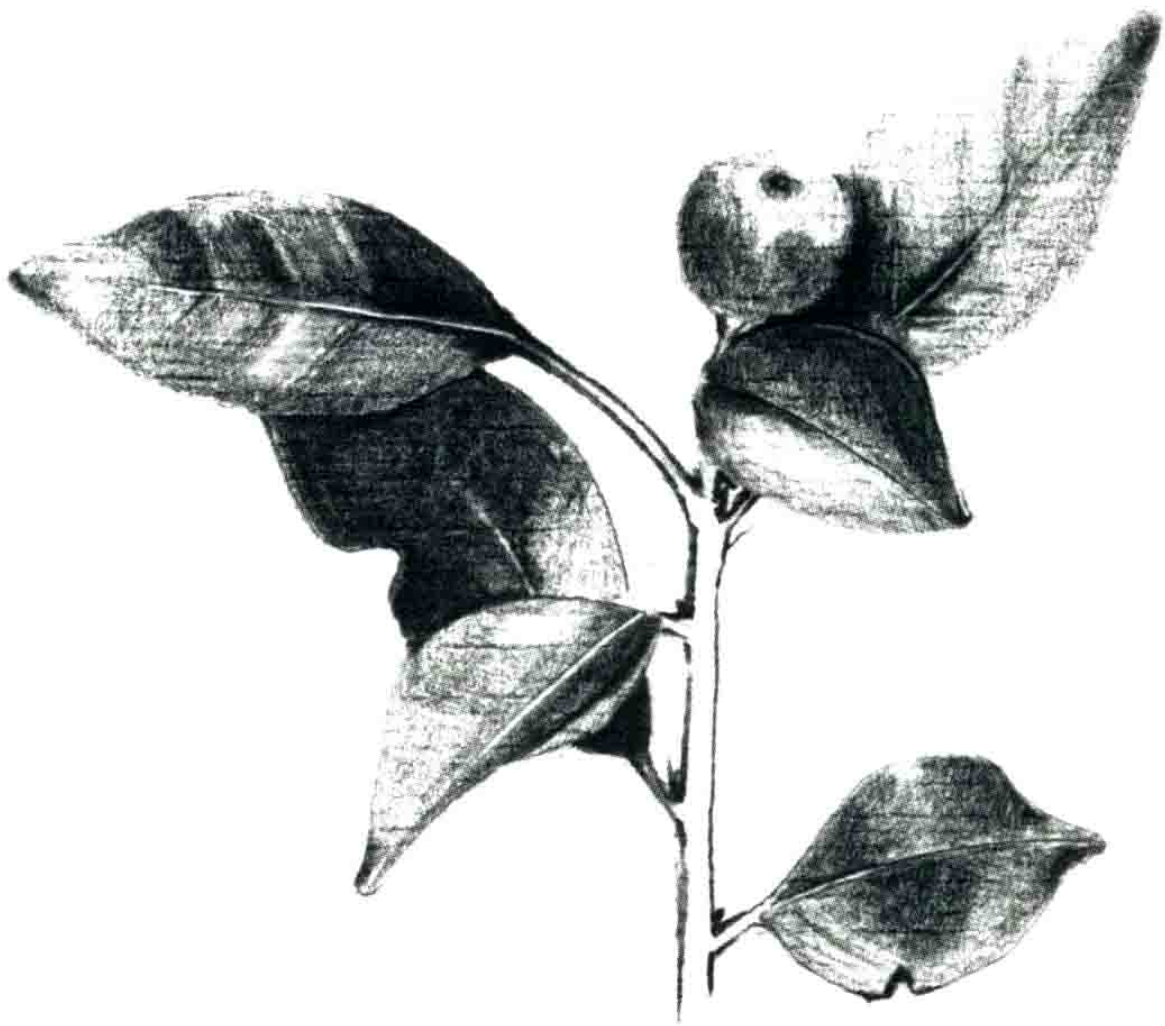
遇到一只鞘翅目的昆虫，拿出厚厚的图鉴来翻，还没翻到他便飞离视线，或装死（当然，严格来说，那不算“装”死）掉落到怎么翻找也找不到的草丛里。当昆虫已离开视线，蹲在那里的好奇的 I.K.，视网膜传到视丘的残影渐渐颤抖地氤氲开来，终于只留下一个空壳似的轮廓。那是一只美丽的瓢虫呢，最后通常只能下这样的笼统结论。或者，便是迷失在他们翅鞘上的奇妙地图。即使虫儿就靠在图鉴上，自动与同一属的朋友展示类比，不知解谜关键的 I.K.，依然只能“猜”谜。所谓昆虫专家与老手，长期以来也都被台湾乌鸦凤蝶、乌鸦凤蝶；琉璃纹凤蝶、大琉璃纹凤蝶；楚南三线蝶、江崎三线蝶的相似身影愚弄着。

何况是毕业后，始终在工作上钻研人类消费心态的 I.K.？

你看，捷运站这么多人，如果有一个你的朋友夹在人群中，你光靠背影可能就能认出他，那是因为他是朋友的关系。认识一个朋友本来就很难，但是认识以后，就很难忘记了。我说。

我看到他眼光闪了一下。回去后他买了双筒望远镜、附灯的观察放大镜。对一个保险公司的行销人员来说，图鉴上那些六只脚的生命，真是一个全然陌生的宇宙，一个令他心跳不已的宇宙。

不久，他便抛了一个讯息到留言版上，说家里的四季桔树上，



怀着身孕的大凤蝶，  
在城市中偶尔发现一株孤独的四季桔，  
该是兴奋得难以言喻罢。

发现一个蝶蛹。

我知道这对刚接触昆虫的人，就如发现了新彗星一样地紧张。I.K. 每天上班前，都走到铁窗架上的花盆前，像望着星空的孩子注视着那枚悬在枝干间的，青绿色蛹。直到感觉应不至于错过她的羽化，才放心地去上班。

我回抛了一个讯息，准备去拍那个蛹，那个无意间让一个生命感到紧张的生命。那天另一个朋友 Larry 也一起去，I.K. 的家是典型的城市住宅单位，在一群挡住阳光的高楼里，围着一簇一簇的园艺植物。桔树是在二楼的阳台铁窗旁，有机会接近更多的阳光。

那是大风蝶。正在等待着飞行的羽翅，还紧紧地缩在那个有片青绿腹斑，仿佛一片新鲜芽叶的蛹中。蛹旁周遭的叶片有着显明的啮痕，这说明了幼虫应该不是长途旅行而来等待羽化的。何况，桔树这么孤独地，伸展在高楼中。我仔细地翻找每一片叶背，并没有发现其他的卵和幼虫。

怀着身孕的大风蝶，在城市中搜寻可能延续生命的叶脉，偶尔发现一株食草，该是兴奋得难以言喻罢。因为，下一株能让子孙攀附的生命根源，又不晓得在几里之外。据说，飞行到城市繁



大凤蝶（雄） 摄于阳明山

衍的雌蝶，常常带着满腹的卵力竭死去，因为，对找不到食草的蝶来说，无妄地生产下一代，只不过是让幼虫饥饿而死。她们是这么固执地，不愿改变大地赋予她们生存的依赖，即使这些依赖，已经被人类以货币计量单位转换为私有的价值。

那么，这枚蛹，也象征着某种幸运呢。

大风蝶是少数同性异体的蝶种。他的雄蝶总是像穿着蓝黑绒礼服的绅士，而雌蝶则是花俏多样的晚礼服。不但分为有尾型与无尾型，连后翅红白斑都至少有八九种的变异，对他们来说，没有肤色的歧视问题。I.K.说，这样在野外不是很难判断？我说，你不会因为我穿了另一套衣服，就认不出我吧？当然，这是一种善意的安慰谎言，我不希望 I.K. 一开始，便产生辨识上的恐慌症。

我用近摄镜头逼近她，在观景窗里，让眼睛抚摸她细致的纹理，从顶角到尾端。赫然我发现，在蛹的侧面，竟有一个直径约为一厘米多的小黑孔，周遭像是淤血一样，丧失了青绿的生意。

这是一个死蛹。

I.K.取了剪刀，将那截桔枝剪下。你的意思是她已经死了吗？我还每天等着看她变成蝴蝶，上班前都要来巡一遍呢。

某种寄生蜂或寄生蝇，在这只大风蝶幼虫期就将卵注入她的

体中。被寄生的幼虫仍努力地啃食着叶片、蜕皮、成长。直到终龄的最后一次蜕皮，她仍抱着飞行的希望，以蛹的姿态悬在枝干上，紧张地等待体内最危险的一次革命。除了毒蝶，静止的蛹期并无能与天敌进行一场公平的追逐，只能祈祷演化万年的伪装术，能使她们安全地展开羽翼，幸运地获得恋爱的恩赐。I.K.发现的这枚大凤蝶蛹，却是在幼虫期即已确定了她无法拥有羽翼。寄生蜂在她的蛹化期成熟，并夺取衰弱的大凤蝶最后一丝养分，最后吐出酸质溶解蛹，抛弃失去生命前，还一无所知的寄主。

她已经死了，在她生命刚开始的不久就已决定。

幸运，也有可能是很快就失去的东西。据说南美有一种蜂，雌蜂将卵产在他们的食物——一种蕈类上。当这些卵孵化时，幼虫便开始啃食自己的家。令人不愿相信的是，雌性幼虫卵巢的卵也会在不成熟的母体中成长、甚至孵化，于是这些幼虫便以母体为家，也以母体为食物，甚至从掏空的母体中涌出，与上一代争食残存的蕈。在多代的竞争下，被当作食物的蕈和蜂本身都所剩无几，只有少数的强悍者能存活下来，飞往异地寻找生机。这种蜂族群的生存，其实建立在残酷的资源争夺上。留存下来的蜂当然是极幸运的，但这只幸运的蜂能将子孙衍续多久？当赋予蜂生命的蕈类难以找寻，就有愈多的蜂以母体为食物。

I.K. 和 Larry，静静地看着手中那只死蛹。我还以为那个黑孔和周围的变色是她本来的斑纹咧。I.K. 说。

和蜂比较起来，或许这只未羽化的大凤蝶还是幸运得多。她毕竟是怀着某种梦想，或者说信念，死去的。这使得悬在枝干上的蛹，隐隐有着一种飞行的姿态。

Larry 说今年春节时他去看了黑面琵鹭，一路上都是摊贩，可以观看到琵鹭的附近，除了烤琵鹭，大概什么都有卖。我想当滨南工业区、七轻、美浓水库都建好的时候，这些摊贩就会改卖黑面琵鹭纪念马克杯，或者淡黄蝶 T 恤、手提袋。

人类，大概会以一种没有梦想的姿态，啮食自己而死去吧。

我的朋友 I.K. 迷上了昆虫的时候，正好是春雨开始淫漫的时分。这表示一个月后，我应该可以带他到城市之外，见识到一个早上轻易地遇到二三十种蝴蝶的林道。我的朋友 I.K. 迷上了昆虫，并且发现自己体内的某种力量开始蛹化的时候，也许就是从一枚死蛹开始的。



大凤蝶（雌） 摄于永和

## 大凤蝶

*Papilio memnon heronus* Fruhstorfer

是中、低山带蝶种，台湾最易见到的大型凤蝶，全台、离岛皆有分布。展翅约十二至十五厘米，前翅黑色，雄蝶后翅墨蓝，有丝绒光泽，雌蝶后翅则有白、红斑纹，但变异甚多，大致分有尾型与无尾型两大类。在兰屿的大凤蝶色泽鲜艳，常被误为红斑大凤蝶。幼虫食草是柑橘类植物，尤其是柚子树，是都市亦常见的凤蝶。

## 阴霾的华丽

如果你想站在一个看得到台北市的地方遭遇蝴蝶，我想四兽山是不怎么困难的地点。

大都会似乎都有着强烈的趋光性，像是恐慌黑夜。尤其是台湾，有一些外国朋友，总是赞叹台北的不夜迷咒——“像是能一直燃烧一样”。我从高中开始住到士林。没错，就在士林夜市里。当商店打烊熄灭霓虹的时候，炒羊肉、知高饭、海产粥带着暖意的灯泡就接着为街道打光，通常他们熄灯的时候，猪肉摊、菜摊和早晨叫卖童装的货车已经等着接手。从我们客厅的窗户看出去，从来没有真正地深夜过。

一直燃烧，总有某种物事会化为灰烬罢？

从象山望过去的台北，是正在成长的城市，而因为空气的关系，我们的视线总是伸展不到另一边的地平线。我从未在这里看过不夜的台北，但多次在大屯山及阳明山上看过满城灯火。

四兽山的步道这几年铺设得相当完善，几乎可以让你脚不沾

土地走完这四头伏在台北东方的山兽。这些脚不沾土的游客，总是带着手提音响、西点面包来这里，黄昏再回到不夜台北。我常常觉得，对他们来说，山间的生命与环境，都是为他们周休二日安排的赏玩郊游而存在的吧！

但四兽山的生命力，仍然安好地藏匿在没有道路的所在。那里通常必须经过阴暗的林地，随时有蚊蚋针刺撩起难忍的瘙痒，鞋底要感觉到苔藓抗拒踏踩的滑力。

即使不抬头，你知道红嘴黑鹇就在树冠上群聚，成群的绿绣眼，像装了感应器的箭矢一样，钻过相思林。而在林地下层，四处可见的棕榈科植物上，你总能发现紫蛇目蝶的幼虫。

不是你的眼光太敏锐，而是他们太耀眼。头部的突状肉角、黄绿色的蛇形身躯，像是穿上雨衣般地抢眼。由于他们的移动极度缓慢，当我将镜头贴近时，似乎看见的是一个定格。森林的底层，因为他的出现而逐渐明亮起来。

紫蛇目蝶其实是属于阴暗的蛇目蝶科。蛇目蝶科似乎就被认定是畏光的，甚至有一种腐败的气味。他们静静地停顿在湿地上吸水，或是在烂熟的果实上享受发酸的果汁。我从来没有尝试过以尿液诱蝶，大概是不能忍受近距离看着其他生物，吸吮着我体内排出的废弃物吧。



紫蛇目蝶 摄于老阡坑步道

蛇目蝶科多数没有印象中“美丽”的色调，且多数是近似枯木的焦褐，因此我想对蛇目蝶科成蝶食物的描述，显然带着对他们外表的联想偏见。像林地边缘热烈的草花，就常常可以见到小波纹蛇目蝶和台湾波纹蛇目蝶。紫蛇目蝶也有时和凤蝶争食着汁乳丰富的扶桑花，以及热烈欢迎夏季的金露花。但多数时候，他们喜欢停憩在树干上思考。合翅时，就仿佛一片干渴的枯叶；但当他们展翅时，翅背的紫色物理斑，就像镶嵌琉璃的水车堵，典雅而耀眼。那是一种源自于阴霾的炫目色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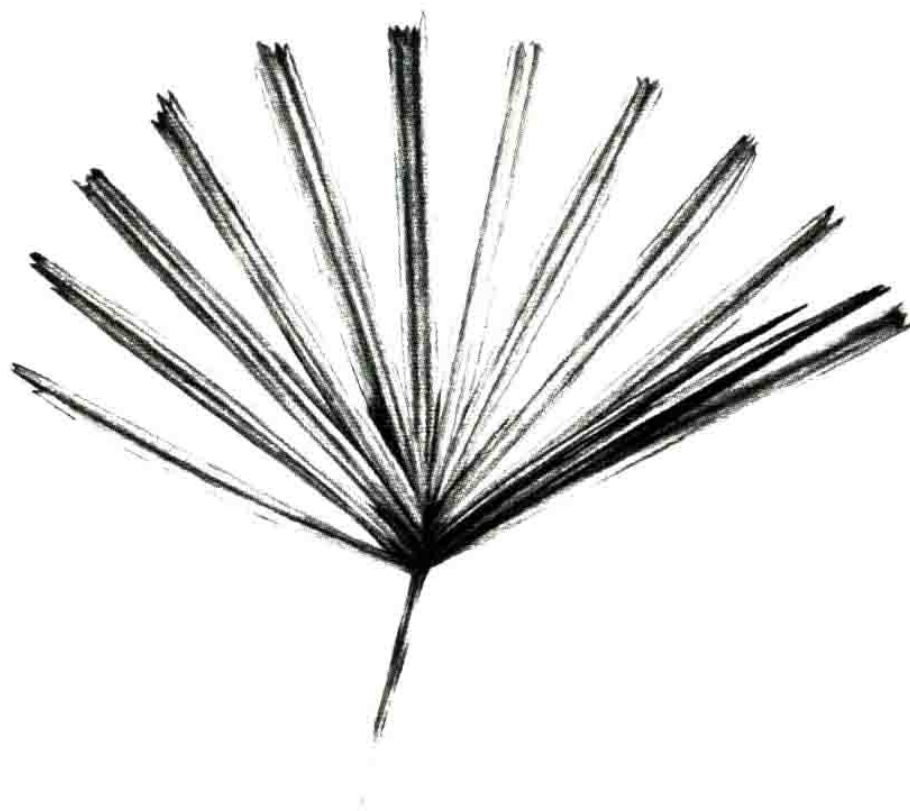
台北市在前后两任不同党派市长的推动下，夜间是愈来愈明亮而华丽了。灯会的时候，行道树被高温的灯河灯海所烧灼，人们则愉悦地争相推挤观赏对植物的烧烙酷刑。而著名的大型建筑，也被强制规定要以各色灯光展现风姿。我还记得第一次同步点灯的晚会，市长的手接触到象征性开关的刹那，不同地点的高大建筑，轰然一声地惊吓黑暗。也许市长没有考虑过，支持不夜台北的电力，是核分裂后，历经繁复的电缆而来。之后，还必须将核废料偷偷运到兰屿、或者第三世界贫穷子民的国度。

那也是一种阴霾的华丽，不，应该说是，华丽的阴霾。

三月在四兽山看见多次紫蛇目蝶的幼虫，那时树林刚从连续近月的阴雨里醒来。我没有遇到任何一只紫蛇目蝶的个体，但我

知道，四月就能发现在阴黯的林层中，华丽的紫色翅翼。

那是不用将其他物事燃烧成灰烬的一种，生命的发亮姿态。



棕榈科的植物常被用作庭园的布置，  
也因此紫蛇目蝶偶尔住进了城市。

紫蛇目蝶（蓝纹锯眼蝶）

*Elymnias hypermnestra hainana* Moore

蛇目蝶科，分布于全岛低山带，离岛亦可发现。是极美丽的中型蛇目蝶，幼虫以棕榈科植物为食草，所以在都市中也偶尔可见。成蝶喜吸食腐果，但也访花采蜜，展翅约六至七厘米。

## 忘川

接近午夜的时分，电话扯着我头皮歇斯底里地尖叫起来。大熊略带鼻腔共鸣的声音透过电传铜线，让我耳朵受到嗡嗡的音波的搔痒。

我也不晓得为什么啊，他说。

对于大熊无助的声音，我清楚地了解，自己几乎是一点忙都帮不上的。爱情是这么微妙而难解的程式，目前还没有人像牛顿一样替它找到一个定律。对一个局外人来说，失恋者只是想找一个错不在他的理由。

我上星期还打了几千块的越洋电话给她，突然间，就打电话跟我说要分手了。她那么远，我现在打电话她都不接，不晓得为什么啊。

我也不晓得。

妈的，打给你一点用都没有。

我一度排斥走离人工的石砌登山步道，转进树与树手牵着手，让出来的一个个神秘甬道。因为我知道，一趟走下来，我的汗味与上升的体温，将使蚊蚋朝我拥来，毫无顾忌地将我视为难逢的午宴。他们纵使冒着生命危险，肚子里流满温暖的血液而死去，也有一种饱足的幸福感罢。我厌恶油腻还带着人工香料味的防蚊液，阻挠皮肤让空气抚摸的机会。有一阵子则矛盾于是否要用手掌将他们拍裂，把自己的失血索讨回来。因为我信佛的朋友 P 说：他不过是吸你一点点血，你何苦要他的性命？

但我终究不是能舍的罗汉菩萨。我想，蚊蚋们也会同意我以手掌跟他们战斗，而不是化学武器。

然而要看到中大型的蛇目蝶，总不可避免要走进树林。

蛇目蝶是蝶中个性较为阴沉的一群。他们第一对足退化，飞行力强劲且轨迹多变。发现蛇目蝶的偷懒方法，是不断地走，当他们被惊起时，用你的双眼作为追踪雷达，千万不要轻易眨眼。因为他们往往和树木谈妥了契约，植物们已将颜色借予他们涂装在翅腹上。这使得他们多数时间冷静、专注、如一位入定的禅者，在某个阴暗处望着一株草沉思。但相较其他伪装者，蛇目蝶算顶机灵，他们不会入定到离魂丧魄，槁木死灰。当你进入警戒范围，他们会从你意想不到的方位遁飞而去。竹节虫则不然，只要你有

足够的耐心，直到你快将镜头撞到他们身上，他还是伸长了前足，完全以为自己已经是一截树枝，正等待春天来拉拔新芽。因为对这类动作迟缓的伪装者来说，行动反而可能招来危机与死亡。

蛇目蝶通常不会飞远，就在目光能及之处，冷冷地与你对峙。对他们来说，我是连电铃都没按，名片都没递，就打扰他们禅修的闯入者。在与我保持距离后，他们往往用未退化的四条腿缓缓地旋转身躯，以巨大而深邃的复眼，带着斥责的目光瞪视着我。那时我总感到，有一尾凉飕飕的爬虫从我的脊椎末尾往上攀绕。

我承认我被那种诡秘而略带恐怖的眼神深深地蛊惑，一再地，往树林的深处走去，而忘了蚊蚋刺吸口器的锐利。

J的声音，表示了她的双眼很有可能微肿着。她说，能陪我讲一下电话吗？五分钟就好。

J的男友是摄影家，像所有不甘手中的机器只为了拍美女或婚纱照的摄影者一样，他们酷爱花时间流浪，花更多的时间待在暗房；花钱搜购器材，花更多的钱将片显影出来。但总是希望婚姻来得愈晚愈好，甚至不要出现。J花了四年的时间，尝试去扭转这个习惯用观景窗去看世界的男友，但显然她失败了。

我像不存在于电话的这头，听了J五十分钟。

她的叹气声从话筒的那端沉坠而来，配上一句略带文艺腔的台词，谁叫我总是爱上，这种所谓有才气的人呢？

威尼斯画派的巅峰画家提香曾经以画笔讲述过宙斯与欧罗巴的故事。画中腓尼基王国的公主欧罗巴正侧仰躺在宙斯化身的白牛身上，像朝着远方陆上的女伴们求援或告别。这样的姿势，使她健美而丰润的肉体充满了动态的线条，青春的色泽。天空有持着弓箭的爱神，海潮中则是另一个骑着鱼背的爱神，他们都用着调皮而又带着祝福的眼神注视着白牛与欧罗巴。事件的起因即是他们将爱神之箭射中宙斯，使这位风流天神无法自拔地爱上欧罗巴。而宙斯为避开妻子的妒意，并希望松弛少女的戒心，遂想出一套周延的诡计来诱惑少女。他以她的天真为攻击点，化身为白牛走近欧罗巴与她的女伴。

当欧罗巴不自禁地抚摸着美丽的白牛，白牛便冷不防将毫无坠入情网准备的她载进无边无际的海洋，回过神来，欧罗巴已经被载到另一个大陆。宙斯在此获得了她完美的身体。当欧罗巴开始憎恶那头诱惑、劫夺她的白牛，直欲折断他精巧的牛角时，维纳斯出现告诉欧罗巴这一切都是天神宙斯的安排，她“幸运”地成为宙斯的情妇，大地将以她命名。那块宙斯与欧罗巴云雨之地，



玉带荫蝶 摄于八仙山

就是现在的欧洲。

画中欧罗巴的肌肤，流动着著名的“提香色”，就像丰美结实的稻穗。金黄的高贵质感，使得远方的彩霞几乎被我们的眼睛遗忘。虽然许多知名画家都画过这个充满激情、神秘与浪漫气息的故事：布歇、谢洛夫、克洛德……但只有提香画中，那双白牛的宙斯之眼，紧紧地盯着观画者。

散发出一种暴烈、诡秘、温柔又冰冷的气息。

蛇目蝶中体型较大，一走进树林就能遇到，而能够迅速唤出名字的，恐怕是玉带荫蝶，和相似种波纹玉带荫蝶罢。玉带黑荫蝶虽散居各处，但属少数民族，结识多少要有些运气；深山玉带荫蝶隐居云深之处，鲜少迎接俗客造访。于是，在假期被紧缩到只有一天的时候，在我脑中预期的大型蛇目蝶，总是玉带或是波纹玉带，再不然即是蛇目蝶中，拟态斑蝶的白条斑荫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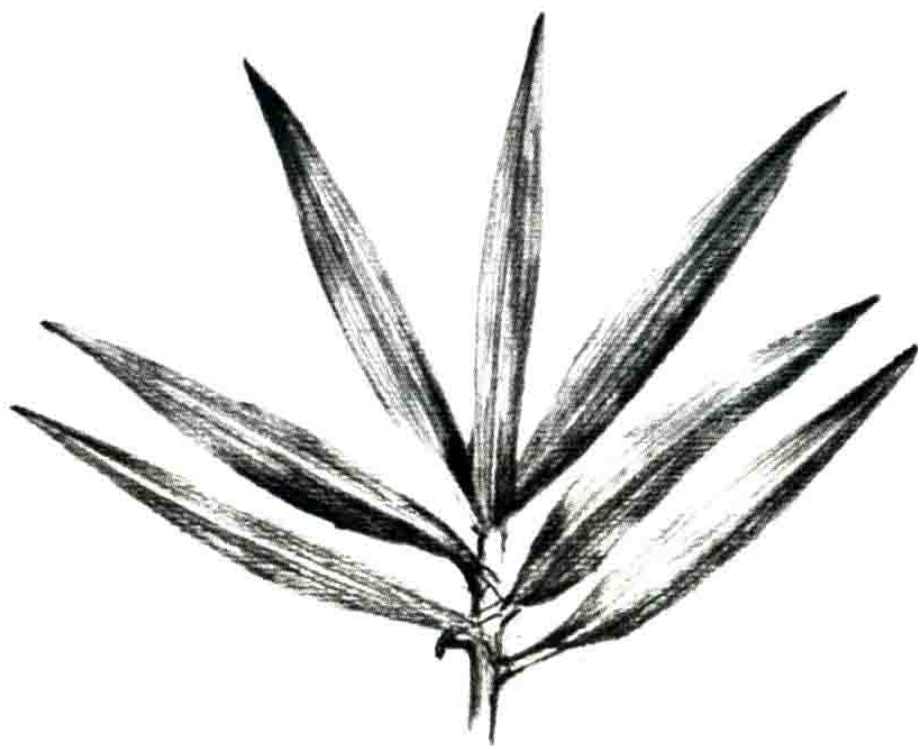
玉带荫蝶，总勾引我想起提香，金黄色的欧罗巴，和宙斯诡秘狡黠的眼。

当我第一次在石门附近山上，捡到衰老得斜立在地上的玉带荫蝶时，我的脑中既未出现提香色，也未出现任何浪漫的神话想象。可能是雨水与阳光最善于在生命的躯体上留下老化的注记，

他的鳞粉已残存无几。后翅上的棱角，未被磨平，而是裂分为齿状，宛如蒲扇。我能够想象，午后骤雨在重力加速度下化成一支支利箭，让他不及闪躲；树蜥以耐心换取来的全力扑击，不亚于虎熊；闯入人面蜘蛛连雨都打不散的精妙阵法，只好用全身的气力掌握难得的一丝破绽；何况，还有专门狩猎的鸟群。

她是一只雌蝶，而她的翅膀，已经衰老得无能违逆地心引力。

我一开始尚且小心翼翼地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但当我按下快门后就发现她已无能逃避任何一次致命的攻击，包括我无礼的



玉带荫蝶的恋爱由孝顺竹见证，  
并将子嗣托给他。

骚扰。她一次飞行前进的距离，肯定不及一旁一只体型纤细的赤蛙一次跃进的长远及勇猛。这时赤蛙却咯一声提醒我：她也曾恋爱过哩！

是啊，路过的绿绣眼插嘴，她也曾恋爱过，在几周以前。以她鳞翅的气味让雄蝶只会朝向她的方向前进，她的飞行曲线性感而挑逗，即使暗褐的翅翼，也如同闪耀着炫目的金黄。她也曾恋爱过，一株老成的孝顺竹见证，她就是将她的子嗣托给我的啊！

那时唯一可以吸引她的，是雄蝶一扇一合时，翅腹亚外缘那排精神的眼。

过了很久，我才在无意中发现，玉带荫蝶的种名，正是欧罗巴（Europa）。

被白牛载往大海的欧罗巴，后来为宙斯生下三个儿子。不知是否是过分暴烈的爱情影响了欧罗巴的情绪，其中米诺斯与拉达曼迪斯都成为阴府的判官。他们冷静、漠然而相信有绝对的标准，能将死去的灵魂一一分类。枉死的、作恶而死的、战死的……传说中的“哀悼原”，就是在阳间失恋心碎的人，死后的归宿。

我常常怀疑，欧罗巴算不算是恋爱过的人？在提香的画中，她显然并未给予那头破浪的白牛宙斯，一个热情的拥抱。她的双



白条斑荫蝶 摄于台北

腿双手微张，倒像如果她能像爱神们一样飞行的话，她会毫不犹豫地飞回腓尼基。

宙斯给欧罗巴的照顾是，以她命名那片大地，以她的儿子掌理冥府。如果有一件事称为“爱情”的话，欧罗巴是否会得意于她所得到的？或者，欧罗巴的爱情，其实是给了那头眼神温柔，又带着狡黠，让她欲折角而后快的白牛？而当白牛重新化回天神宙斯的身份时，金黄色的爱情已然黯淡。

玉带荫蝶又是在什么样的因缘下，继承了欧罗巴之名？

是因为她翅腹上那一排，不论你站在什么角度，都瞪视着你的眼纹？还是她前翅斜走，如月纹的白斑（传说中宙斯化身的白牛，额上就有一道月形纹）？

据说每个将从冥府转世的灵魂，都必须喝下冥府交界处的忘川（Lethe）之水，借以让他们抹却前世。那些从“哀悼原”而来的灵魂，愿不愿意用这里流动的洗涤记忆之水，让他们因爱情而破碎的前生，付诸东流？还是仍旧希望保存那种刺痛酸麻的椎心之感，以免（或希望）下辈子再蹈覆辙？

过了很久，我才在无意中发现，蛇目蝶中原来有一个庞大的属族，名曰忘川<sup>①</sup>。

我时常羞愧于自己总无法将我的朋友，拉出“哀悼原”。我总是不知所措，甚至有时听他们的抱怨，感到昏昏欲睡。我想我顶多像米诺斯，给予一个自以为是的判决。

当大熊与J打电话给我时，我很想告诉他们关于欧罗巴和玉带荫蝶的故事。一个爱情操纵在他人手里的美丽女神，与一种以女神为种名，以忘川为属名的蛇目蝶。我不晓得欧罗巴若仍为凡人，当她死后将转世之前，她愿不愿意喝下那瓢忘川之水，忘却腓尼基，忘却健美的白牛，忘却至高无上的天神宙斯，忘却爱神射中宙斯的那柄箭，我不晓得。

玉带荫蝶的爱情显然简单得多，他们飞行、恋爱、产子，而后衰老、死亡。如果有属于玉带荫蝶的忘川的话，我想他们想痛饮而忘的，是唯一会将森林换算成金钱，而火焚、斤伐的人类。对玉带荫蝶来说，没有森林，就没有爱情，没有森林，就只能堕

---

① *Lethe* 属，台湾拟黑荫蝶（巴氏黛眼蝶）；雌褐荫蝶（曲纹黛眼蝶）；深山荫蝶（柯氏黛眼蝶）；白尾黑荫蝶（大幽眼蝶）；玉带荫蝶（长纹黛眼蝶）；阿里山褐荫蝶（李斑黛眼蝶）；深山玉带荫蝶（深山黛眼蝶）；大玉带黑荫蝶（台湾黛眼蝶）；玉山荫蝶（玉山幽眼蝶）；波纹玉带荫蝶（波纹黛眼蝶）；鹿野黑荫蝶（圆翅幽眼蝶）；玉带黑荫蝶（玉带黛眼蝶）。

人“哀悼原”。

我有时一个人，蹲在竹林间，等待倏忽离去的玉带荫蝶再回转。我从未使用尿液，或腐果欺骗他们接近我。我只希望，他们愿意让我在一尺左右的距离，与他们眼神相接。

所有 Lethe 属的蛇目蝶们，都有一种阴暗而孤独的特质，一种介于哲学家与巫师之间的特质。当他们消失在林中时，我总是恨为何身为嗅觉、视觉与听觉都如此驽钝的人类，竟无法察觉到他可能正在我背后的冰冷眼神。因此，在进入林中，寻访蛇目蝶的过程中，如走入黑甜乡，往往等我回神过来，时间已蛇般滑溜而走。而黄昏时的玉带荫蝶或 Lethe 属们，并不像其他已找寻到过夜处的阳光蝶种已隐匿，却还在更深处的林间诱惑着我。

我突然似乎有点领悟到，爱情、欧罗巴、忘川之间的微妙线索。

大熊现在看来安然无恙、工作如常；J 则在最近，将与新恋人结婚。如果有一天，他们又困于“哀悼原”，被米诺斯紧紧看守住，而打电话给我的时候，我也许会说：走罢，我们去忘川。

在森林里。

玉带荫蝶（长纹黛眼蝶）  
*Lethe europa pavidata* Fruhstorfer

蛇目蝶科，是分布极广的低山带蝶种，除低温月外皆可发现，以北部较多。性喜阴暗，嗜腐果、树汁、动物尸体，有地域性，黄昏时的活动力较强。雌蝶前翅有白色宽斜带，雄蝶则为茶褐色。展翅约五至六厘米，前后翅亚外缘有不规则眼纹斑。幼虫食草为禾本科的各种竹子。

## 学习睁开眼睛

“学校里有蝴蝶吗？”

“有啊，怎么没有，从九月到十一月我看过的就有十四种，一定还不止。”

同学的表情像怀疑的狐狸。

事实上，校园里的蝶数虽然不多，但台湾凤蝶科中最大型的大凤蝶时常可见。几乎只要是晴天，气温不致到让人套上薄外套就有机会和她偶遇。不知为什么许多人看不到这展翅十余厘米的巨蝶，是把全身漆黑的她当作颠倒昼夜的粗心蝙蝠，或以为是蓝墨色翅的飞鸟？

或者，根本未曾睁开眼。

校园中另一种绝对能引人目光的蝶种，是蝶类中的向日葵——孔雀青蛱蝶。她展开的前翅是不起眼的暗褐色，而后翅则呈现逼人的浓蓝色光泽。强烈明亮反差，加上后翅浑圆的眼纹，细腻与张狂并列的构图让人想起传统戏剧的脸妆。她总在向阳空旷草地

上现身，逼视炫目的阳光。

而当她合翅时，翅腹面的枯叶纹便遮掩住浓艳色彩，随即隐身入苍茫草海中。直到脚步逼近，才因我的侵入而懊恼地掉头离开。然而她总是在不远处又停下回过头来，始终与不熟识的我维持一段距离。

我们总在固定的距离之外，刺探彼此的声息。

根据滨野荣次博士的观察，她是产卵在枯枝或石块上的。这也使得她的幼虫食性成谜，总不可能是吃石头或枯枝吧？至今尚未有一位或一组生态观察者，能日夜监看石块或枯枝上不动声色的生命，而追踪到她的食源。

人们在许多地方仍在尝试睁眼。

对人们来说，两种双子叶植物的初芽是极难分辨的专业课题，然而对蝶来说则是庸人自扰。她们用与生俱来的嗅觉与感官，准确无误地抓住丛林里支持生命的第一根浮木。植株和幼生昆虫们形成跷跷板，美浓黄蝶与铁刀木的争战便是教材。每年铁刀木树几乎都要被黄蝶幼虫“消灭”，却又在隔年来春重新伸展枝叶，迎接另一个黄蝶祭的大发生。只有人力所制造的伟大水库，才有足够力量击毁这种动态平衡。

我常想，当我们指斥对柑橘树进行环状剥皮的薄翅天牛为害

孔雀青蛱蝶 摄于东眼山





孔雀青蛱蝶总在空旷草地上现身，追视炫目的阳光。



虫时，似乎已将自己视为造物主。上帝似乎并非只为人类创造柑橘树。天牛与柑橘凤蝶，难道不是上帝的子民？

单替人们生产丰美柑橘而被豢养的树，恐怕也渐渐失去在丛林里与天敌搏斗而生存下来的骄傲吧？他们身上涂抹剧毒，于是便只好孤独地站立。并再也无法感受到，当一只嘴馋的绿绣眼将他们的子嗣遗落在泥土上时，那种延续生命完成的快意。

孔雀青蛱蝶，显然还努力地保守她传递生命的秘密。我无意也无能揭发。对我而言，能在女舍前草地和她相遇，已是几天来最大的惊喜。这使我坐在修剪整齐的草地上，还能幻想某处绿意中，她的下一代正在等待时机。

在校园里我记录下与孔雀青蛱蝶的数次艳遇中，都是独自散

步的哲思者。对她们我不必像对红纹凤蝶般谨慎地跟踪，因为在短时间内她极少离开踱步的这片草地。只是偶尔有台湾纹白蝶误闯，她们进行强悍驱离时，会稍稍离开领空。

我时常狐疑为何文学院里那丛秾艳的马缨丹极少有蝴蝶造访？或许是在四方都是水泥围墙建筑里进食，容易使她们消化不良吧？习惯大草地广阔视野的孔雀青蛺蝶，是无法在那么小的草地花丛里任性舞动双翅的。

学校里有蝴蝶吗？

在来往于一餐与各学院之间高声谈笑的同学眼里，我不过是独自蹲在初秋草地上的傻瓜。

### 孔雀青蛱蝶（青眼蛱蝶）

*Precis orithya* Linnaeus

是低山带蝶种，也是散布在台湾和离岛地区的常见蝶种。常在草坪上沉思，平展翅翼接受阳光。当他把翅膀收起时，却又有拟态枯叶的效果。展翅约五至六厘米，后翅末端有大眼纹，前翅翅缘亦有两枚眼纹，但眼纹常随气候发生变化。雄蝶具有华丽的蓝紫色。幼虫食草可能是爵床，但仍不甚确定。

## 野桐开放

台湾黑星小灰蝶，是从野桐花苞开放出来的。

遇到台湾黑星小灰蝶，通常是有着幸运金黄色的午后。你必须从路旁显得慌乱的冲绳小灰蝶群里，找到一旁伫在较高草花上出神的她。后翅腹面上，那五个星布圆黑点，使得她容易与其他的小灰蝶辨析出来。那是她背负的胎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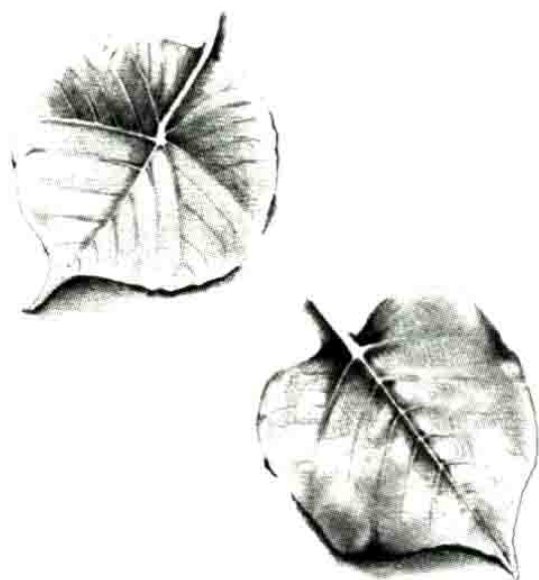
然后就望着她锦扇的翅翼，弧状开放的淡青色出了神。

我至今无缘看到她的幼虫的姿态。据说她们通常以大戟科的几种植物为食草，像一尾无翅的蜂，把头部潜入摄食野桐的花穗、花蕾。但成蝶并不难发现，在低山带森林缘线的丛草间，她们都不吝惜从我们的眼角掠过。比起如同一群孩子玩闹的冲绳小灰蝶，她的性格更早熟了点。如果不留意地走过林地边缘，常被冲绳小灰蝶的圆弧飞行吸引，而漏失了她们更显耀目的翅背。其实，在低处发现她们是颇为难得的，或许是因为，她们习惯飞得较高，却又不如绿小灰蝶属那样傲然地不屑阴暗，厌弃人群。

没能发现她们，只是我们习惯了从我们的高度看世界，却极少抬起头来，注意到树梢附近，那些仅仅三五厘米的华丽宝石。

每回发现她，不知道是心理错觉还是真实，我总感觉闻到野桐花那种隐藏得近乎不存在，却又让嗅觉无法忘记的香气。或许，因为她是“吃花”长成的缘故吧。过去我们总要以为所有的蝶都是食叶度过幼虫期，一如我们以为蝴蝶就必然是访花的美丽女子，却忘了占有极其多数的荫蝶与蛱蝶，更迷恋腐烂的果肉汁液，甚至是动物粪便。生命的背后，或许总有某种阴暗存在，只是我们不愿、也不忍直视罢了。

如果你在野外遇到即将开放的野桐花，不妨轻轻地将眼光探到花苞的深处。或许，你会幸运地发现，那是一朵即将绽放台湾黑星小灰蝶的青春生命。



台湾黑星小灰蝶以血桐（左）或野桐（右）的花苞为食。

台湾黑星小灰蝶（黑星灰蝶）  
*Megisba malaya sikkima* Moore

是分布在全岛低山带的普通蝶种。当其合翅时，可看见翅背面有五个星布的黑色斑点，尤其后翅上缘的黑点非常明显，这即是他命名的由来。较喜在高空飞行，幼虫以大戟科的野桐、血桐、穗花山桐的花、果实为食，展翅约二点五至三厘米。

### III



囚在捕虫网中，等待观察者辨识的蝶，  
心情或许像一张濒于拉断的弓，  
判别他们真正的学名，  
对想要结识其他生命的我而言，  
意义究竟是什么？

或许，我已经忘了，结识生命，  
应该更近于一种由陌生、紧张到难以割舍的，  
近似恋爱的姿态。





豹纹蝶  
蝶手花蓬铜门



## 魔法

与蝴蝶相知的日子久了，我才渐渐了解，他们对带着手提音响或专程到山上吃小吃、野菜的健康游客，是多么地痛恶。

琉球青斑蝶告诉我，假日他只愿意高飞；端红粉蝶说，那摊药头排骨，正好压住了一丛丰美的马缨丹；乌鸦凤蝶则摇摇头，收起背上奥妙的星图，往深林飞去。

几年前我到台北县一处著名禅寺时，转进山径还能清晰地听到泉水滴落的声响，现在已经塞车到需要义工指挥交通。从山下到禅寺，沿途有卖山药、草茶、臭豆腐、椰子水、甚至童装、领带、内衣裤的小贩，他们将山道略为宽敞的地方灌上水泥，然后以竹枝和防水帆布撑起一片空间，便开始营业。早觉会的朋友没有问五色鸟的意见，便将他们经常登台演唱的相思树伐倒，盖起球场来了。在桃园石门山附近，我曾经看过一家人开着旅行车，后座载着整套的影音设备：电视、伴唱机、音响，就在林边围坐车旁，唱起歌来。



台湾双尾燕蝶 摄于新城七脚川溪上游



三星双尾燕蝶 摄于富源

人们不听各种鸟群不输布农族的八部音合唱，径自放大音响高歌，或一边健行，一边塞着耳机听广播；人们来锻炼身体，却不让土地磨练脚劲，而自备了健身器材，眼睛盯住羽毛球这种无生命的飞行物。

这个道理，红嘴黑鹇想到头发都竖了起来，还无法参破。

我也有始终无法参破的地方。比方说，三星双尾燕蝶，是什么时候开始，学会摩挲他们的尾突，以使一只兴奋树蜥的全力一扑，徒然扼腕？

三星双尾燕蝶不像红边黄小灰蝶一般，经常散步在路旁的鬼针草花上。他们总像隐士一般，群聚成一个桃花村，而极少离家。如果你发现三星双尾燕蝶，可能会在附近发现整个部落。也许因为隐居太久，当他们吸蜜时，对外来的我并不甚戒惧，使得我可以从容地从后翅基部第二列的三个星点，辨认出他们与台湾双尾燕蝶间的差异。

三星双尾燕蝶有吸引你一个下午的蛊魅能力。除了纵横交错的斑纹，使得他们看来像幅现代绘画外，那两对可爱的尾突，配合后翅末端的红斑，及弧度特异的翅形，乍看之下，往往有两蝶正在交尾的奇趣。这种视觉上的错认，与心理学家创造出的图像魔法，都让我们有被愚弄的尴尬窘迫。

从拥有翅膀开始，三星双尾燕蝶就时时摩挲他们保命的尾突，像魔法师挥动魔杖。每一次表演，都兢兢业业，深怕出错。他们的魔法，是父母传授，为了障蔽猎食者敏锐眼睛而设计的。或许，称不上设计，只是在漫长如冰河移动的时间中，经由族群不断丧命、试验，幸运地钻研出一种可以保命的戏法。

除了以尾部拟态头部外，他们的飞行速度恍如隐身术。在静止瞬间即可集聚全身动能，出现在另一朵鬼针花上。预测三星双尾燕蝶飞行的方向，便是一种极其累人的颈部运动，它可以让你忘记正午鞭答着万物的阳光。

他们另一个颠覆一般人对蝴蝶习性的了解，是幼生期并不摄食植物，而可能是与擎尾蚁共生。擎尾蚁饲养他们，以便取得相对报酬的排泄乳汁，以抚育自己的子孙。擎尾蚁显然不以屠宰“家畜”维生，他们且在饲育的幼虫成熟时，以祝福的眼神让他们离开蚁巢，与春天见面。或许，蚁群们交碰触角时，总在互相传递着这样的讯息：生命的运行，是彼此需要，而不是独占或相互隶属。

三年前，我第一次在石门水库附近的步道旁，拍下了第一张三星双尾燕蝶的照片，这些年来，虽然也常其他的低山带遇见另一些族群，但每隔一段时间到石门附近的山区走动，我

都不忘探望一下那个首次让我迷恋的三星双尾燕蝶聚落。那里极好辨认，因为快接近时，会有一群黑脉桦斑蝶以橙红色的翅翼，不断点燃一排排的紫花藿香蓟，然后张开翅翼垂悬在花朵上，仿佛路标。

几周前，我却“失其径”了。那天下午，阳光像是要把人身上的水分，一口吸干。几排香蕉（或芭蕉）的幼株，告诉我，人们施展了魔法，即将把这里变出一畦漂亮的果园。

没有擎尾蚁和三星双尾燕蝶的美丽果园。

三星双尾燕蝶（三斑虎灰蝶）  
*Spindasis syama* Horsfield

是遍布低山带的小灰蝶。数量以南部较多，雄蝶前后翅背基部有紫色光泽，合翅时后翅腹面末端则形成伪装的头部。尾突共有两对，根据国外相似蝶种的研究，他“可能”是和擎尾蚁之类的蚁族共生，或以蓼科的皱叶酸模为食。展翅约三至三点五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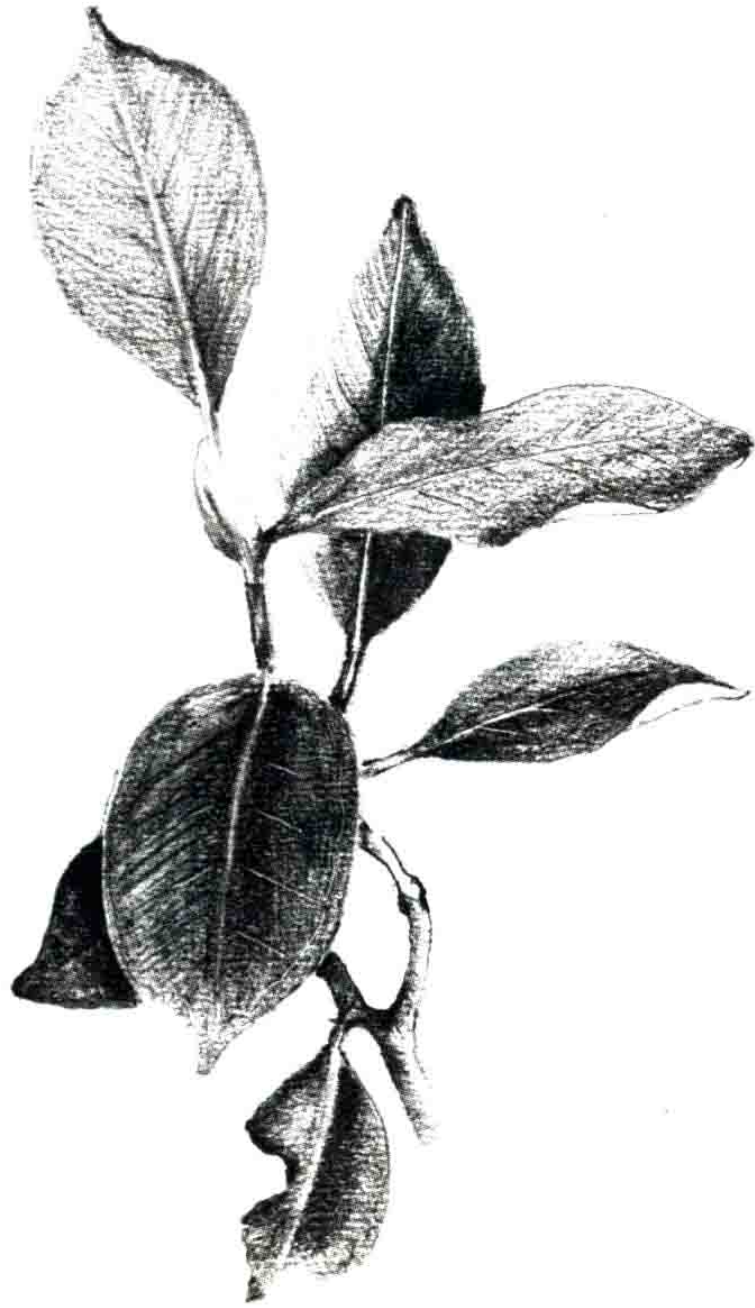
黑脉桦斑蝶（虎斑蝶）  
*Danaus genutia* Cramer

是低山带最常见的斑蝶种类之一，离岛亦可见踪迹。橙红的底色配上黑色纵斑，是极美丽的普通蝶种。飞行缓慢，但能利用气流进行滑翔（这似乎是斑蝶科的专长），而进行远距离的飞行。食草为萝藦科的马利筋，展翅约七至七点五厘米。

## 地图

史蒂芬·伏格在《猫掌与弹弓》这本讨论人类与自然设计优劣的有趣书里提到：上帝创造的自然里，直角是极少数；但在人类创造的文明世界里，却对直角情有独钟。这点醒了我过去未曾注意的环境中，确实，自然界以柔软的圆弧或渐变的线条来承受压力与环境的震荡，而人们则以直角来增加空间并便于安排秩序。这有点像同是二分，以正方斜角切割，或如太极以动态线条分划的差异，其中的优劣殊难论定。一度中国以这套贴近自然构造的形上思想创造了文化的高峰，一度，西方以他们准确、精湛、尖端的技术，让中国的自信像一只没绑紧的氢气球，迅速萎顿。

我是一个不习惯带地图出门的人，但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地图毕竟可以让你有一种“如鸟”的视野。如果你手上有一幅有山有水的城市地图，正好可以印证伏格的说法，山脉即使傲岸，在地图上也呈现如柔软的波浪；除了人工河渠，河流或海岸，也总是静静地蛇伏着。



翅面布满纵横路线地图的石墙蝶，  
以桑科的 *Ficus* 属为食。



石墙蝶 摄于东澳

而城市则以格状的结构棋布成一个锐利的多角形。

许多人一开始都不相信石墙蝶是一种蝶。他的翅缘崎岖，像一枚极薄的、几无重量的岩片，这或许是石墙蝶在中国古名“岩胥”的缘故。方旭在《虫荟》中根据《正字通》说“蛺蝶一名胥”，但这个蛺蝶和我们今天的蛺蝶意义不同，方旭说“蛺蝶或作蛺蝶，即蝴蝶也，四翅有粉，好嗅花香，以须代鼻”，显然是泛指所有的蝴蝶，以须代鼻，不知是观察时不明所以的洞见，还是确实掌握的生物常识。

蝶翼面石纹纵走斜裂，又仿佛是一幅纸绘地图。地图上，道路纵横、缠结，隐隐尚可见平原、山脉、河道与海岸。对石墙蝶来说，翅面上如地图的纹痕，在山谷裸露地、溪谷或树冠上便化为一种隐身涂料，目的是诱使敌人的眼睛迷路。

石墙蝶是个性颇为闲适的蝶种，他们不像青斑凤蝶总在张皇赶路，也不像琉璃蛺蝶忙着驱赶进入他领空的不明异物，更不像波纹小灰蝶闷着头乱闯。他总是轻灵地扇动翅膀，滑到石岩或树梢闲坐半天。

即使背了一幅地图，石墙蝶似乎也不急着查看，像极了雪夜访友，乘兴而行，兴尽而返的王子猷。

这也使我每回看到石墙蝶，呼吸都为之舒缓下来。

伏格在行文中，提及自然技术在进步上的缓慢，及人工技术常可高效率前进的差异性。自然界依靠歧变后的淘汰进行演化，是保守的设计师；而人类能够预测失败，而提前避开风险，缩短尝试的行程，是高效率的追求者。

人们总是积极地、紧张地在求取进步。

这使我想起格雷厄姆·格林在他的小说《节省一天》中，描写的那个（或说每个）想要用搭飞机节省一天的主人翁，最后却不晓得他自己省下来的二十四小时，要拿来做什么。“我问你，他节省一天，或者你节省一天，到底有什么用呢？”人类远远超越其他生命进化历程的快速跨步，除了给人们带来便利外，那些多棱多角的发明，会不会刺伤了其他生命，或者，我们自己？

欧阳峤晖教授曾在一次演讲中，提到生态都市的发展策略。他认为都市应该修正为圆弧结构，因为方形结构的道路，将囚死风的流动，而使得热岛效应增高。圆弧形的街角，则让出空间，使得风能多方穿梭，自由来去。

即使有了冷气，我们还是期待出门时遇到一阵风呢。

风，也许就是一只背着地图，潇洒飞过的石墙蝶所带起的。

### 石墙蝶（网丝蛱蝶）

*Cyrestis thyodamas formosana* Fruhstorfer

是分布于低山带的普通蛱蝶种类。都市中并不常见，但都市近郊的低山带则可轻易发现。有吸水的习性，飞行时常以滑翔的姿态盘旋。由于翅背、翅腹布满黑褐线纹，仿佛纵横交错的公路线，故又被称为地图蝶。食草是桑科的 *Ficus* 属：如糙叶榕、无花果等，展翅约四至五厘米。

## 活埋

我一直觉得，油菜花是学校周围最生命的象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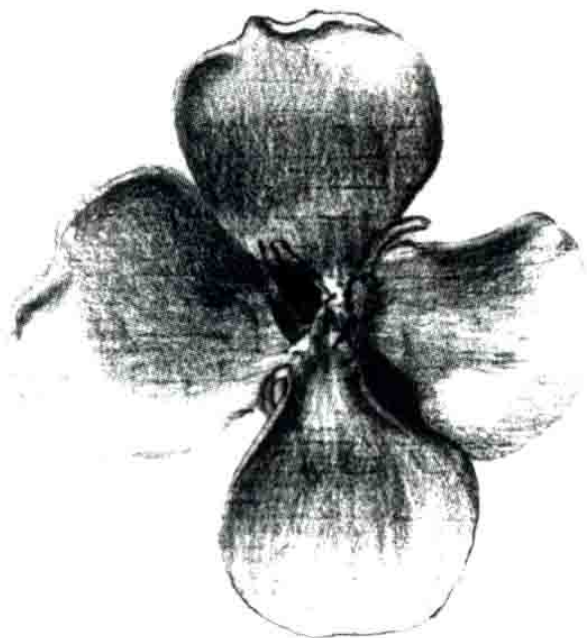
一九九八年我曾住进学校后门穿过消夜街，通过下坡后那片水田旁的小路尽头，开始和活在文字中的王渔洋虚拟交谈。有一段时间，我习惯写到清晨，然后骑单车去买早餐。

那时，我结识了小路右边嚣张的长柄菊、午时花、大飞扬草，追随阳光的台湾纹白蝶、必然独立在电线杆上的大卷尾，和在田埂、排水沟里觅食，偶尔被惊起的小白鹭与黄头鹭。在略微蓝调的空气里，九月的丰垂稻穗，随即在收成后被焚烬，将水田烧成一块块焦黯的旱裂。十二月才开放，一月格外汹涌的油菜花，在年后已被锄入土中，埋葬成稻苗的生命根源。二月时，田中尚未储水，只在其中的一个角落，用粗布覆着一区苗圃。三月底，田已漫衍成湖，稻苗成列，埂上还留着少数几丛被遗弃的多余苗株，尚青翠地生命着。

油菜花似乎是稻苗的前世。



台湾纹白蝶 摄于台北



纹白蝶带着油菜花赋予的生命  
飞行到周遭城镇，羽翼上仿佛  
还扇动着油菜花的芬芳。

大约我们的皮肤感受到冬天的时候，油菜花籽就被散播在收割好的稻田中。在碰触到冰凉的土地时，她们已然预视到自己将被活埋的命运。被活埋之前，她们的开放，总是召唤了冬季跨越到春季的一波纹白蝶的高潮。橙黄的油菜花上，仿佛是飘起的蒲公英般的、轻盈的纹白蝶身形，使得整片田都生命起来。让人感觉不到，月前四处都弃满稻梗的残躯。

这些纹白蝶带着油菜花赋予的生命，飞行到周遭的城镇，羽翼上仿佛还扇动着油菜花的芬芳。对一般人来说，纹白蝶太容易见到了，简直就是提起蝴蝶的第一印象；也由于太容易见到，她们总不如凤蝶科能引起人们的赞叹，而受到几乎是轻贱的对待。

但每回我看到纹白蝶，总就唤起我记忆中一九九八年那片陪我写过论文的油菜花田，一种等待被活埋的激烈绽放。

在学校的这几年，恰好也遇上了几方草坪被建筑物消灭。总是为了纪念某些人，就必须盖个纪念馆，然后谋杀掉一块可以生长生命的土地。现在我住的房子后方的苦楝和相思树，也为了因应学校渐渐膨胀的人口，准备建新的出租建筑，而使我失去了早晨以他们为窗帘的幸运。在春天将尽时一路摇曳送我回家的紫白苦楝花，和提供赤腹松鼠从窗边窥探我的相思树，逐一倒下，然后在墓碑似的建物前，哀伤地死去。

那两只总在八点钟左右出门准备餐点的松鼠，搬到哪里去了？

几天前骑车经过消夜街缝下的道路时，又感到冬天的气息紧迫而来。油菜花应该已经下种了吧？只是记忆中，曾经广阔到可以担负数百只纹白蝶飞行的田地，已经被切割为岸，中间建起了修车厂。我想一个月后这一代的纹白蝶仍然会发生，只是飞行时必须避开，仿佛坟场般，废车一辆叠着一辆的水泥广场。

我想，有关油菜花，有关我的记忆，或者，有关这片土地的某种物事，必然有一部分，因为某种原因，被活埋了。

### 台湾纹白蝶（缘点白粉蝶）

*Pieris canidia* Sparrman

是最常见到的蝶种，从平地到中、高海拔，皆可以发现。幼虫以十字花科植物为食，因此在冬季油菜田开花前后，就可看见成群的台湾纹白蝶发生。生命周期约为三至四周，和日本纹白蝶的差异在其后翅缘有黑色斑纹。展翅约四至五点五厘米。

### 日本纹白蝶（白粉蝶）

*Pieris rapae crucivora* Boisduval

可能是由蔬菜进口时引进的蝶种，非常普遍，幼虫以十字花科为食，特别喜爱甘蓝菜。在分布高度上较台湾纹白蝶略窄。最早的记录为楚南仁博的标本，为台湾农业试验所藏（一九三三年三月八日）。习性与台湾纹白蝶相近，因此成为互相竞争的蝶种。后翅无黑斑，体型与台湾纹白蝶相近。

## 国姓爷

一九九四年的夏天，我曾经来到南投县的国姓乡。

前夜在台中棒球场看了一场味全龙对俊国熊的球赛，晚上便靠在台中车站的候车室座椅上休息。一直未能入眠，直到清晨六点多，又踱到车站附近的速食店趴睡。直到清醒了些，我便租了一辆机车，毫无目的地出发。

那阵子我迷恋这种邈邈的旅行方式，现在回想起来，其实可能只是钦羨一种独行的骄傲罢了。国姓乡在我想象中是一处平凡的村庄，纯粹是地名恰巧吸引了我的机车。而我的机车，又恰巧经过了往天冷路旁改建中的“护国宫”。

护国宫供祀的，正是国姓爷。

永历十三年（一六五九）初夏，郑成功率着“戴铁面，着铁裙，配斩马大刀，并载弓箭”（夏琳《海纪辑要》）的铁人军先克瓜州，随后朝镇江催动风卷残叶的攻势。杨英《从征实录》记载是役杀得“虏骑过沟者死于沟，过河者死于河，自相蹂踏，

人马异处……”明朝维系政权最倚仗的一支武力——郑成功军收复了四府州二十四县。眼见与清军隔江对峙的局面即将形成，可叹他在南京一役中了缓兵之计，胜负情势顿时转易。郑成功决定弃长江，转返“思明”（厦门）。就在那一年，何斌将台湾地图呈予他，陈述原住民与荷人的紧张关系，及鹿耳门至赤崁城边水路的变易概况。没有人知道这时郑成功是否已经决定夺取台湾作为根据地，根据《台湾省通志》中一封该年成功写给荷兰太守 Frederik Coyett 的外交信函，他还轻松地说：

台湾瘴疠孔多，草昧未开，得之安用？

翌年六月，郑成功在军事会议中，首次将攻台的战略披露。永历十五年（一六六一）正月的军事会议中，郑成功为攻台的计划与漳泉子弟出身南将吴豪、黄廷针锋相对；但得到北将杨朝栋、马信的支持。他最后弃熟知地理海战的南将意见不用，而采用对台湾极为陌生的北方将领的意见。是真如张莢所说，南将有留在故乡经营商业的私心，所以成功也就不接纳经过利益考量的战略，还是南京一战中，成功的致命自信心再度发作？无论何者，这个军事会议可能根本是形式，成功早有定见。当他整军预备攻台之

时，浙中义军领导者张苍水曾苦求留师思明，质问：

中原方逐鹿，何暇问虹梁？

攻台之议，充满了人性的臆想与一定时距外远观历史的迷濛美感。

永历十五年十二月十三日，郑军于今台南东门圆环接受荷军投降，祭告山川神神祇。成功在部将各有所思、出发前士兵大量逃亡、宁靖王朱术桂不予支持、未获日军奥援的状况下，取得台湾。

护国宫就位于往惠荪林场的路旁，远方是站成数排作为地界的高瘦槟榔树。我坐在路旁一块水泥残柱上，想象这里曾是亚热带溪谷的时光。那时沿着北港溪，必然掩漫绿衣：树蕨末端的新生叶宛如张爪的墨鱼朝向天空；最底层的草本植物、灌木丛与阳性的常绿乔木将地表有层次地包裹起来，使得雨水必须溜滑梯般降落，欢呼着潜入地底；山刈叶与食茱萸枝繁叶茂，伏石蕨纠缠附生，正榕勒缠着宿主，像一对对缠绵的恋人。所有的植物尝试选择他们得以适应的土地张开手臂拥抱或闪避阳光，然后静静地等待，依靠他们身体生存的生命，将他们的子嗣传送到远方。

放眼望过去的“绿”意味着复数，意味着自由。

溪畔的湿地可能栖满了青带、青斑、乌鸦凤蝶、双尾蝶及各种杂处吸水的蝶群，像一场盛大的午宴。偶尔紫啸鸫不请而来，像一道紫色的惊叹号；有时一头渴着喉咙的山羌，踩着碎步而来，遂将蝶群刮起。抬起头来，漫天的蝶遂被误为是落叶的季节提前到临。随后，蝶群又在四周草蝉的鼓噪中，眷恋地重新覆盖于土地之上。

没有一株树被修剪，没有一片叶没有虫啮的齿痕，没有一眼可以望穿的空洞辽阔，没有柏油道路，隔绝两方生命的恋爱。

但这样的景色，已属于数百年前的午后，属于历史。

一路骑车而来，整个下午，几乎只遇过漫舞在芥菜、白菜、大头菜田中的台湾纹白蝶。数百年来，“绿”似乎被人类驯化了。缘着坦阔的路面两旁，是排列得极为齐整的菜圃，连远方的山腰，都被同一个层次的绿色霸占——那里或许种植着某种果树罢。果园里往往铺着胶质布幕，以防非经济作物冒出头来。放眼望去，几乎所有的植株都是为了兑换金钱而生长，而不匀称地肥硕着。他们勉强支持着因哺乳过度而垂着的果实，看久了，竟金光刺目，而让我有疲惫的微酸。

我一路骑来，总算在近午遇到一只小紫斑蝶（埔里紫斑蝶），



小紫斑蝶 摄于士林官邸

而微感兴奋。像是被他拖着走的玩具车，跟随着他，偶尔因他滞空停步或迂回绕飞而超过他，只好缓缓停在路旁，像注视着情人般等他以波浪的姿态泅泳而来。人类控制速度的能力，远远不如钻研飞行已上亿年的蝶，倘若我像他以落差极大的速度骑车，恐怕早已晕头转向。我一路跟着他，直到接近石门村的时候，他才因追赶一阵疾风，往山谷的另一向离去。或许，那个方向他可以幸运地遇到野生的，可以抚养他下一代的马来藤吧。

我翻开随身带着的图鉴，找到这种因体型较小，而较易与其他紫斑蝶属区分开的紫翼斑蝶。他们其实不只产于埔里，全岛的中低山带都很容易发现。和所有的紫斑蝶属青斑蝶属一样，冬季有迁移到南方山谷避寒的习性，因而成为台东越冬型蝴蝶谷的主要成员。食草以桑科的几种植物为主，学名是：

*Euploea tulliolus koxinga* Fruhstorfer

koxinga ? 国姓?

我停在护国宫前，在这个无风的午后，我似乎听到了三百年前，行军至此的郑氏军队，肃杀的脚步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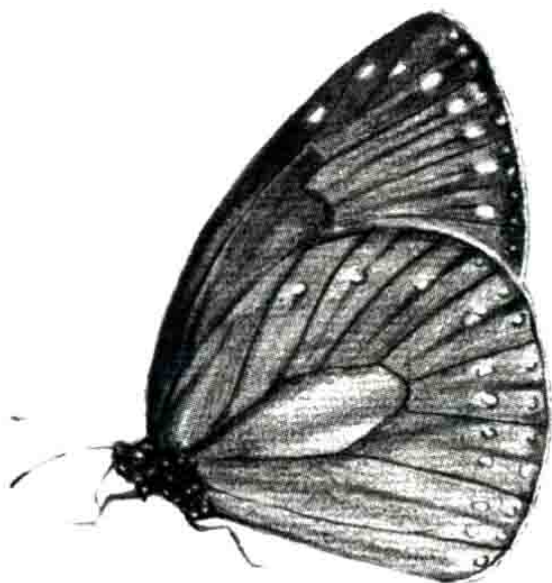
国姓爷有没有率兵到此，并没有可信的记录。但郑经和部将刘国轩确实曾率部队，“驱逐”原本散居于此的平埔族人，逆溯

大肚溪，沿着北港溪，将他们如一头野梅花鹿，往更高的山区驱赶。这里，原是被称为“大肚番”的平埔族歌舞的土地罢？日后，在土地斗争上取得优位的汉人感念郑军的扫荡之功，而将此地称为“国姓”。

国姓爷，在一场被部将、明末遗老视为逃避海岛的战役中胜利，他的复明事业亦从未因此有过更好的成绩，这里像是一个腹地更大的“思明”基地而已。当转进台湾的国姓爷在此地被奉祀为神后，护国宫所护的国，究竟指的是明帝国，还是明帝国覆灭后，又在乙未让汉人感到失国之痛的大清帝国？抑或是一九四九年，几乎是逃奔此处的国民党政权？

我脑中出现小紫斑蝶前翅令人迷惑的紫光，他们从来未曾明了人们的历史，也不必明了。

明朝败将在这里找回了失去的国土，原住民则失去了他们的国土。从荷据时代，被以一片牛皮的谎言诓夺了一大片土地开始，西部原住民的历史就是一步步往高海拔迁移或“民族融合”的动线。国姓爷到来后为了安汉民，又沿着各个溪谷将这个原住民生存的“雪线”往上推移，国姓乡正是一块纪念碑。日军亦曾沿着大肚溪开设陆军道路，能运送原住民见所未见的新锐杀人道具，



对一只小紫斑蝶来说，大肚溪的乳水是属于所有生命的。

以便“抚番”、“剿番”。也许，护国宫曾经看见。

小紫斑蝶也曾见证吧。

蝶类在地球上的生存，超过一亿年，他们拥有比人类更多与这片土地交谈、交心的机会。他们冷眼看过更剧烈的地动、尘爆与突如其来的飓风骤雨。除了让自己的体质更适合生存在土地上的努力之外，他们从未将一片“国土”据为己有。对一只小紫斑蝶来说，大肚溪的生命乳水，是属于所有生命的。他们不必因为纪念谁驱逐了谁，谁护卫了谁，而盖一座护国宫。

荷兰人来了，荷属东印度公司，从一六三八年，以每年十二万头的速度，屠杀用深情眼眸看着人类的梅花鹿，总数超过百万头；他们直到倒下还不晓得为什么自己不被允许在山林中跳跃。陈第《东番记》所记载的“穷年捕鹿，鹿亦不竭”的神话，

从此被摧毁；郑成功来了，中原移民族群渐渐掌握了岛屿的主导地位，人们得以在政治与武力的庇护下，大量屠杀了西部平原和低山带的古老植株，生产只为人们成熟的稻米；日军来了，有计划地将森林分尸、拆卸、运走，离开时留下通往林木刑场的铁路、道路，以为见证；国民政府来了，山脉与河道被毒毙、切割，氧气与天空被财团势力独享，然后他们悲悯地付出一点利息，“保护”被自己谋害的土地。

小紫斑蝶在台湾被称为蝴蝶王国的那段日子里，必然也有不少因为拥有变幻的蓝紫斑色前翅，而被处死，然后贴成画里的星空吧。组成黑夜的蝶种，也许是大凤蝶，也许是黑凤蝶，也许是台湾凤蝶。

或许，对他们来说，数百年来一路被逐往深山的原住民，反而是他们乐于共舞的生命。带着我前进的这只小紫斑蝶，是否在经过国姓乡时，也怀念起那个只有“文面人”，或更早之前的古老台湾？

在一九〇八年一篇 H. Fruhstorfer 的报告中，记载了十五种台湾蝶类的新亚种。其中两种以“国姓”（koxinga）命亚种名——他们是小紫斑蝶（*Euploea tulliolus koxinga*）和柑橘凤蝶（*Papilio*

*xuthus koxinga*)。但，此种现今学名改为 *Papilio xuthus* Linnaeus。是否因为发现的地点靠近国姓，还是有其他原因？这两种蝶，日后在学名末都加上，Fruhstorfer。那是一位从未到过台湾，却曾为台湾十五种凤蝶命名的德国商人。小紫斑蝶，可能也是透过助手绍达到他手上的。小紫斑蝶或柑橘凤蝶想必不识得国姓爷，也毋须识得 Fruhstorfer。缘于学者在某个地方的发现，小紫斑蝶被以一位台湾历史的重要人物命名。那是在国姓爷带着部队，及带着千年智慧的聪明族群来到台湾的两百年后。这使得我看到小紫斑蝶的美丽紫斑时，仿佛看到一个水晶球，凸映出矛盾的历史。

其实，小紫斑蝶一生的主要目的，只是寻找一株可以放心让子孙攀附、啃食的植物罢了。但显然地，寻找的过程会愈来愈久。

然而我知道，小紫斑蝶因被赋名而从此背负的故乡，也是许多台湾子民的故乡。不论是被“驱赶”的，或是因驱赶他人而得以拥有的。

也许有一天，人们会晓得“国”乃土地，而土地意味着复数的生命的真正意义。因为，当小紫斑蝶失去故乡时，也就意味着，人们可能也将没有故乡可以记忆了。

### 小紫斑蝶

*Euploea tulliolus koxinga* Fruhstorfer

又称为埔里紫斑蝶，是紫斑蝶属中体型最小的。分布于全岛低山带，尤以埔里为多。幼虫可能以桑科的榕或盘龙木为食草，展翅约六至七厘米。

## 放下捕虫网

我曾经对黄蝶失去耐性。

刚开始走进森林的时候，我买了一只捕虫网。就像所有刚接触星星的人妄想解读整个天空一样，我急着将能看到的飞蝶攫取下来，和图鉴里的影像逐一比对。那个过程总是紧张而带着期待的兴奋，被困在米白色的、细密纹网的蝶，就像一幅等着被鉴定的画，毫无反抗能力地被摊开来，挣动着身躯接受我不算温柔的检视。

即使抱着释放的心情擒捉，蝶都必须待在网中，惶惶地等待擒捉者获得满意的答案，将捕虫网反手一扬，宽大地特赦。

那几分钟，他们的情绪，或许像一张濒临拉断的弓。

你必然曾经遇到过黄蝶。

黄蝶属的蝶种因为四处可见的豆科植物而显得常见，也因为都市选择了合欢与黄槐、铁刀木做行道树而进驻城市，他们像黄槐盛夏开放的饱满黄花，在充满汽油味的都市中，扇起一阵

荷氏黄蝶 摄于新竹尖石乡



甜香。这些都市中少数的无动力飞行器，在福尔摩沙各处温暖的低山带，享受着从微酸梅雨与夏季强大骤雨间隙遗留的阳光，毫不畏惧地在被人类侵占的道路旁沿线飞行。偶尔车辆夹带一阵暴风驶过，便将黄蝶不广的翅幅刮成一蕊残瓣，不规则地飘动着。

多数人称他们黄蝶，鲜少有人知道黄蝶属包含了体型、色泽、习性相近的数个蝶种。他们是同属的江崎黄蝶、淡色黄蝶、台湾黄蝶、星黄蝶、荷氏黄蝶。这些不超过五厘米的小型粉蝶，外着近似的飞行涂装。但在生物学上，他们有着相异的生殖器，彼此之间有着鲜明的血统藩篱。

如果他们有种族意识的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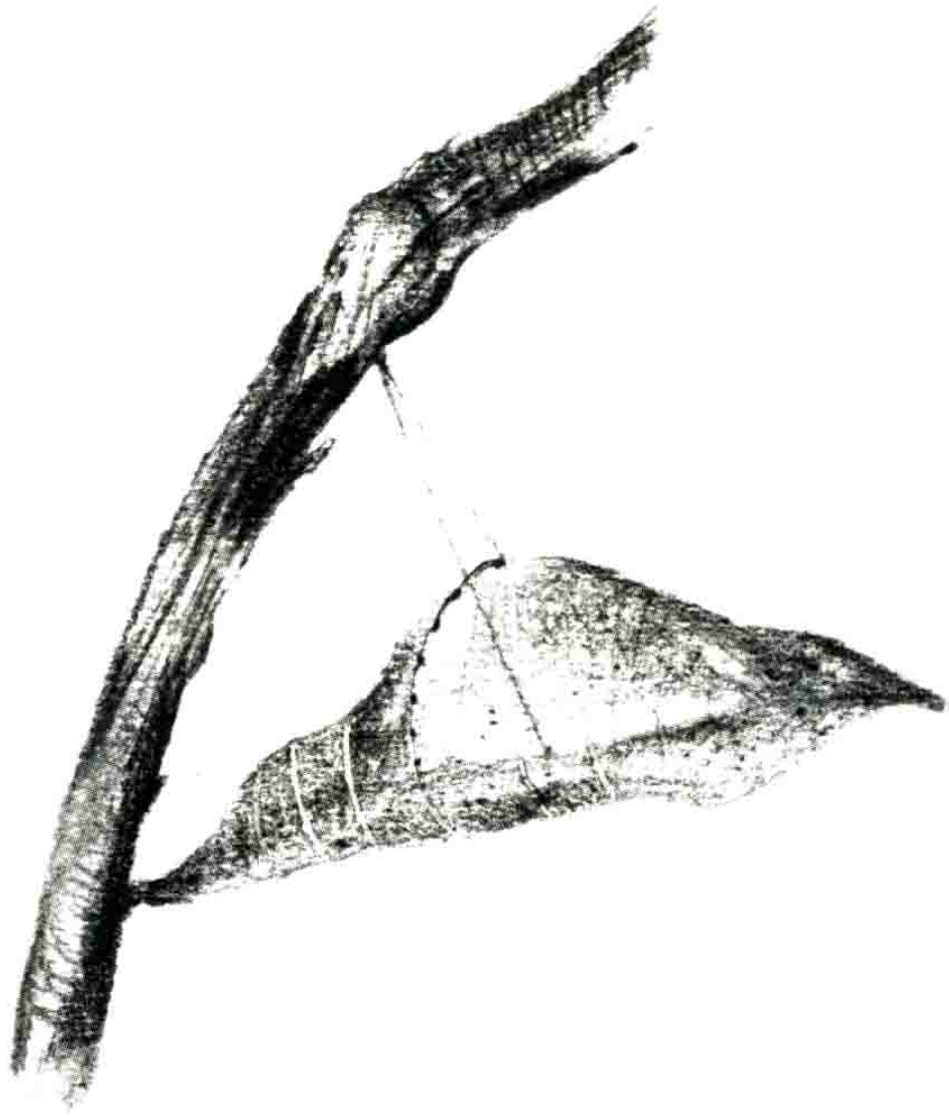
刚开始迷恋蝴蝶的时候，我有着极大的挫折感。不是无缘到深山中去面对那些稀少的珍贵蝶种，而是我连每回出外必定遇见的黄蝶，都无法确认他们确实的身份。许多蝶种光是赐予我们数秒的飞行印象，就足以让我们读到他们翅翼所传递出的语言；裙摆缀着白色珠纹的玉带凤蝶，一袭过分花俏春装的无尾凤蝶，有着大麦町黑白花斑的大白斑蝶，带着后翅闪动青紫色光彩眼睛飞行的孔雀青蛱蝶。但飞行中的黄蝶，简直就是穿着同一款式黄衣黄裙的孪生子。在他似乎永不嫌累的匆忙飞行动作中，我们只能

不断地培植耐性，等待他因吸蜜或享受午后阳光时短暂的停歇。不断地运动是他们基因中所教导的躲避敌人的法门，但即使他们停憩在通泉草或是紫背草上，我们依然难以辨认出他们的差异。

干季中的黄蝶，翅腹面就是一方土地。那时往往显得较为枯褐，亚外缘偶会出现小型干渴的黑褐色斑。荷氏黄蝶的雌蝶在体型上大于雄蝶，色泽也较雄蝶为淡，便与淡色黄蝶相近，反而加深了以色泽辨认的困难；台湾黄蝶的后翅宛如一条平顺的河道，而荷氏黄蝶的第三翅脉展现了一个微曲的夹角。然而黄蝶并不会站在藿香蓟上，等待你拿量角器来测量，即使你记住了江崎黄蝶的前翅较近于圆弧，但你通常等不到他和其他的黄蝶结伴同行的机会，来做比较。

这些特征有时非但难以成为新手面对他们的辨识特点，反而成为头痛的模糊界线。当你凝视黄蝶铜板大小的翅翼时，往往对“圆”与“不圆”，“淡”与“深”的词意产生怀疑。语言是多么诡谲的表达工具，有谁清楚地证明过“爱”与“不爱”么？

即使是昆虫学者，也多曾被黄蝶的多变分身迷惑过。据说山川默的《原色新蝶类图》（一九三五），白水隆的《原色台湾蝶类大图鉴》（一九六〇），都曾误将淡色黄蝶指为台湾黄蝶，加藤正世的《原色日本昆虫图鉴》（一九三三）也将荷氏黄蝶误为淡色黄蝶。这也让我想到，现在手上的图鉴，是否已准确地揭开了黄



当我放下捕虫网，我知道我将开始认识黄蝶，  
以一种恋爱的姿态。（图为黄蝶蛹）

蝶的迷幻翅衣？

有段时间我焦急地使用捕虫网，想要借由图鉴中的数张照片，找出他们的真正身份，但得到的总是更深的迷惘。

当黄蝶用尽气力冲突细网磨损他们的翅鳞，并因此裸出翅面时，找到他们准确的学名，对我而言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只是将观察表上那四个同属黄蝶的空格填满，一种搜集式的心理骄傲，还是为了展示我的辨识技能？或是，炫耀人类能为万物命名的特权？当我以捕虫网强迫将他们的翅面打开，以方便检视对照时，黄蝶是将我视为朋友，还是一个强暴的敌人？如果我们走进森林的目的是结识生命，又何苦以一厢情愿的求爱手段？

我曾经闯进琉球紫蛺蝶的领域，而遭到这种体型小我数千倍的飞行昆虫强悍的驱离。我的近摄镜头束手无策，因为敏锐的嗅觉让他知道有人侵入他的国家。我放缓自己的呼吸、放慢肢体的节奏，慢慢地一厘米一厘米地靠近他的停憩处，他则以迅捷无比的飞行技巧移星换位，让我的双腿与持着相机的手因疲累而微微发抖。直到在他默许的，逐渐缩减的距离，我才得以窥探他，仿如蓝色星云的物理鳞翅。

那是一种，由陌生而接受的结识过程。

于是我慢慢领悟，捕虫网的使用，其实是一种怠惰。我们省略了与另一个生命恋爱的过程，而选择了一种简单的、粗糙的认识方式。有一天，我们或许以捕虫网而能背诵所有的蝶名，但却不可能结识任何一只蝴蝶。

生命不是一个三五个字联结起来的符号。

在我困扰于黄蝶的种名，而汲汲于用捕虫网困捕他们时，我渐渐发现人类语言与文字力的贫弱。而只有几张“抽样”照的图鉴，其实无法告诉我们，自然的本身，就是一个变数，无法掌握的变数。当我以捕虫网满足自己搜集蝶名的欲望时，我浑然未觉，森林正在我的背后讪笑着。我忘了眼睛是用来观看，四肢是用来爬走，胸肺是用来喘息。

蝶无法拒绝好奇却不尊重蝶的赏蝶人，正如一幅名画无法拒绝那些凑热闹参加艺术大拜拜的附庸风雅者。当他对我的靠近破坏他午后的散步而露出厌恶与不屑时，或许我该用羞忸的眼神，目送他往小径圆旋飞去。

直到现在，我依然无法准确地判断黄蝶的种名，但当我放下捕虫网之后，我知道，我将开始认识黄蝶。

以一种恋爱的姿态。

### 荷氏黄蝶（黄蝶）

*Eurema hecabe* Linnaeus

广及全岛、离岛的低山带普通蝶种。冬季时翅腹面的斑纹较明显，展翅约四至五厘米，呈现鲜黄色。以豆科、鼠李科植物为食草。

### 江崎黄蝶（岛屿黄蝶）

*Eurema alitha esakii* Shirôzu

广泛分布全岛各处，四季皆产，翅色浓黄。特征是后翅背面外缘的黑色条纹较为粗大。展翅约四厘米，食草为豆科植物。

### 淡色黄蝶

*Eurema andersoni godana* Fruhstorfer

亦称淡色黄粉蝶，是四季各处可见的普遍蝶种，分布在平地及低山带，但族群数量较台湾黄蝶少。展翅约在四厘米五厘米左右。

### 台湾黄蝶（亮色黄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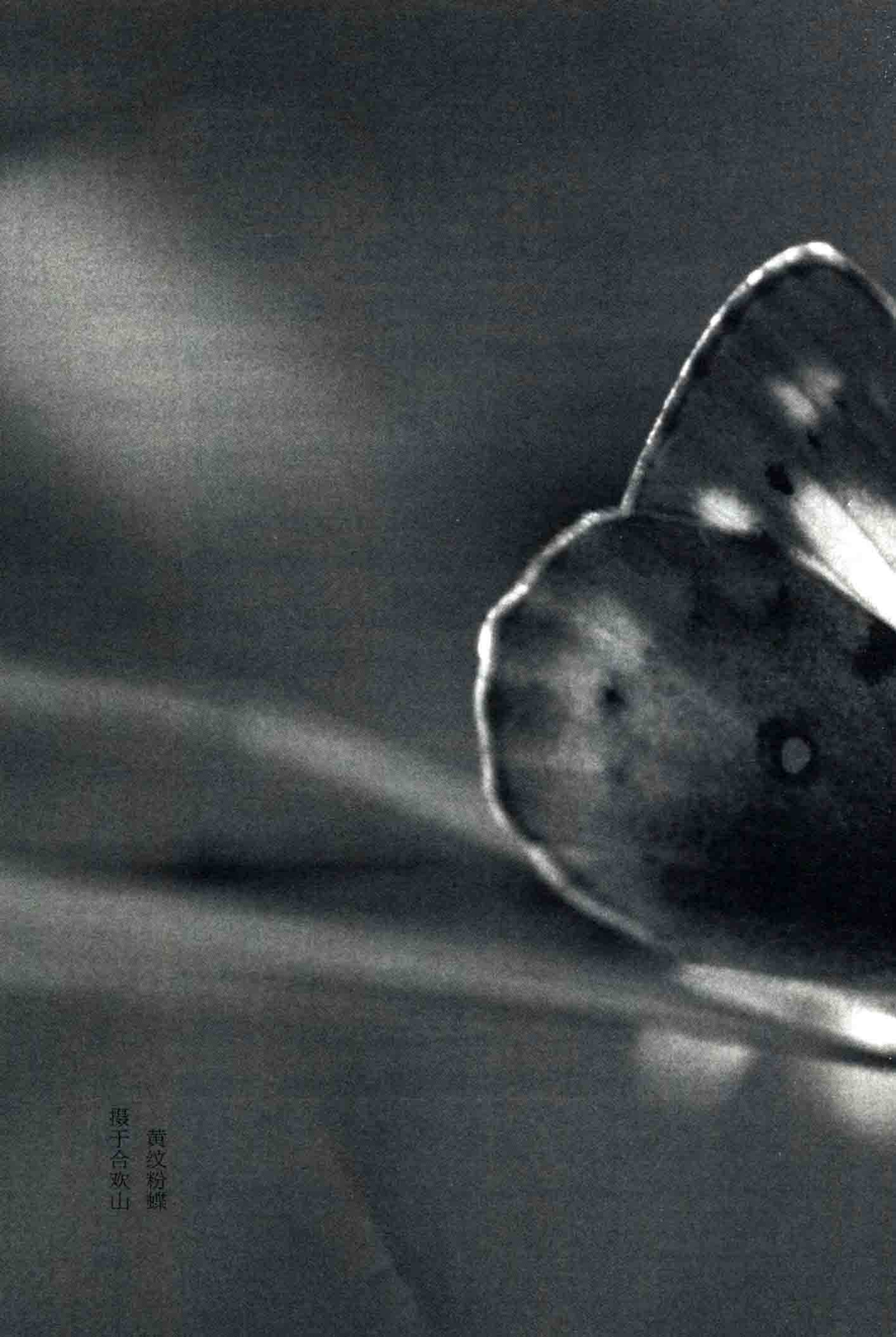
*Eurema blanda arsakia* Fruhstorfer

亦称亮色黄粉蝶，是四季皆有的低山带、平地蝶种，但以夏季为丰。幼虫有群聚的特性，往往将一株合欢啃得精光。且其前蛹与蛹亦有群聚的现象，这是他习性上的特殊之处。展翅约四至四厘米五厘米，黄色色泽较淡。豆科的合欢是主要的食草。

### 星黄蝶

*Eurema brigitta hainana* Moore

又称星黄粉蝶。虽是四季、全岛皆有的蝶种，但分布较为局部。辨识的特点是后翅腹面具有黑色星点，展翅约四厘米，幼虫食草是假含羞草及豆科植物。



黄纹粉蝶  
摄于合欢山



## IV



渐渐地发现，  
我的记忆和我认识的蝴蝶生命史，  
竟相互缠勒、寄生、匍匐攀附，  
以至宛如庄周与蝶，梦与被梦。

后来才理解，这种“物化”之感，  
可能来自于一种信念：  
相信不论是蝶或庄周或我，  
不论生命形态如何不同，  
根，都必能生在土层中相会的信念



## 迷蝶

### 所有咒语都有解咒的法门，除了紫斑蝶身上的

图书馆附近有几棵树冠几乎超过一座羽毛球的榕树，常想校门口的大卷尾站在木麻黄上，必然会误以为是一洼洼青绿的水池，而会妄想跃入吧！榕树的树高不高，承接了午后过量的阳光而满溢，枝叶拼命地往四周伸展。习惯在前往图书馆时避开文学院大楼，选择附近的一两棵榕树为标记，绕路而去。这些榕树孤立在草坪上，寂冷地开展着树荫。由于校园的布置采用园艺的造景，他们身上没有藤蔓缠绕，树根也没有苔藓。像早晨刮净胡茬的士绅，干净是干净了，却缺少一种生命的味道。

眼前这棵算是较不起眼的，但他的须根像丰美雨水般落下，让人可以感觉得到仿佛绿色雨水打到身上的沁凉。

鸣蝉、咸丰草、苦苣草和我，一同享受着在树荫底下一筹莫展的阳光。

一只蝴蝶从眼角窜出，以缓慢得令人惊讶的速度，与崎岖的树身华尔兹。她应该是斯氏紫斑蝶或圆翅紫斑蝶。从体型来看，可以排除小紫斑蝶；从紫斑所在的位置看，可以排除端紫斑蝶。紫斑蝶属都拥有铿锵闪耀的金属紫鳞，自然的宝石光泽，仿佛在嘲弄着贵妇贫血肌肤上的人工装饰物。由于她飞行缓慢得不像过去我遇到的紫斑蝶属，我静静地立在树旁看着她。

穿梭时她偶尔振动的前翅触动，须根风吹过一般叮咚晃动。回转到迎光的角度，紫色的鳞片在深褐的翅面如嵌入的琉璃瓦闪动着。由于没有带着相机，只好使劲移动眼睛跟随她的滑步。

接近一条须根，她提起尾部握器，曲成稻穗的低垂状，双翅快速将风扇成流影维持着滞空的平衡，好像有人捂住了口鼻，我不禁屏息。

她在产卵。

一枚微染绿意的炮弹状圆卵，自尾端剥除，附于须根尖端。须根随风一摇裙摆，便失去卵的踪迹。我只好又跟踪着母蝶，等待第二枚卵。

当阳光安静地离开树梢时，她一共产了八枚卵。据说雌蝶有一种数学的天分，能准确地计算出产卵植株所能负载的幼虫量，就像婴儿哭声所传达恐惧、饥饿、伤悲的神秘语言，唯有母亲得



斯氏紫斑蝶 摄于台北

以解码。

每一枚卵都不是直接附于食草的叶背，而是像登山者援索攀附于须根绝壁上，恐怕幼虫孵化后还得经过一番努力才能到达食物的所在。馒头形卵粒，像极了须根尖端刚抽出的根芽，有着麦粒香气的淡绿，一旦你眼睛因疲倦而稍稍眨动，都有可能迷路在繁茂须根垂帘中。

这真是大自然与生命间最贴心的默契。

紧忙到图书馆还书，回到宿舍找出了底置灯光的观察 12× 放大镜，但这时竟落起大雨了。夏季午后的雨势往往来得十分急，似乎先听到捶击地上的雨声，才发现打得身上发疼的雨点。我开始有点担心须根上的卵。雨愈落愈大，整个校园里的树都在发抖。产完卵紫斑蝶的虚弱身体，想必也难以挨过这样的骤雨。

撑着一张上头绘有阳光的米黄色伞，来到榕树下面，发现积水已经盛满他突出崎岖的树根。也许卵粒已经被冲到这黄粱梦中的国度，而被勤奋的劳动者运入地底。

当雨渐渐无声之后，找到了其中一枚。斑蝶科的卵多呈炮弹形，也因此更接近于她所要模拟的初芽。在她孵化之前，隐秘得像原本就是老榕一部分。夏末的雨是来去慌急的麻雀，这时暖黄的阳光已将缀在榕叶与根上的雨珠注射奇异的光的粉彩，感到自

已像是陷身水晶宫里惊讶的渔郎。是什么力量使得她能撑过这场大雨冲刷，使这枚不到半厘米的卵粒抗拒了强悍雨水？我疑惑地透过放大镜看着她身上细腻的纹路，仿佛陷入一座古老城堡迷宫。

现在已是八月，夏的末端。这枚卵里面的生命可能是今年平地最后一代紫斑蝶。她必须在第一道寒流来之前羽化，并赶赴东部山区的无风山谷过冬，直到明年春天再解散到平地来重新繁衍。

不知道是谁对台湾紫斑蝶属下了神秘的灰姑娘咒语，无法解咒的咒语。榕树似乎散发着一股奇异香味，令我的胸口莫名地充满了愉悦的空气。

大概是想到几周后，可能会再次在校园里巧遇另一只望南而飞的新生紫斑蝶罢。

## 抛弃脸孔，是为了孕育另一个

巧遇雌红紫蛱蝶那天早晨，正为即将提交的一篇短论文伤神。校园里衰微的雾气低头穿过沉重的脚步，成群绿绣眼吱吱喳喳地抢食着早餐。相对于人来说，她们必然也有我们不可理解的忧愁吧！或许正讨论着今年冷锋几时将夺去绿叶，以及近来阳光总是

提早消翳之类的话题。

原本不该待在这里的松树则应庆幸属于他们的季节正要开始。校园里大部分植株事实上都是异地来此落脚的移民，人们为了美化景观等等理由强迫他们接受新土壤，并且站立得整整齐齐。我疲惫地蹲坐在百花川旁，看着横跨水流上一张结实的蜘蛛网。蜘蛛是如何排遣他等待猎物的无聊时光？我问了自己一个无聊的问题。

就在这时候雌红紫蛺蝶出现了。

刚开始观察蝴蝶的人，都会迷路在蝶翼上模棱两可的地图里。蛇目蝶科的 *Ypthima* 属，蛺蝶科的 *Neptis* 属，小灰蝶里的 *Chrysozephyrus* 属以及粉蝶的 *Eurema* 属，彼此简直像孪生子一般难以分辨。而蝶类的伪装与拟态行为，又更加深了辨识困扰。

有一些会模拟掠食者形象，以期蒙混敌人的眼睛，甚至造成他们畏惧。像著名的猫头鹰蝶（实际可能是模拟爬虫类而非猫头鹰），以及部分蛇目蝶身上的眼纹，瞪视住你魂魄般灵视着。另一些则模仿其他具毒性蝶种，掠食者倘若曾尝过毒蝶的苦头，必会大大减低食欲。而毒蝶间甚又会相互模拟，更使这种障眼法复杂化。

这是物种与物种间的斗智。



雌红紫蛱蝶（雄） 摄于芝山岩

雌红紫蛱蝶想必不曾到过静止的水面边端详自己的容颜，她们两性间的外貌差别是如此之大，令人怀疑是两个陌生族群。然而她们从未错认自己的伴侣，靠的便是爱情的灵敏嗅觉。据说一只雄蝶可以在逆风数百米远的地方嗅到雌蝶的费洛蒙。

甚至预先至雌蝶的蛹附近等待他的新娘羽化。

当她从我身旁飞过，我确信自己染上羽翼振动风响的耳鸣。眼角残存的影像让我判断她是桦斑蝶，她的幼虫因啮食马利筋而在体内残存毒性。

随即我便发现自己判断错误。

她显然比斑蝶科飞行的速度更快，更飘忽。一瞬间从我的身后窜上一排松的树冠，忽而又将腹部贴近地面滑翔；她的位移像神出鬼没的阵雨，没有规则且无从预测。像在考验着我眼球的转动速度，无心关照迎面而来的一对恋爱中的台湾纹白蝶，我专心注视着她沿百花川时隐时现朝建筑物而去的身影。

蝶类靠的便是这种非线性轨道的飞行，来挑战速度远胜于她的鸟类。鸟雀通常在俯冲后难以迅速回头追击，我时常看到一攫不中的鸟儿站在树梢上回头张望反方向遁去的蝶大叹可惜。蛱蝶科更是真正御风而行的高手，她们调戏风势扇动诗意，并立在风头上调侃人们钻研百年的飞行特技。

追随她无厘头式的舞步，不禁心跳加速。在低飞的刹那从后翅锯齿黑纹而确定她是雌红紫蛱蝶的雌蝶。为了负起传宗接代的任务，她们比雄蝶更需要安全。不知从何时开始她们抛弃了本来的脸孔，而选择毒蝶为易容的样板，冒险地以面具来欺骗掠食者。她们的脸孔是为了下一代的生存而塑形。

笨拙的脚步毕竟不及风，到“中大”湖旁的枫香林时便失去了她。

雌红紫蛱蝶或许从来不知道自己的外表正在改变，在百万年的进化中，她们只是努力地为自己族群的繁荣接棒下去。不需要镜子、手术刀、化妆品，不需要割双眼皮、丰颊、削下巴。靠着要生存下去的意念，让基因产生了奇迹的变异。面对自然交付的考验与设下的陷阱，她们骄傲地在天空展示着生命坚毅的美丽。

然而她们现今面临的生存压力不来自天候、季节、掠食与寄生者，而是锯木机、推土机与挖土机。没有另一种族群足以挑战人们的力量，于是她们选择消失。面对心思如此诡谲的族群，雌红紫蛱蝶百万年来的生存努力也许亦将化为烟尘。

在中大湖前徘徊许久，决定放弃追踪她，转而努力在校园里找寻一株能承载她传递香火希望的马齿苋。

## 最昂贵那幅画，是拍卖不掉的文身

倘若校园的草皮几个月未曾修剪，必然会发现长柄菊、酢浆草和苦苣草并肩摇来摆去。紫花与黄花的酢浆草更是在青绿的草地四处招摇，仿佛一枚枚儿时遗落的彩色弹珠满地滚动，随处一捡便捡起记忆。常常在学校除草后，面对失去这些草花点缀的广阔草地感到怅然，也因而更期待夏日偶雨，能重新召唤她们回来。

冲绳小灰蝶可以说是伴随着酢浆草而生，几乎在白天任何时候，都有机会在草地上发现她们，跳土风舞一样回旋着小圈圈，一只小灰蝶，往往让人误认为好几只。你必须像偷袭的螳螂冻结动作并跟着缓慢前进，等她疲倦了，才有机会亲近在草穗上休息或拉长口器探测草花深处的她们。

雄冲绳小灰蝶其实是一朵会飞的紫花酢浆草，当他背向阳光，以极其缓慢的动作展开翅膀，淡紫色的花瓣随之绽放。她不像紫燕蝶般有宝石光泽，而是一种黯淡的朴实紫青；翅腹面也远不如红边黄小灰蝶配色前卫大胆，而是保守的清爽灰蓝。每回在校园松道旁遇到晕头转向，匆忙的冲绳小灰蝶，总希望能看到她休息展翅的姿势：如此缓慢优雅，像是时间都被她拉住似的。她展翅



冲绳小灰蝶 摄于白杨步道

的动作，按摩着我的每一吋紧张肌肉。中坜正午的阳光十分强，却也是她们最常展翅的时间。蝶类的展翅休息常是借此吸收热能，储备为飞行的动力，她们可是环保的太阳能飞行者。

每回看到展翅后一动不动承接阳光的冲绳小灰蝶，就想起在某次昆虫展担任解说员的情形。参观的多半是安亲班小朋友，我的任务便是带着他们参观。

“小朋友，我们怎么分辨蛾跟蝴蝶啊？”我伪装稚嫩声音问。

“我知道。”一个有着馒头般白皙脸庞的小男生说，“老师说，休息的时候翅膀打开的是蛾，合起来的是蝴蝶。还有，比较漂亮的是蝴蝶，丑的是蛾。”

“哦？是这样吗？那这只是蛾还是蝴蝶啊？”我指着展示板上一只香蕉大弄蝶展翅的图片问，她的颜色有如灰败落叶。

“应该……应该是蛾吧？”一个绑着两条非常精致小辫子的女生说。

“她是蝴蝶喔，看不出来吧。嗯，那如果她停下来的时候一下子打开翅膀，一下子合起来，那她是蛾还是蝴蝶啊？”我用双手模拟着蝴蝶翅膀动作。

“合起来的时候就是蝴蝶，打开来就是蛾嘛，还不简单。”馒头脸的小男生说。小朋友都开心地笑了，我发现自己笑得最为尴

尬。

原来自然课的目的是让人遗忘眼睛。

眼前的小灰蝶仍然静静地撑开翅膀，似乎很满意今天的阳光。

我绕到一旁，想看她的翅腹面。

台湾拥有超过百种的小灰蝶，每一种的翅腹面都是一幅独特的画：波纹小灰蝶在淡褐的底色中泛起一列列白浪，是马远《十二水图》中线条的雄辩；伏氏绿小灰蝶大胆地以蓝绿红泼洒，是张狂的野兽派；棋石小灰蝶则用分光法的点画，飞翔时让阳光与眼睛共同完成；而冲绳小灰蝶则像纯真的孩子翻倒的油彩，流出的写意风景。她的文身，任何人工无法模拟。

想看到她仅有拇指般大的文身画作，必须先趴到和她一样贴近地面的高度，以一时一分的缓慢移动逐渐让眼睛尽量贴近她。

那是一种真正野性的笔触，生命的泼墨。

当然，不可避免地，你必须弄脏干净衣服。



紫端斑蝶（雄） 摄于丽山桥口步道

### 紫斑蝶（双标紫斑蝶）

*Euploea sylvester swinhoei* Wallace

斑蝶科。是低山带、平地的蝶种，但数量不算太多。又称斯氏紫斑蝶。高雄、台东的山谷，即以群聚紫斑蝶、端紫斑蝶、圆翅紫斑蝶、小紫斑蝶、青斑蝶等蝶种而形成越冬型蝴蝶谷。前翅有炫目的紫色物理鳞，寄主植物为桑科的榕树。展翅约八至九厘米。

### 雌红紫蛱蝶（雌拟幻蛱蝶）

*Hypolimnas misippus* Linnaeus

蛱蝶科。雌雄形态截然不同。雌蝶与黑端豹斑蝶之雌蝶一样拟态桦斑蝶，翅面为浓橙褐色。雄蝶翅面为黑褐色，前后翅缘各有一白斑，光线角度不同时则呈金属紫色，为物理鳞片。分布全台平地与低山带，中北部较常见，但数量不多。为典型的热带蝶种，以马齿苋草为主要食草。展翅约六至七厘米。

### 冲绳小灰蝶（蓝灰蝶）

*Zizeeria maha okinawana* Matsumura

是最常见的小灰蝶科种类。又称大和小灰蝶、琉球小灰蝶。都市、学校、低山带均可见到。幼虫与毛蚁似乎也有共生现象，但主要摄食酢浆草。体型小而飞行快速，常绕圆弧状飞行。展翅约二点五至三厘米。

## 迷蝶 二

玉帐貂裘，倘亦有并州故乡之意，早难道邯郸唤醒还迷蝶？

陈与郊《文姬入塞》

## 谜

昨天从你那里经过，地面像一册历本，这些年来，都不晓得翻到第几页了。我牢牢记得，一九九二年那页。

我必须说，那些天桥是我童年最重要的一根神经。当它们刷地跨架在时间上，就温热我脑中某些已然胶硬的半透明记忆，重新流动。没错，七岁的时候，我曾经在那上头贩售鞋垫，而穿过那个驼背的起伏阶梯，就是我待了六年的小学。同校的女孩被火

车吞食的那次，我们挤在天桥俯瞰，感觉空气像冷毛巾擦过胳肢窝；从同一个角度抬起头来，节日的烟火总在高楼夹缝间爆散……不断绽放出彩色火星那底下，便是灿烂的西门町。

我必须说，这六座天桥（不晓得为什么，忠栋到孝栋之间没有），像枝干一般，聚栖了一群飞聚的迷蝶。她们或者是由触角嗅到某种生命的味道、或者是生长地的乳汁不堪负荷、或者是突如其来的环境变动，便任由翅膀被迷慑，甚而穿越海峡，访觅可以安安静静产卵的所在。

安安静静地，弯起尾柄，让卵附贴于食草的脉搏上。

你记得吗？商场的尾端是电气街，那里多的是从南部望北飞学“功夫”的学徒。他们总是背着手，在师傅拆卸拉利欧（收音机）时，唯恐漏失了一条导电的接线，金鱼般惶惶地撑着眼。忠栋孝栋那里，都是有一尾感伤舌头的老头。他们越过海峡时，唯一未被咸水洗净的，是味蕾的记忆，和难以吞咽消化干净的乡音。哎哎，想起来了吗？那鱼一般，跃跳姿势的黄金色锅贴？“真”北平。来吧，来。跟着。我带你到仁爱信义。也许你不相信，这里住民曾耕种过一个平原。他们放下锄头以后，有的切割皮革缝鞋，有的裁剪布料做衣服，有的卖口袋大小的皮夹和可以装下一个人的皮箱……你可以光溜溜地来，完整地离开。





红拟豹斑蝶 摄于芝山岩

我原是那里流浪生命的第二代香烟。母亲曾说起父亲，当年他从桃园背着一肩的扫帚，一路卖一路走一路卖，至终停栖在商场未建前临时搭盖的竹仔厝里。

一尾翅翼上沾满盐分的疲惫红拟豹斑蝶。

一九四〇年左右，红拟豹斑蝶首次被发现，随即消失。直到一九九六年，才又重新在新竹被发现。原产大陆和菲岛的她们，如何穿梭海上的矢风簇雨，流浪而来？又为何经过二十年的挣扎才又得到普遍全岛的机遇？更让人谜猜的，是她们甚且飞至日本的八重山诸岛。那是一条怎般遥远的航线。

散离，又归聚。一九九九年底，商场每户都可以分配到三坪左右的捷运地下街，或三十万新台币，他们竟又成为一个新聚落，潜伏在市政府“西门庆”的地底下。然而，布希亚，我记忆的参考物已然液化。

前日我下公车时，远远地感知一个身影。我肯定那是信栋二楼卖牛肉面的。不，不记得他的名字了，只记得店名叫“第一牛肉面店”，记得那些浸滚在火辣牛肉汤里的油豆腐，与白齿接触时所流淌出让人眼眶发红的滋滋汁响。辣烫得足以让脑里的储藏室，自燃。氤濛的蒸腾热汽中我似乎看到那群经过二十年后，重新飘越海峡的豹斑蝶，野性底飞翔姿势。

你知道吗？红拟豹斑蝶的食草是垂杨柳。“年年柳色，灞陵伤别。”这是一种体内布满流浪基因的蝶。

一九九二年，站在待拆的中华路天桥上，我亲眼目睹了那株亘联商场的巨木朽腐垂败的崩解过程。我穿过武昌峨嵋，像绕过千万里的山河，站在如今已成天空的桥上，看着怪手将我童年的场域凌迟处死。每当翻开那页，眼前就浮现水手传说中平贴翅翼在海面过夜的红拟豹斑蝶迷蝶群落，顺着阳光振抖身子，海，谜一般燃烧起来。



红拟豹斑蝶的食草是垂杨柳。  
年年柳色，灞陵伤别。这是一种体内布满流浪基因的蝶。

## 醚

J.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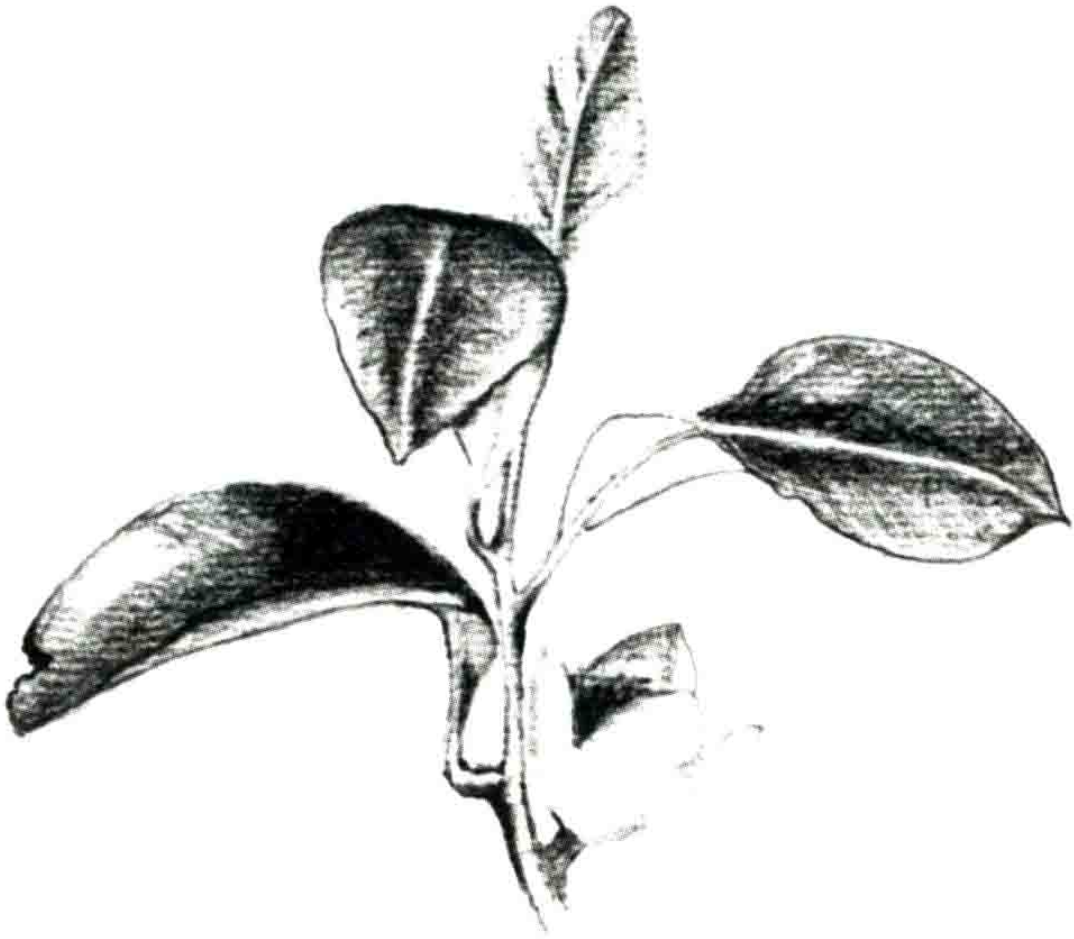
当我按下接收讯息的浮键，看着那海豚般跃进箩筐的信笺，仿佛感到，身体的一部分被墨蓝的海域，温暖地蜂刺了一下。

你的名字被显示卡秀现在 monitor 上，一组电波的短暂显像。循着电缆，也许可能，如蜘蛛敏捷地感知网上的振幅，而准确地扑捉到你此刻的叹音？或许。

你说，纽约此刻正降着雪。我知道。从你 e 来的字体转折，我意会到你手臂上的汗毛末梢，正不可避免过分敏锐地惊惶于气温，如一尾被掷入陌生水域的孔雀鱼，静静蜷卷尾鳍，避隐角落。毕竟你来自港都，那个连阳光都直来直往，绝不忸怩的南方。

你说，她找了一个男同学一起开车来接你，连笑容都是远远的，像描图纸遮掩下的风光。你默默地提着行李，上了车。

这个星期天，我遇到绿斑凤蝶。也许你不知道，这是极其幸运的意兆。她们来自最早感知春天的岛屿南方，据说可能是在一九七〇年左右，才大量从菲律宾迷飞而来。温度升高时，就引诱她们迷路的基因，固执地飞过巴士海峡，翻溪越谷，甚至来到北方的城市寻找在含笑上延续生命的可能性。换句话说，她们尝



绿斑凤蝶不断尝试望北的异乡恋爱，  
寻找在含笑上延续生命的可能性。

试不断望北的异乡恋爱。她们的飞行连叹息都跟不上；羽翼是少妇颈上的绿斑丝巾，有一种强劲却含蓄的情绪。

是啊，这种尝试常是失败的，身体适应的弹性仍较环境的趋力要脆弱些。你问，绿斑凤蝶怎么办？她们选择回乡，然后在另一个温柔的季节，继续迷路。那种执拗总让我感到她们的飞行发散着一种醚味，让我眼球产生欲醉的酸麻。对她们来说，生命便是一个奔波的过程，无法推诿。一面奔波，一面恋爱，一面挫痛，一面疗治，一面死亡，一面再生，一面迷路，一面寻路，一面陌生，一面熟悉。

去年底你来找我，说正在补 GMAT。你说，原来语言才是交通工具。我问，真的这么想念？大一的时候因为母亲希望你走商，下学期你放弃了空气稀薄的大传系，再一次联考，结果竟然鬼打墙地又回到 F 大，只是选择了企管系。大四，你竟然去考了教官，去消耗军队发芽的米粮。去年底，你来找我，说为了一个女孩，想去 N 大念书。我说你真的想念吗？

你说念你妈。

刚接触蝴蝶的时候，有一位在汽车修护场的业余爱虫者告诉我，许多低山带的蝶种春夏时向中海拔迁移，高山蝶则在秋冬向低海拔飞翔。所以，不要笨到以为自己发现了蝶种的新栖地。我

问，既然多半失败，那干吗还要飞呢？他说，你去问伊们啊！

我想，即使从羽化前就“胎教”新生的绿斑凤蝶，她们也会在潜意识里生长出一株含笑花的味道，然后凭自己的触须去寻找恰好温度下恰好绿意欣然的植株。即使我是电视里那个能让人身体坚硬如铁的催眠大师，她们从蛹里醒来的那天清晨，仍然会拍扇双翅，望异乡飞去。道金斯说的，我们是基因的殖民地。

也许是我们体内某些永难测知的基因，他妈的醚了。你不是说她的笑容有甜筒的味道吗？生命和生命之间，那里头必然有些发酵的生菌，慢慢从你的眼耳鼻舌，煽高血液里的酒精浓度，钻爬到脑神经，然后含笑。

所以你飞了。那真美丽。

## 迷

春天，清明刚走的时候，我发表了一篇题为《王渔洋诗歌——批评观点的再建构与运用》的论文。那天晚上，骑脚踏车回住处时，冬天不甘就此离去的最末一波寒流，挟着狠辣的雨水来回泼扫水田。从埂旁望交流道的方向看过去，整齐得像梳子正迅捷地

爬过一样。我进了门，全身彻底地冰湿，衣服黏着在皮肤上，像擦拭的酒精，不断带走体温。

雨水不断地被皮肤吸吮后，再渗透出来。滴，落。

筋肉有一种蚁啮酸酸地刺痛的感觉。那本十几万字的论文影印稿，留住了今年春天第一场大雨，顿时沉重得像是几个月来被它吸吮的时间，垂积在背包里，拉扯肩膀。

我用力地踩脚想将雨水和泥巴留在屋外，发现脚边有一团黑影。蹲下去，是一张蝶尸。

像是地上出现了一个深无见底的遥远窟窿，把周遭一切的光都吸了进去。后翅中央的白斑带，像是特意配合黑的深沉而闪亮。这是玉带凤蝶，你可以轻易查到图鉴的。

家里书架上，我就放了一对前翅与后翅，一只散落标本的残存证据。由于我太迷恋那种毫无杂质瞳孔般的黑色，而舍不得遗弃。那格柜子，还放了一颗一九七二年出产伟士牌的里程表，胸前写着“60”的大同宝宝，和一枚焦黄，坚硬如石的东西，上头我用签字笔写着：“一九九三年八月十九，新中的某粒馒头。”那是我入新训中心刻意留下的纪念品，上头被霉菌腐蚀得坑坑凹凹。

你还记得一九九三年吗？那年春天，你拿了几篇刊载在南部报纸上的极短篇给我看，我说你写这些垃圾干么？那时你迷恋着



玉带凤蝶 摄于东华大学

班上一位有着芭比娃娃般鬃发的女孩，和 Guns N'Roses。你忿然地说，妈的拿给你看还说我写的是垃圾，你写的就不是垃圾吗？

其实，那是一种排泄。你看过吸蜜的玉带凤蝶吗？她们不断扇动翅翼，像要把花室里的蜜汁，扬溅起来。暂时停憩饱食的她们，尾端会有类似琥珀的半透明物渗出，发出诡艳的荧荧绿光。

坦白说，你还记得一九九三冬天吗？我在冈山，你在屏东。听说你跑五千时昏厥，隔天我向辅仔请了假，向同梯借了部机车。到病房时，床上放着一张纸条：“有事暂离。”转身，你站在楼梯口，还拿着一包洋芋片之类的东西。

“土飘尘扬兮，迷行错步。”退伍隔年，你邀我到音乐杂志上写稿，在电话里每回一边干譙，一边谈着音乐时，我才理解，为什么迁移的蝶种，极少孤独地长途飞行。这些年来，我总感觉到，身边有些翅膀鼓起风势的声响，和呼呼热风。我选择了你说过没出息的中文，一九九八年进了博士班；你选择了以前你最不屑的财团媒体，有时还要跟范晓萱打打屁。

看到玉带凤蝶的尸体时，已有蚂蚁勤奋地肢解她了。据陈维寿老师的记录，每年在鹅銮鼻半岛的满州乡至社顶公园一带，她们会有一次沸腾的大发生。像黑色的河流朝西南方淌向大海，由于飞行高度极低，甚至正面冲撞汽车，蝶尸雨滴般，炸绽在挡风

玻璃上。陈老师曾雇船跟踪出海，随蝶群摆渡二十余公里。之后便是一片茫渺的海洋，已丝毫没有任何玉带凤蝶的飞行部落了。

飞着飞着，就被海风击沉，或体力衰竭而丧失飞行能力，有的恐怕是嗅不到过山香的魅惑，而失去飞行的勇气。或者，如谢灵运所说的，迷“蝶”还故林，竟掉头回来啦？

Gental 结婚的晚宴后，我们去坟场续摊。你拿着大哥大，跟公司的同仁谈业务，声音大得惊人。我的红酒后劲催了上来。切断电话，你问中文所做那些死人骨头的研究做啥？

我的视力，你的影像，被酒精蒸发了。

并不是陡然拉起帘幕，被装进一个特制的，拒绝光的箱子里，而是像渐渐衰落的电池台灯，无可奈何地老去。换句话说，在估计没有能力换电池的状况下，眼睁睁地感觉，光线在我的网膜上消翳，连一枚色感电位都不再激起。

我发表完论文回租处的那天晚上，晴朗无风。脖颈被闷湿的晚春，留下黏稠的酸薤汗味。当钥匙钻入孔中时，瞥见几页黑绒般的玉带凤蝶蝶翼，栖躺在鞋尖缘端；抬起头，她的身体在我心脏高度，慢格播放般往上移动。

一群蚂蚁，正带着她无翅的尸体缘墙飞行。

### 红拟豹斑蝶（玳蛱蝶）

*Phalanta phalantha* Drury

蛱蝶科，属热带蝶种，是来自东南亚的迷蝶，现在已是台湾的居民。他几乎分布在台湾各个区域，离岛也有分布。展翅约五至六厘米，翅翼呈黄橙色，上有黑色点斑，飞行时极易和黑端豹斑蝶雄蝶混淆。幼虫食草是垂杨柳。

### 绿斑凤蝶（翠斑青凤蝶）

*Graphium agamemnon* Linnaeus

凤蝶科，是代表性的热带凤蝶，分布在台湾南部台南、高雄、屏东、台东、兰屿等地。飞行疾如火箭，原可能是来自南亚的迷蝶，现在已定居台湾。展翅约六点五至七厘米，以含笑、台湾乌心石等植物为食草。后翅无尾。

### 玉带凤蝶

*Papilio Polytes pasikrates* Linnaeus

凤蝶科。分布于全台低山带，兰屿亦常见，属于热带系蝶种。展翅约七至八厘米，后翅有一排弧状的白斑，以之为名。雌蝶有两种形态，一与雄蝶相似，一则拟态红纹凤蝶，但后翅弦月纹弧度较大。食草为芸香科的飞龙掌血、山桔等。

飞

校园里有一道名为百花川的沟渠，以一种散漫的态度穿过。有时面对俯瞰的秋日，也会渴成散兵坑道。两旁除了几丛栀子花，和零散遥对的桂花，勉强在旧图附近遇到几株茶花，但怎么凑也凑不到百花。“百”与“川”，该只是赋名者想象的虚词罢？

唯一可以嗅到“川”的味道，是那几株垂杨柳。如果你刻意将单车骑偏一点，就会撞上她柔软的挽留枝臂。你知道吗？从菲岛渡海而来的红拟豹斑蝶的食草正是垂杨柳。昔我往矣，杨柳依依。这种体内布满流浪基因的蝶，血液中流动的，竟是如斯纠缠这般扰人底温柔枝叶。只是我在校园里从未遇到过红拟豹斑蝶。或者，我总是错过他们的流浪。

在没有特意外出跟踪蝴蝶的时候，百花川是我每天可以遇见他们的一条蝶道。只要天晴，就有琉球小灰蝶，跟着酢浆草开放；偶尔会乘着水声，从身边滑过的，如日行蝙蝠般的是雄大风蝶。而如果你的眼光够利的话，可以在瞬间拉到青带凤蝶，一秒钟扇

动数百下的衣角。这些一点都不稀奇的蝶种，像老朋友一般，你用眼角就可以认出他们。

红纹凤蝶，总是在特别幸运的早晨才会路过百花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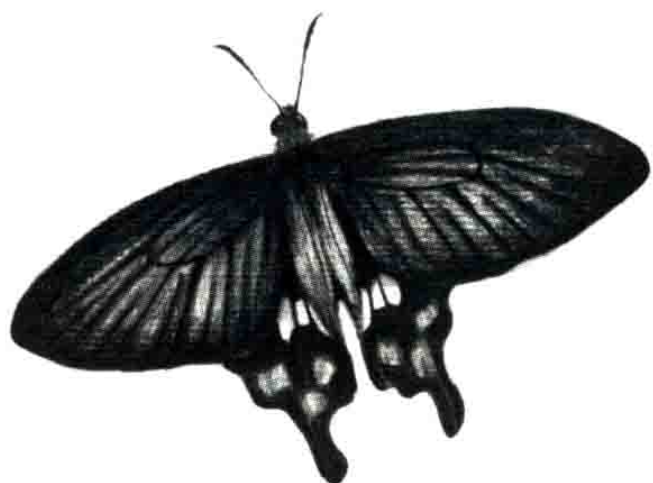
当我发现这尾红纹凤蝶时，是惊讶多于喜悦。逆光看去，他的后翅原本应有白斑的第四、五室，和红色月牙纹的地方，竟类似烂熟木棉的苞蕊，成为一种微曲的椭圆，颜色因而成了一张揉皱的画纸。他虽然努力地鼓动着空气，却往往只能在维持高度之余，以几厘米的秒速向前。

对蝴蝶来说，羽化可能不是一些文学家笔下美丽的过程，而是生死间紧张的顿号。当蝶蜕蛹而出，抓着被抛弃的旧躯，爬到一个等待的角度时，时间对无法飞行的他们来说，是一珠凝定的琥珀。他们无法应对外界的赞叹、覬覦、变动与询问，只是静静地等血液注入翅脉，缓缓硬化。如果幸运的话，时间会在二三十分钟后重新流动，带领他们鼓噪的新生，冲撞天空。

幸运的话。

如果不，除去无可奈何的天敌，不是每只蝶都注定有飞行的权利。有时是蛹中的革命未完，便只好成为带翅的苦行者，爬行到被捕食者发现为止。这尾红纹凤蝶显然是羽化的失败者，可能是一阵突如其来的冒昧强风，或者是蛹期发生了不可料知的病变。

对红纹凤蝶来说，飞行  
才是生命的实现。



我曾经等待过一只乌鸦凤蝶的羽化，他倒吊在贼仔树的枝桠上，新生羽翼上的黄绿鳞片，像那片虚幻的，理论上存在的栅状星云。我将近摄镜头几乎贴紧他的躯体，他只能些微颤抖地移动身躯来表达紧张。等待飞行，是一种残酷的忍耐。

羽化失败的红纹凤蝶，用他尚称完整的前翅，勉强飞行，像是所有的空气不但在阻止他向前，并从后面，将他的体力一分一寸地拉扯出来。方向？想是没有的。端看风的意见吧。

飞行对你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下了单车，步行跟随。我收藏的红纹凤蝶标本，便是一只羽化不久的新鲜个体。一位业余的捕虫者，教我制作标本的教材。他从三角纸中取出蝶体，然后用食指与拇指掐住胸部前缘，轻微的啪一声后，他的长脚交相摩擦，口器倏然向外伸直，然后在头部外，像小时候吹坏的一种卷状纸

笛，缓慢地蜷曲起来。在还未飞行之前，他便被冻结在我的标本箱里。而如果没有那两对美丽的飞行器，我还会用银亮的三号虫针，穿透伊底胸脯吗？

他摇晃了一下身体，随即又固执地，踉跄地穿绕过百千层木。一九六四年，滨野荣次在垦丁公园外环道路断崖的枯树蔓草间，遇上巨大的红纹凤蝶群，“稍后飞抵的蝶只因无法寻得栖身之处竟怒而群起鼓翅”。红纹凤蝶在任何台湾蝶类图鉴里，都被注明是四季皆有的普通种。但现时“普通”一词的符旨，恐怕和昔时大不相同。当时滨野先生因为底片的感光度不佳，而错失这个数倍于六龟的斑蝶集团，没想到这可能是永远的错失了。一群互争休憩场域的红纹凤蝶，怒而飞，可能只存在于一九六四年的垦丁。

那么庞大的蝶集团，需要多少马兜铃的支持？这证明曾经有那么一群的红纹幼虫，静静地啮食着上帝的赐与，为一双翅膀的飞行做准备。

对他们来说，飞行，方是生命的实现。

拼命从食草身上，摄取足够兑换飞行的能量，而飞赴一场恋爱，像是人鱼用咒语换来的双腿，意味着爱情的走近与追逐。雌蝶其实不可能选择和追不上她舞步的雄蝶繁衍。飞行，才是魅力。

春夏时，许多低山带的蝶种向中海拔迁移，高山带的蝶种则

在秋冬时向低海拔飞翔。这种扩展生命领域的企图常常失败，而客死异乡。然而明年的下一代始终要再试一次。对他们来说这不叫冒险，而是责任。能够飞行，也就背负了远比身体还要沉重的某些物事，这使得他们的飞行实在不如我们看到的穿花款款地轻松自在。

我的母亲总在我学会用“汝勿插啦，汝不识啦”的时代，用一句软弱的话来回应：“好啦，汝大汉啦，翅硬啊，会飞呀，免哇啰。”她总是用一种无力的眼神，故意闪开，那个孩子已能飞行的事实。在我上博士班以后，她连这句略带邀请安慰的话都省略了，多数时间我待在学校，忙着准备发表一些有时我也不是那么懂的论文。每回她问起怎么忙什么事可以忙得连回家一趟的时间都没有，我也只能笑一笑，把那句“我家己就不知，汝那会知啦”就此省略。

年纪大了，她另一句扰人的口头禅是，“恁老爸如果不是我致荫（蔽荫）伊，伊甘会有今日？”这在老爸耳里当然是不怎么受用。但不知道为什么，这句话总让我有很强烈的恋爱的感觉，可能在这个看似自夸的句子里，隐隐让人感到所讲述的对象是复数的意涵吧？至少那似乎暗示了，他们曾经以某种相互致荫的姿势，飞行过一段路。

他们的飞行，就被冻结在标本箱似的相本里，和我们肖似的

眼窝轮廓里。

飞行？那是责任。

我眼前的红纹凤蝶，其实已经被剥除了责任的背负。他的飞行，失去恋爱，失去责任，失去目的，于是，连跋涉都谈不上。

嘿，那你究竟为了什么而飞行啊？

由于已经是初秋，百花川的颜色也因此黯淡了点，垂杨柳显得无甚精采，缓缓地配合着风摆着叶尖。昨夜想必下过雨，使得百花川的流水隐隐有了“川”的气力。

转角处有一簇马缨丹，本以为他会在这里歇个脚，没想到他还是强迫自己继续前进。马缨丹总是在墓地附近，如庆典般开得灿烂，所以有人叫他墓仔埔花，那位既是修车技师，又是熟练的捕虫者告诉我的。

也许再过十分钟，这只不甚幸运的红纹凤蝶就将力竭地躺在行政大楼前，那排人工修剪得十分齐整的七里香上。由于他们的食草是港口马兜铃，使得从准备飞行开始，他们同时也为自己累积了一个带着毒素的身躯，玉带凤蝶的雌蝶才选上他们作为拟态的对象。也就是说，不会有什么捕食者，跟我抢这笔生意。说不定我可以平白地捡到一个完整的畸形标本材料。只需在回去时，将他的身躯泡在温水中，软化他生前未及炫耀的翅翼，然后用固

定针和描图纸，替他捏塑一个飞行的姿势。而不必安抚自己的凉意与不安，用指头去窒息他们，忍耐那个宛如枪声般，捏碎灵魂的音响。

啪。

我想，也许，他是为了实现所谓“生命”这个虚域的字汇而飞行的吧？

秋天眼看已经淅沥地冰凉地宛转地蛇行地由百花川偷渡。我紧紧跟随如此奋力如此静谧的飞行，似乎听见他的胸口，清脆地发出，那宛如落叶击地的声音。

### 红纹凤蝶（红珠凤蝶）

*Pachliopta aristolochiae interposita* Fruhstorfer

是低山带蝶种，几乎分布在台湾各个区域，离岛也有分布。展翅约七至八厘米，前翅黑色，后翅有红色弦月纹。他与大红纹凤蝶的分别在，大红纹凤蝶体型较大，而尾突上也有红纹。幼虫食草是马兜铃、港口马兜铃等。

## 时代

母亲常说起，小的时候，我不但多病，也常把别人拖病。

大概是近四十岁之龄才生下我，母亲的身体把残存的青春元素，都转到我身上，从此以后，她便常常觉得骨骼酸痛。但我也没有因此白胖可爱，我记得我的肠胃十分不好，气管也不好，经常咳嗽，咳到发出类似动物喘息的声音。一直到大学，还有老师认为我的咳嗽声妨碍教室秩序。

母亲常说帮我这个“歹饲”的小孩渡过难关的，一个是开漳圣王，一个是林彦卿医师。

那时候到“台北大桥”看医生，喝圣王公的符水，穿“祭”过的内衣，是我每星期的固定节目。我记得，父亲的脚踏车，因此在前座的车架杆上安了小藤椅，等于是我的特别座位。就这样，沿着中华路，转到延平北路，经过大稻埕，骑到“大桥脚”。

坐在前座藤椅，配合父亲踩动节奏模仿骑马姿态的我，等于是每周一次从正繁华的“西门町”到渐没落的“太平町”观光一样。

看医生当然是每个孩子顶恐惧的事。但我从周岁以后，就是大桥小儿科的常客，可能是因为如此，小儿科里的气味我异常熟悉，而忘却了恐惧。不宽敞的大门，进去是一条长廊。左手边是问诊的大门，和挂号的窗口。几乎没有灰尘的长椅，安安静静，靠着右手边的墙。

有一回打了针，因吃了痛，我便嚎哭起来了。我的哭声总是相当惊人的，记得有一回从台北回永和住处，我因为想晚一点和母亲一道回去，便在公车上打滚捶地，求大姊让我回去中华商场，有的乘客还以为是诱拐，搞得大姊尴尬不已，只好匆匆下车，把我送回商场。

在我大声嚎哭时，父亲到诊所外，买了一颗气球给我。在那个时代，气球是珍贵的礼物。即使它隔天就萎顿在地，我都还舍不得把绳子解开，总还期待它会突然飞起来。因为我长期的支气管发炎，怕成为一种宿疾，那天林医师开了一种保养的进口糖浆，要父亲到附近的西药房去买，一瓶二百。

那时候，阳春面大约是八元。

后来，才知道二哥的小孩，也成了林医师照顾的对象。

我已经十几年没有再到小儿科了。借着二哥带他一样是体弱多病的儿子看病的机会，就跟了去。这趟坐的是计程车，从士林出发，从环河快速道路，再转回延平北路。

诊所气味，将我全身的毛孔一一舒开，十几年前的残留在视网膜里的图像，重新又动起来。我踩着儿时的咳嗽声，走进，  
充满蝴蝶的听诊室。

听诊室的柜子上，叠着一层又一层的标本箱。林医师拿着听诊器，贴近肺叶时，我的皮肤感到微微的凉意。坐在看诊椅上的我踢着脚、仰着头，望着标本箱，仿佛望着另一个比城市还要迷人的某种风景。

那时的我不认得大紫蛱蝶，不认得大红纹凤蝶，不认得曙凤蝶，只觉得离这些翅翼美得不可思议的蝴蝶这么近，有一种神秘感。就像在夜间的森林看见巨大的蛇头蛾（又称皇蛾，*Attacus atlas*），总会有一种妖异又激动的感觉。

总之，是近似一种不能呼吸的紧张与兴奋吧。

也许因为这样，才忘了看病的恐惧。

十几年后的林医师还记得我，我不觉得他有什么改变，在我小的时候，就觉得他是一个老公公。他曾听二哥说过我对蝴蝶产生了兴趣，便要我挑一盒标本回去。我知道医师对收藏蝶标本的

珍重，便挑了一盒多是残翅个体的银色纸盒改装的标本盒。那个标本盒是他自己做的，用矽利康粘上玻璃，胶带密封缝隙，底下没衬纸，而是在玻璃上贴上一块块软木，以插上虫针稳固。

标本箱里，关着红蛱蝶、黄三线蝶、琉璃纹凤蝶、麝香凤蝶、青带凤蝶、台湾粉蝶、圆翅紫斑蝶、紫一文字蝶（紫单带蛱蝶），以及环纹蝶。

环纹蝶是台湾环纹蝶科（*Amathusiidae*）中独一无二的种类，体翅巨大，因为性喜腐果，尤其是凤梨，又被人称为凤梨仔蝶。加藤正世曾在台湾停留六年（一九二三至一九二八）进行生态研究，一九三一年刊载他看到的这种浅黄棕色、近似蛇目蝶的巨蝶。加藤说：“砍伐后的竹株积水，许多个体密集环绕竹干周围吸水，像菊花的花瓣一样。”这段文字，在数十年后依然发酵着魅惑，另一位蝶类专家滨野荣次因此深深向往着。滨野说自己到台湾，“最想拍摄的是日本所没有，特别是加藤正世先生所记述的环纹蝶”。

当年加藤看到宛如菊花开放的环纹蝶，而写下这段文字的手，想必轻轻地颤抖着。而从小便迷恋台湾蝴蝶，以捕捉一百只日本



环纹蝶 摄于复兴

产的柑橘凤蝶、黑凤蝶、青斑凤蝶以换取一只台湾产琉璃纹凤蝶的滨野，脑中便印记了这位昆虫权威的文学性描述，在一九六四年首次飞来台湾，期待看到围成一个圆圈，仿佛进行一种仪式的环纹蝶。

在长达六年的摄影经历中，滨野没能见到“宛如一朵盛开菊花”的景象，只拍了“围成类似二三片花瓣的照片”。他略带感叹地说：“大概已跟加藤先生所看到的那个时代不太一样了吧！”

如菊花般开放的环纹蝶群的时代，飞走了。

我挑的那盒标本里，环纹蝶是极其残破的。翅缘简直像过去拿来做扫帚的山棕一样，有的部位深裂至基部。不久，由于收藏不慎，标本盒摔落地上，于是他的左翅几乎整个折断。那时我已经终止采集标本，几经考虑，我舍弃了那“头”环纹蝶。

林医师空暇时常常写一些文章，就影印给我二哥。有关于芝山岩或其他地方的，有关于回忆的，有关于蝴蝶的。其中有一篇《鳟鱼与蝴蝶的故事》提到宽尾凤蝶，及因此蝶与日本小儿科权威马场一雄的一段因缘。由于林医师送了宽尾凤蝶标本给业余蝴蝶爱好者马场，马场惊喜地追问说：“文献上说这种蝴蝶全世界只有

六头，你送给我一头，其余五头藏在哪里呢？”马场误将林医师的标本，当作一九三七年七月在台北州罗东郡乌帽子陆续捕捉到的六只原始标本。

林医师写道：“日本人在数动物的时候，一般用一匹、二匹，只有数牛、马、象等躯体比人大的场合，才用一头、二头。”至于为什么用“头”来数宽尾凤蝶，林医师猜：应基于这蝴蝶够得上蝴蝶之王的资格吧！

从林医师送我标本盒那时起住进我脑中的，黄色翅翼亚外缘排列着眼纹的环纹蝶，对我来说，也是值得用“头”来数的巨大而美丽的蝴蝶。

六七月走一趟北横，从复兴乡开始到巴陵的路旁，时常可以从竹林中，闪现出环纹蝶的黄色巨大身影。由于山势陡峭，看似即将飞近的环纹蝶，在发现有人驻足时即望上飞，随即被阴暗的竹林吞回去。如果你能停车走入山径，更可发现环纹蝶的魅影处处。阿里山附近在这个季节，也是环纹蝶发生的高峰。但即便如此，我也从没能看见宛若一朵菊花般的环纹蝶吸水群。

有一次，在上高义附近，M发现一只停栖地上的环纹蝶，

大叫要我拍下。蝶受惊而鼓翅飞起，在惨黯云朵包围下的仅存阳光，将他的身影穿照成半透明。“啊！”我和 M 都发现，他的右前翅，破裂大半，右后翅则几乎从基部消失。

这样还能飞啊？ M 说。

他不是还在飞吗。我说。

但显然他飞不远、也飞不高。约略十秒钟的飞行，他停在一株桂竹上，加上近七十度的斜坡，大约离我们所站地面五米高的地方。由于我找不到可以攀爬的途径，而 300mm 的镜头加上 2× 镜，光圈已紧缩到 11，快门只有 1/8。何况，竹叶的蔽荫使得他在画面中近乎褐色，辨认不出原本细致的纹理。我没有按下快门。

我直立不动，希望他能飞下来，近一点，可以晒到天光的地方。但乌云已经又再次密聚，雷声隐隐，像从山的那头，又像是近在身旁的山谷。

急速地，远处像穿过高大及身的芒茅时所发出的沙沙声，急速地奔近。

大雨来了。

M 说，快！找避雨的地方。我不舍地收了相机，发动机车。在山区遇到大雨，尤其是雷雨，是令人不安的。跨上机车，天空

降下啊啊的声音，我和 M 抬起头，两只乌鸦，从林中飞出来低飞徐徐张翼的他们，有一种妖异的优雅。

农历二月十五日，开漳圣王圣诞的时候，母亲本想要我一道去。但她知道我铁齿的脾气，就没跟我提。这时那位年近八十的乩童，已经搬到天母大叶高岛屋后面的巷子，最近，听说已经没办法一起乩，就站七八个小时才退驾。母亲说我从小就让圣王公认作契子，所以才能时时逢凶化吉。但我只是不能理解，我的运势和健康，竟和一千多年前平定南海边邑，请设漳州，景云二年（七一）死于战阵中的武将陈元光，扯上关系。

你这个歹词囡仔，那毋是我一直走圣王公，求圣王公保蔽，三工五工就抱去大桥小儿，你是词会大汉喔！母亲说。

我一直想不起来，小时候生病时父母亲的紧张。对我来说，去大桥小儿科，是难得的观光时间，而去当时设在现在马偕医院旁市场内二楼的圣王公神坛，则别有一种令人兴奋紧张的神秘感。神坛位在一家药草铺的二楼，必须踩着吱吱呀呀近乎黑色的木板梯上去，左手边是报名处（没错，要排队），再进去才是挂有手工灯笼的神坛。神坛上摆满神像，墙是水泥粗坯，没上漆，天花

板的一头，被长年燃香熏成乌云状，似乎天雨欲来。厕所在经过一条长廊更深的里面，摆着盆栽的地方。长廊左边，一路开着木窗。走过去，看到市场流动的人群，不断被木窗切断。烟则持续地，飘散出去。

现在，则是父亲和母亲多病。父亲为长期的高血压所苦，母亲则血糖过高，容易头痛。我可能因为大学时代吃了大量的粉光参，当兵后不再时时发出令人恐怖的咳嗽，竟很少病痛了。到中坜念书后，每周一次返回士林，让父亲和母亲看看我。有一阵子，我为了节省车资，都是骑车从省道来回。大约在黄昏时骑过重修后的台北桥，转进延平北路。将夜的延平北路，开始有虱目鱼汤、肉圆、猪肝汤、蚵仔面线摆出来，灯火耀烁，就不容易看见被挡在后头的小儿科诊所。但每到转角时，我都觉得机车陡然慢了下来，慢了下来，

慢了下来。那是父亲从小贩手上，将气球交给嚎哭中的我的地方吧。

仿佛我看到，环纹蝶围绕成的黄色菊花，静静吐放。

### 环纹蝶（箭环蝶）

*Stichophthalma howqua formosana* Fruhstorfer

是台湾环纹蝶科中唯一的种类。分布于中海拔山区，飞行缓慢，但警觉性颇高。蝶翅展开约九至十二厘米，翅为棕黄色，翅腹有眼纹，翅背外缘有鱼状深色斑纹。分类上与摩尔佛蝶科（*Morphoidea*）及蛇目蝶科都略有关联，食草为禾本科的油芒或桂竹。

初版后记

## 飞翔的眼神

吴明益

于是有一天早晨我醒来，发现自己肩胛骨旁，一双翅膀正在发芽。并不像蝴蝶，在化蛹后即刻是成熟的飞行器，而是一对正在发展、调整的骨骼。

一九九七年宋泽莱先生鼓励我出版第一本小说集时，我在阅读完数年间写作的自己后，发现那段时间不断纠缠困结在我的手腕急欲挣出的文字，对象是一群在生活中摇摆的人。人的挣扎姿态，让我感到一种凄怆的美感。但也在那本书的序里，我提到文学院旧馆那片用千年红桧神木制成的木牌，提到自己，开始挣扎于过去以人为思考中心的模式。

我开始迷恋蝴蝶，正是在那本小说集收录最后一篇小说写定

的隔年，也就是一九九七年。那时的我从传播广告科系毕业、服完役、考上中国文学研究所，因工读受训而成为一个昆虫展的临时解说员。一个月的展期中，我第一次完整地看到，腰系在鱼木上的端红粉蝶，蛹化的过程。

那只新生的端红粉蝶，旋即被另一位解说员，捏晕了后收进三角纸里。

我渐渐知道，有些朋友将蝶视为一种“作物”在饲养、对待，当“猎物”在追寻、搜捕。他们搜集标本，像搜集神奇宝贝卡。

我也理解，作为一个昆虫学者必须搜集个体，以比照、研究种间差异，或大量饲养以观察、判断族群的变异、亚种之间的关系。蝶是一个研究对象，是一个连锁的谜面。这些手段，或许对专业人士而言是应该的。况且，采集绝不是蝶只减少的主因，过度的开发才是让蝶类断粮的元凶。

但对大多数人，包括我自己来说，我们并不是昆虫学者，但在生活中，亦时时会与昆虫偶遇。或许学习一种生命对待生命的方式，远比判分两种生物体间生殖器的差异来得更为急切。对孩子们来说，没有人知道将来他们会成为一位文学作者，信息专家，或一位生物学家。但无论他们的心智将发展成什么样的独特生命，在学习做一个“生物学家”之前，学习如何以一个“人”的姿态

去面对其他生命（包括人与其他异种生命），恐怕是更为紧要的课题。

生态学家阿什比曾说：“人与自然之间该有我—您（I-Thou）的关系，而非我—它（I-It）的关系……这是个人自行决定的问题。”

人可以将蝶视为作物、猎物、研究物，人也可以将蝶当作朋友、爱侣或陌生人，人也可以以观赏者的姿态，将蝶看作玩赏物。这些角色时常混杂，有时甚且共存而矛盾，因此充满辩证。我结识蝴蝶时，蝴蝶并不知道我的机心，不知道我将以什么角度、什么手段去接近他们。

这个选择权在我们，在所有尝试去接近自然生命的朋友们身上。

我并不是一个反人类中心主义者。相对比下，我较能接受诺顿在《环境伦理与温和的人类中心主义》这篇文章中提到的“温和的人类中心主义”。诺顿认为，强烈的人类中心主义以人类为一切利益的考量核心，透过感受的喜好（a felt preference）来判断事物是否具有价值。换句话说，觉得蝴蝶是美丽的，或蝴蝶是可卖钱的，便径自捏毙蝴蝶，这是依靠感受的喜好来运用自然。但温和的人类中心主义，则必须有一个完整的世界观，以省察过的喜好（a considered preference）对待自然。这是一种理想，

因为那些感觉的喜好在省察后必须被扬弃，并没有一个准则可供筛检。

当在野外遇到一只迎面而来的大紫蛱蝶或宽尾凤蝶，您脑中出现的是他所具有的货币价值（如一万元一只），是他所能提供我们的用途（如制成标本摆饰），还是蝴蝶所象征的美感价值，抑或是生命本身的内具价值？

这些年来我在观察蝴蝶中总试图去追索一个答案。如果我们将蝴蝶视为商品，自然能心无愧疚地将他们制成标本，依据市场的价值出售；如果我们自视为赏蝶人，自然可以将标本买回或自制，挂在墙上作为吊饰；如果我们将蝴蝶视为研究对象，自然能为采集的行为找到合理化的理由。但如果我们是动心于蝴蝶这种生命的美丽，或将其视为具有内具价值的独特生命，却不一定需要循着买卖、搜藏或研究的手段来猎取、认识蝴蝶。

你会将你的朋友捏晕、钉在展翅板上，用三号虫针穿过他的躯体制成标本出售或摆饰？你会在你的朋友身上进行反复试验、标记，或汲汲于寻求“新种”，将其视为研究对象？在经过一段以商人或“拟态”研究者的方式对待蝴蝶之后，我决定，以一个朋友的姿态，用眼睛、望远镜及相机对蝴蝶表达我的迷恋。

迷蝶是“迷走”的蝴蝶。在生态学的术语中，因迁徙或天然因素（如台风）所导致某个地区出现原不产于这个地区的蝶种，这些新移入的蝶种，便称为“迷蝶”。台湾的虫相属于东方区和旧北区，亦即相似于东南亚与大陆。由于距此两地亦不甚远，便时而可见从大陆或菲律宾远道飞来的迷蝶。日本纹白蝶、红拟豹斑蝶、香蕉弄蝶、黄裙粉蝶，乃至前些日子发现的“波纹眼蛱蝶”（*Precis atlites* L.）等等，都是经过神秘的迁移或随着交通工具偷渡而逐渐定居的蝶种。这和台湾的人文历史也有相似之处，属南岛语系的原住民，十六七世纪西方海上强权的侵入，日本的势力与文化，乃至规模最大的中国人民不同阶段的迁徙史，及东南亚劳工的进入，在在显示，这是一块容纳各种生命形态的地域。迷蝶在这块土地与原生种的争战、拉锯与挣扎，也往往让我看到了人类族群相处的模式与历程。这些文章并不专写生物学上的迷蝶，而是类似迁徙的蝶与迁徙的人之间的联想，于是时而以蝶的世界，去反思人的世界。

迷蝶也象征“谜样”的蝴蝶。生命的神秘，是勾引许多研究者或喜好者不断潜入的深渊。在观察的过程中，我没有研究者的丰富知识，没有红外线或夜视摄影机，也没有能力建造一座观察塔以观看树冠层的美丽绿小灰蝶（绿小灰蝶属总是高飞在树

冠，许多观察者，可能穷一生未能亲见)，不使用捕虫网，更没有雇请捕蝶人，为我注意冬季蝴蝶谷的形成日期。我只是尝试在可能的范围，阅读到研究者的研究成果，配合我的眼睛，让我在野外遇到美丽身影的时候，能够对这些朋友的性格有更深一层的认识。对我来说，蝴蝶谜般的魅惑，在于他是一个多变的生命，而不是生“物”。

迷蝶也是“迷恋”蝴蝶，宛如一个暗恋者去揣想恋人每一个动作的心情。这使我每次遇到一只蝴蝶，都有心跳加速的激动与羞怯。我渐渐感受到，当你能用“人”的姿态去对待一只蝴蝶，你便更能以“人”的姿态，去感受另一个人。我的朋友 I.K. 在一次野外观察回来时告诉我：今天最愉快的事，就是把望远镜递给那个问我们在看什么的欧巴桑。

《迷蝶志》即是，这段时间，我用文字、照片、手绘所记录下的，我对蝴蝶的迷恋与想象。

这本书中没有写及珍奇难见的蝶种，也没有过于艰深的生态学识，都是每一个人在都市、郊外可能遇见的蝶种，可以理解的常识。但我想我提供了一种角度，即是一个文学喜好者，结识另一种生命的想法、感受与思维。而这种生命，给了我回头面对“人”

时，深深的战栗、启发与面对生命的轻盈姿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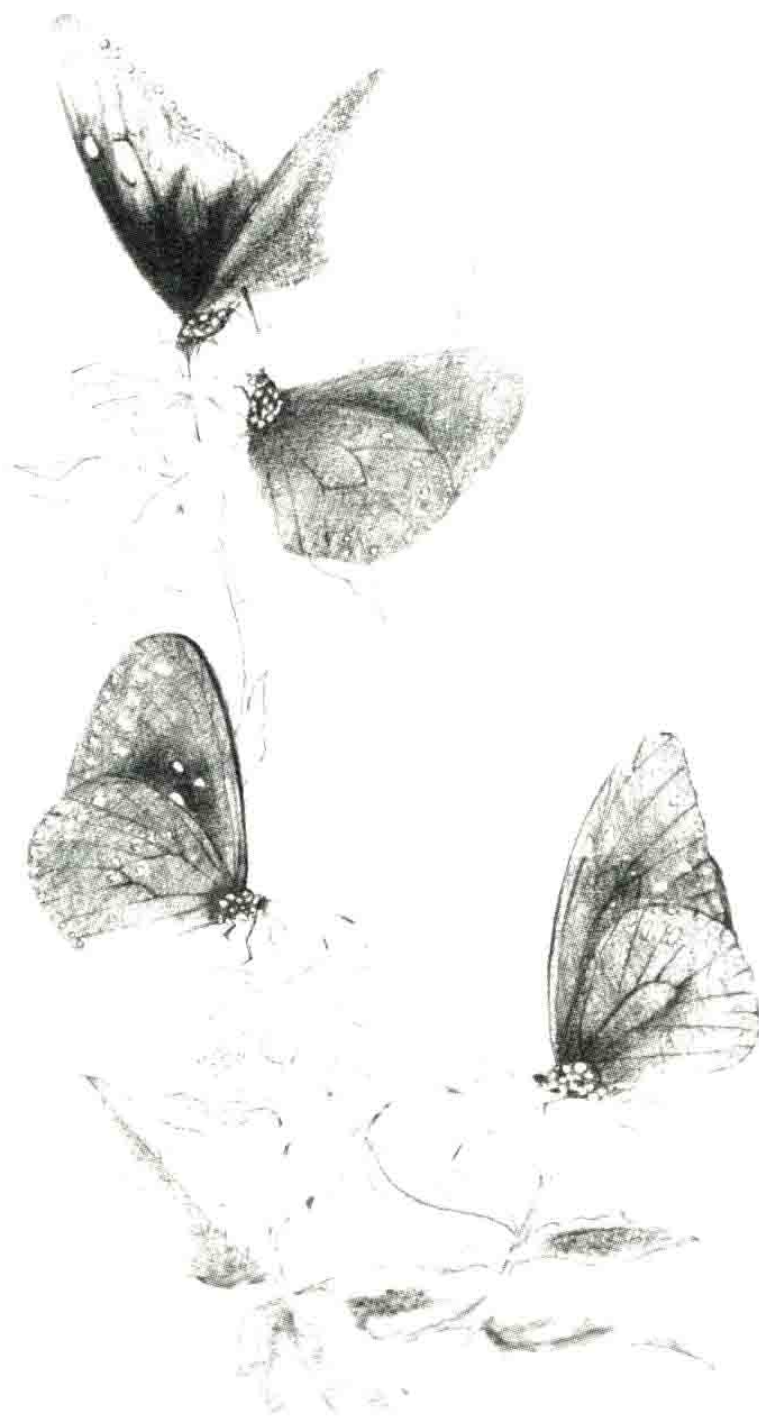
我一直觉得，其实人类并非没有翅膀，而是萎缩。

我能接受，人类不能飞行，是因为攒集了太多金钱而导致口袋太重，或是自筑牢笼、惧高、互相拉扯。唯一我不能接受的谎言是，人类没有翅膀。

至少至少，给我一个飞翔的眼神。

二〇〇〇年

中坜双连坡



原载于《台北伊甸园：士林官邸导览手册》。

图中蝶由上而下分别为：紫端斑蝶雄蝶、小紫斑蝶、紫斑蝶、紫端斑蝶雌蝶。

附录

## 谁说你不能写？

吴明益

与自然相关议题接触后，我常常会遇到一些很奇妙的人。后来渐渐有些我的读者，他们会说是因为读了我的书才接触这个世界，或开始写作的。一开始都是寂寞地面对自己沉迷的野地，久而久之人的连结也都让我很有感触。

我第一位野外老师是大地义工队的蔡先生（坦白说他的名字我真的忘了），恐怕现在许多野地的资深解说员也没有他知识丰富，他送我的鱼木、马兜铃、鸱蔓在我的阳台生长超过十年了，我会照顾他们直到我死去，或者他们死去。因为个性的关系，没有跟蔡老师去野外踏查后我就决定自己默默地看书观察，没有再参与任何团体，对我而言，我的经验、知识，以及过分满溢的热情就是来自野地与书本。因此，至今我的生物知识还是很浅薄。

常常在演讲时遇到不知如何开始投入自然书写的年轻读者，我唯一的回答就是：像我这样浅薄的作者都能写了，为什么你不能写？

从《迷蝶志》出版至今十年以来，我遇过不少我的读者，后来成了极度认真的业余观察者，他们都在为我们认识异种生物做奠基的工作。像我在《家离水边那么近》里提过的昌鸿，现在都回花莲开设生态学校了，我时而收到他的“鸟况通知”，仿佛收到一封封来自野地的情书。另有一位喜爱昆虫观察的家旺，每次看到他寄来的细心观察笔记，我就很感汗颜。我本就不是专业的观察者，而且愈来愈随性，但曾经那样近乎沉迷于和其他生物孤独对话的经验，对我来说很重要。不论昌鸿、家旺，或是更年轻的朋友，我想他们都跟十几年前初入野地的我一样，常常一个人步行在山径中，竟不明所以地流下泪来。然后生命从此发生了奇妙的质变。

对我来说，写作或者手绘这些蝴蝶，也类似于野地的经验。关于文字，已毋须多说，摄影则几乎是近十年来有这么多人对生态产生兴趣的关键。毕竟，现在多数的摄影者已不用昂贵的底片机，使得拍照成功的几率大增，摄影也很快就能在现场检视照片的品质或辨识物种。不过仍然比较少去野地的朋友，迷上手绘。

对使用相机的人而言，按下快门的一瞬一切都被以影像归档了，但手绘则不然。除了外形之外，鳞翅目的辨识更基础的原则是靠翅脉与性器官，在手绘的过程中，你必然会仔细观察一般时候根本不可能注意到的翅脉结构。这就像支撑起整片翅膀的骨骼，里头既隐有力学，也有化学、物理学。在手绘的几分钟、几小时、甚至可能几天的时间里，你的脑中始终有一只蝶的肉身，在蛹化、羽化，有风、有树、有蝉鸣、有色彩、有叹息、有路、有思考，有在某天午后雷雨，终于把一切都洗清的林缘，难以抗拒地看着第一次遇见的升天凤蝶时，竟而回忆起某个初春的记忆。而这一刻，都在你的笔尖与纸张接触的那零点零一厘米的笔触里，微妙展现。

我的画具很简单，2H、B、2B、4B、6B 的铅笔，一块软橡皮，一把尺，一张二十元的四开美国纸板（可以割成八张来用），林林总总加起来恐怕不到两百块。最昂贵的是某个安安静静的深夜，那些与蝶相遇的场景重被唤回的安静的激动。没有人听得见你的笔触沙沙，没有人看到你伏案的神色，没有人知道此刻你拾起了什么，疗愈了什么，思考了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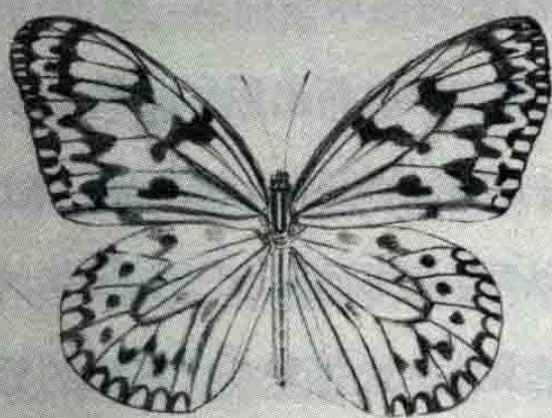
这些年来，我始终告诉我的学生、读者、朋友，自然书写不

是仅止于案牍之间的文学类型，它是一种行动……有时甚至是激情的行动。没有投入环境议题、深入人与环境互动的土地、并且不吝投身任何环境运动去关心那些原本的“陌生对象”、“陌生事务”，书写将变得空泛薄弱。而如果文学书写无法“自焚”，那么当你对他人口沫横飞地说什么关心自然，批判学术环境，一方面可耻，一方面也非常恶心。

多年之后，《迷蝶志》重新出版了，我重读了这本书里那个自然的学生的笔触，并且拾笔再为老读者、新读者画这些蝴蝶。我必须说，你也可以写、可以画，因为，一切的探索与思考，真的就是从这些蝴蝶翅翼上一个区块一个区块的笔触开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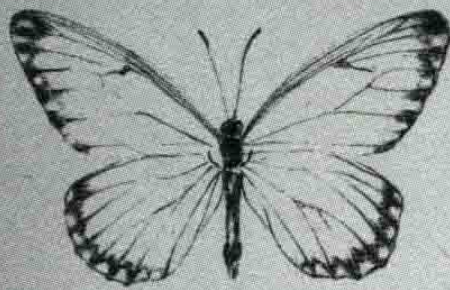
这就是我仅能给您，唯一的物事了。

二〇一〇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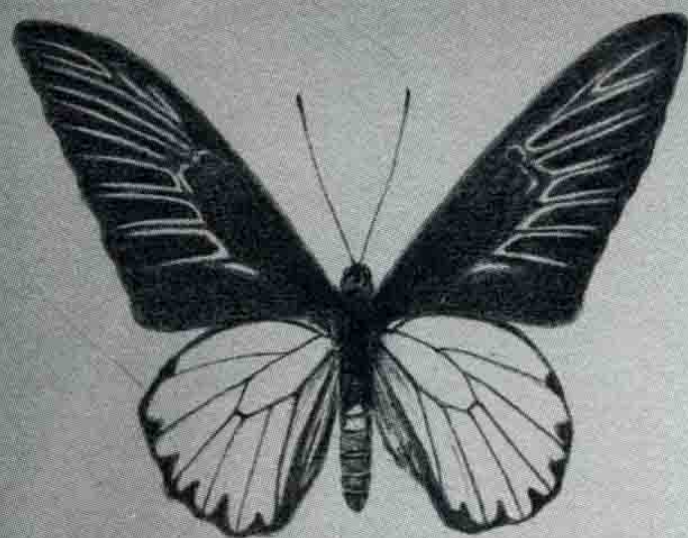
*Idea leuconoe clara* ♂

白鸟般的大白斑蝶，毫不费力地骑在风头上，  
从百米以上的苍绿山上轻飘飘地以特别宽大的翅翼，诗一样地滑翔而过。  
蓝得如巴赫平均律般沁凉底天空，为白斑蝶的白色舞蹈协奏。（《寄蝶》）



*Acraea issoria formosan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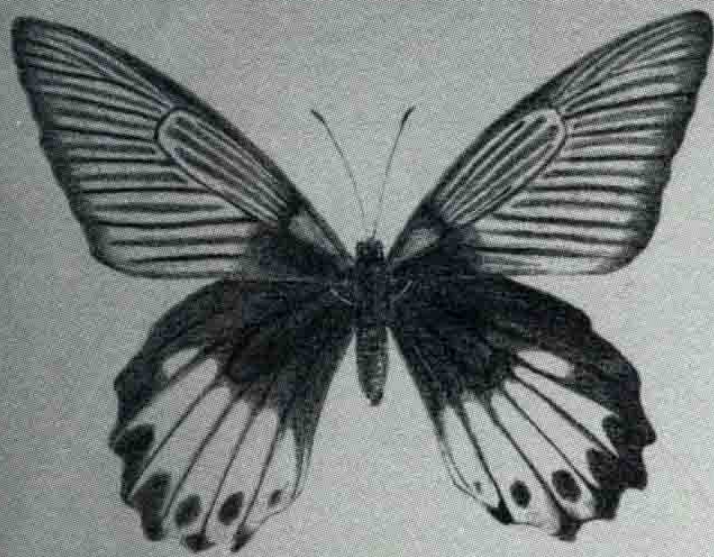
生存的过程，往往不是完全的美丽。  
细蝶的幼虫以苧麻、荨麻等无毒食物为食，  
他们无力抵抗猎食者的刀叉临身，只得选择虚张声势。（《寂寞而死》）



*Troides magellanus sonani*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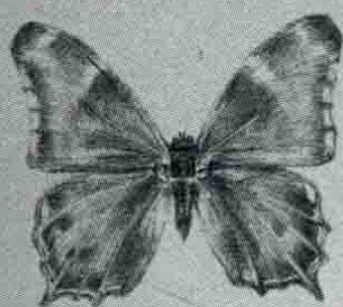
不是粉蝶少女般的轻盈，不是斑蝶时而优雅、时而迅捷的善变，  
不是蛱蝶疾速而又嚣张的巡航，不是蛇目蝶奇诡底跳跃姿态。

当珠光凤蝶从兰屿蓝得惊人的天空振翅而过时，  
我和 M 都以为那是一只鸟……（《十块凤蝶》）



*Papilio memnon heronus* ♀

大凤蝶是少数同性异体的蝶种。  
他的雄蝶总是像穿着蓝黑绒礼服的绅士，而雌蝶则是花俏多样的晚礼服。  
不但分为有尾型与无尾型，连后翅红白斑都至少有八九种的变异，  
对他们来说，没有肤色的歧视问题。（《死蛹》）



*Lethe europa pavida* ♂

玉带荫蝶，总勾引我想起提香，金黄色的欧罗巴，  
和宙斯诡秘狡黠的眼。（《忘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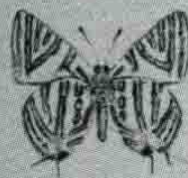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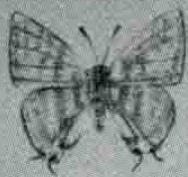


*Megisba malaya sikkima* ♂、△

遇到台湾黑星小灰蝶，通常是有着幸运金黄色的午后。  
你必须从路旁显得慌乱的冲绳小灰蝶群里，找到一旁伫在较高草花上出神的她。  
后翅腹面上，那五个星布圆黑点，使得她容易与其他的小灰蝶辨析出来。

那是她背负的胎记。（《野桐开放》）

△为翅腹面的意思。



*Spindasis syama* ♂, △

三星双尾燕蝶不像红边黄小灰蝶一般，经常散步在路旁的鬼针草花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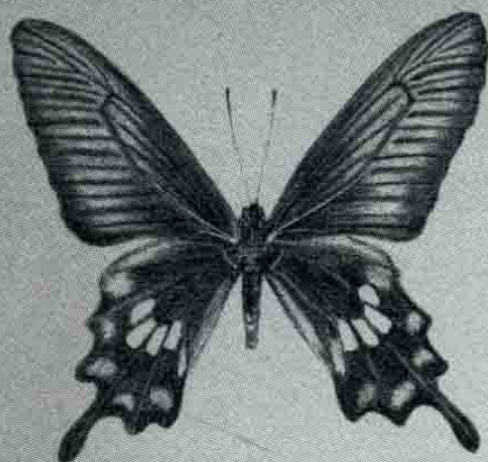
他们总像隐士一般，群聚成一个桃花村，而极少离家。

如果你发现三星双尾燕蝶，可能会在附近发现整个部落。（《魔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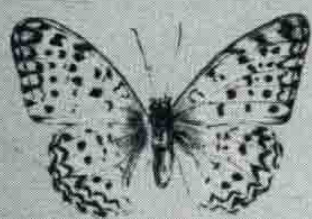
*Pieris canidia* ♂、♀

这些纹白蝶带着油菜花赋予的生命，飞行到周遭的城镇，  
羽翼上仿佛还扇动着油菜花的芬芳。对一般人来说，纹白蝶太容易见到了，  
简直就是提起蝴蝶的第一印象；也由于太容易见到，  
她们总不如凤蝶科能引起人们的赞叹，而受到几乎是轻贱的对待。（《活埋》）



*Pachliopta aristolochiae interposita* ♂

我收藏的红纹凤蝶标本，便是一只羽化不久的新鲜个体。一位业余的捕虫者，教我制作标本的教材。他从三角纸中取出蝶体，然后用食指与拇指掐住胸部前缘，轻微的啪一声后，他的长脚交相摩擦，口器倏然向外伸直，然后在头部外，像小时候吹坏的一种卷状纸笛，缓慢地蜷曲起来。在还未飞行之前，他便被冻结在我的标本箱里。而如果没有那两对美丽的飞行器，我还会用银亮的三号虫针，穿透伊底胸脯吗？（《飞》）



*Phalanta phalantha* ♂

你知道吗？红拟豹斑蝶的食草是垂杨柳。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年年柳色，灞陵伤别”。  
这种体内布满流浪基因的蝶，血液中流动的，  
竟是如斯纠缠这般扰人底温柔枝叶。（《飞》）

Images have been losslessly embedded. Information about the original file can be found in PDF attachments. Some stats (more in the PDF attachments):

```
{
  "before_pdg2pic_conversion": {
    "filename": "MTM2NTIwNjcuemlw",
    "filename_decoded": "13652067.zip",
    "filesize": 21796556,
    "md5": "df8e5832819bb26482ffa61f691eb3ec",
    "header_md5": "9e761bb2deae83aba1e55ab4ff67277e",
    "sha1": "42d68cc3eefc9d6f0f8413f77aeeb6a42e079ba2",
    "sha256": "197422ca46ccdea5d3459ae02a88b51a3a7b419adcc20b9df4c5ef69e9fb0c10",
    "crc32": 2002616122,
    "zip_password": "52gv",
    "uncompressed_size": 29088182,
    "pdg_dir_name": "_120858",
    "pdg_main_pages_found": 223,
    "pdg_main_pages_max": 223,
    "total_pages": 227,
    "total_pixels": 554938440
  },
  "after_pdg2pic_conversion": {
    "filename": "MTM2NTIwNjcuemlw",
    "filename_decoded": "13652067.zip",
    "filesize": 21814132,
    "md5": "c42f44305365d368c8fcd182212b75f7",
    "header_md5": "24012cc74cce272c5ac406093303eab8",
    "sha1": "ced4e2a0827553a301bb389ea50195843857c69d",
    "sha256": "adbfab359af80d2f4f8059b641b10af4a90c4e70d4bb0563e715ad0ff96ccfdd",
    "crc32": 815525758,
    "zip_password": "",
    "uncompressed_size": 29084538,
    "pdg_dir_name": "",
    "pdg_main_pages_found": 223,
    "pdg_main_pages_max": 223,
    "total_pages": 227,
    "total_pixels": 677263580
  },
  "pdf_generation_missing_pages": false
}
```